













江蘇古籍出版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五

徽宗皇帝

大晟樂

崇寧三年正月甲辰魏漢津言臣聞通二十四氣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樂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爲含微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三寸之器名爲葦籥其樂曰光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爲黃鐘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樂器漂蕩禹効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

爲羽轂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
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
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律從而生焉商周以來皆用
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
黍容盛之法遂致差悞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
宏用方寶常水尺至唐室田時及後周王朴並用水尺之
法本朝爲王朴樂聲太高令竇儼等裁損方得律轂諧和雖
諧和卽非古法漢津欲乞請三指爲法

謂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

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轂鐘次鑄二十四
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

楊氏編年崇寧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時漢津取身爲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之取帝中指以爲黃鐘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漢津本剡貢兵士爲范鎮虞候見其制作畧取之而京又使劉炳緣飾之漢津范鎮虞候惟編年云爾當考劉炳大晟樂論第三篇云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審定制度其規模鄙陋散韻焦急非惟朴之學識不能造微蓋焦急之音適與時應藝祖以其較高近于哀思乃詔和峴減下一律仁宗朝詔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累黍尺成律審其較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取世俗之尺以爲

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樂聲之高而無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爲據是時樂工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寔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元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詔天下知樂者並以名聞逸瑗減下一律三年而樂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神考肇新憲度將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採楊傑之論驛召范鎮劉幾與傑參議下王朴樂二律用仁祖所制編鐘稽考古制是正闕失煥然詳明曩出前世焉然諸儒之議雖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于西漢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起

然自得以聖王爲師者也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
鼎樂之法良唯以黃帝后夔爲法餘代皆有所去取皇
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泰律已成阮逸始
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與漢津
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其書行于世漢津嘗陳其
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逮崇寧初上以英
明睿哲之姿慨然遠覽將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
治乃詔宰臣置司命屬講議大政顧惟大樂之制訛謬
殘闕甚矣大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用者琴瑟制
度參差不同簫箏之屬樂工自脩每大合樂鼓韵淆雜
而皆失之太高箏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口

口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素惜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於上焉高世之舉適契聖心乃請以聖上君指三節爲三寸三三爲九而黃鐘之律成爲漢津得之於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稟質必與衆異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既壯則其寸有餘惟三八之數爲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請指之年適與時應天其興之乎前此以泰定律遷就其數曠歲月而不能決今得指法裁而爲管大律之定曾不崇朝其殷中

正平和清不至高濁不至下噍急之敍一朝頓革聞者
無不懽欣調唱和氣油然而生焉越崇寧四年八月庚
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樂未終上曰
舊樂如泣敍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執事之臣
無不大喜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上御大慶殿受賀是
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飛
來度廣庭徊翔鳴唳而下詔罷舊樂賜新樂名曰大晟
明年冬致祠于帝昴殿甘露自口角鬣下降有詔令樂
府官屬排設宮架之上脩三獻九奏以祇謝景貺曲再
作有雙鶴迴旋于宮架之上後再習樂羣鶴屢至昔黃
帝大合樂有元鶴六舞于前盖和聲上達而後鶴爲之

應傳曰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鮮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穀和也蓋穀音之和上係人君之壽考下應化日之舒長焦急之穀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失其意矣自藝祖御極知樂之穀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穀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壽考舒長之應豈易量也哉

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道形而下先王體之協于度數播于教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緒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穀順成南至夜郎牂柯

西踰積石青海罔不率俾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逾遠遺教復存邇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蓋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乎其舊樂勿用

寔錄不載詔旨亦不載本紀于辛卯書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

辛卯大理卿曹調少卿李孝稱中書舍人張閣許光疑各以本職進對上謂閣曰昨日新樂如何閣對曰昨日所按

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于樂器莫不皆應古制竊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聞此和聲但同鳥獸跄舞而已閣因奏被旨以古州等處納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柯夜郎之地閣對曰牂柯夜郎接連南詔最爲荒遠所謂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緣征誅文告之煩舉國內屬非陛下文德誕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諸陵在天之靈亦當顧享次光疑奏云昨日按新樂臣忝侍從之末得預榮觀不勝幸甚上曰八音克諧光疑曰此聖德所致可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至如陛下收復耆唐趙懷德歸順近古州二千餘里盡內附今正功成作樂之時上曰盡出詒謀光疑曰

神考勵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繼善述何
以致此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犬慶殿受賀始用新
樂 大觀四年八月丁卯御製大晟樂記云在藝祖時嘗
詔和峴在仁宗時嘗詔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嘗詔范鎮劉
幾然老師俗儒末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以奉承萬一
以迄于今然仰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
並名與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勲未集則簋業
之穀不可行於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則大武之
穀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三
易朕承累聖之謀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奮乎百世之下
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賴天之靈

祖宗之休否艮之弟子出於卒伍之賤獻黃帝后夔正穀
中穀之法宋成公之英華出於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
之度協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諸身以指爲
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樂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鳩工一
年制器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脩以崇寧
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越
九月朔百僚朝大慶殿稱慶樂九成羽物爲之應有鴈十
隻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
脩三獻九奏奉祠鼎鬲復有雙鶴來儀自後樂作則鶴至
如形影之相召予以薦壇廟和萬邦與天下共之乃按習
于宮掖教之國子用之大學辟廂頌之三京四輔以及藩

府焉又親筆手詔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蓋感人以殷則無古今之異四裔之樂先王所不廢也雖樂不同而殷豈有二古今參用永爲一代之制繼周弓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遺萬世貽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記 政和三年五月己酉手詔崇寧之初納魏漢津之說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于燕享夫今樂猶古樂也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于庭五教既具無恣憊嚙急之教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頌之天下其舊樂悉禁仍令尚書省措置立法 六年閏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乞令畧加磨礪俾與律合并造

金鐘專用于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

四學

崇寧三年六月壬子都省言竊以算教之學其傳久矣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則周之盛時所不廢也神宗皇帝將建學焉屬元祐異議遂不及行方今紹隆聖緒則算學之設實始先志推而行之宜在今日今將元豐算學條制重加刪潤修成勅令冠以崇寧國子監算學勅令格式爲名又言竊以書之用于世久矣先王爲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蓋一道德謹守法以同天下之習世衰道微官失學廢人自爲學習尚非一體畫各異殆非所謂書同文

之意今四方承平未能如古蓋未有校試勸賞之法焉今
欲做先王置學設官之制考選簡拔使人人自奮有在今
日所有圖畫之技朝廷所以圖繪神像與書一體今附書
學爲之校試約束謹成書畫學勅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寧
國子監爲名並乞賜施行從之都省上崇寧國子監算學
書畫學勅令格式詔頒行
之只如此始置書畫算學五年正月丁巳詔書畫算醫
四學並罷更不修蓋書畫學于國子監擬截屋宇充每置
博士一員生員各以三十人爲額十一月乙巳大司成
兼侍讀薛昂國子司業強淵明言竊謂周官以六藝教民
而數居其一焉蓋于政治顯有實用故齊威公設庭燎以
見獻九九之術者良有以也神宗皇帝追復古制修算學

之法未及頒行陛下嗣承先志置學立法有司推行曾未就緒今春裁節遂置廢罷欲望聖慈特賜檢會 崇寧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許復置算學仍依元降勅令格式施行從之 大觀元年正月甲午大司成兼侍讀學制局編修官薛昂言修整書畫學畢工額各三十人分爲兩齋從之 二月己亥詔復置醫學 三月甲辰詔書畫學並依崇寧四年十二月己酉勅令式人額等其後來裁損指揮勿行 三年三月壬戌張邦昌定制算學文宣王廟從祀人合封爵自風后封上谷公至隋盧太翼封成平男合六十六人從之

按吳時傳時爲禮部員外郎方興算學欲以黃帝爲先

師時言春秋釋奠孔子止中祀數學乃六藝之一若以黃帝爲先師則當用大祀十一月七日丁未竟以黃帝爲先師又所奏七十人但擬從祀初未加封爵却恐十一月七日所奏合附在三月十八日以前須細考之十一月丁未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算學合奉安先師并配享從祀繪像未合典禮可令禮官講究以聞臣等竊詳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使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之所以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其粗精顯微無不該舉今算學所習天文歷算三式法算四科其術皆本于黃帝宜尊黃帝爲先師而以其常時之

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桡隸首容成車臣當儀爲配饗又以
後世精于數術者隨其世次分繪兩廡以爲從祀今具下
項風后力牧云云已上七十人今欲擬從祀

此據詔旨并三月十八日所書實錄皆不書 三月十
八日已用孔子爲先師吳時云云可考恐此奏合在三
月十八日以前詔旨誤編入此或移著彼庶先後不差
更須考詳云

四年三月庚子詔六藝皆聖人著作乃者增學舍置師弟
子而入流命官廡有區別其令醫學生併入太醫局算學
生入太史局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
局罷學官及人吏等 政和三年三月癸酉復置算學

閏四月辛亥詔復置醫學尚書省乞立校試之法隨所試
中高下分遣諸路三京七人帥府六人大藩五人上州四
人中下州三人次遠二人從之 五年正月乙丑左武大
夫康州防禦使提舉入內醫官編類政和聖濟經曹孝忠
等奏乞諸州縣並置醫學隸于州縣學提舉事司選差本
州任官通醫術能文者一員兼權醫學教授比倣諸州學
格內文士三年所貢人數十分中以一分五厘人數創立
諸路醫學貢額分爲三年並不侵占文士貢額諸路貢士
與本學內舍同試上舍三歲共取合格人數陞補上舍以
上中等一百人爲額並附文士引見釋褐學生分三科方
脉科通習大小方脉風產針科通習針灸口齒咽喉眼目

瘍科通習瘡痍傷折金鑑書禁三科學生各習七書逐路
並置醫學諭一員以本學上舍出身人充並從之 三月
己亥詔諸路置醫學教諭指揮勿行 六月癸亥詔醫學
選試如無通醫術文臣許于本處醫長醫職醫工內選差
一員同州縣有出身官出題考校如闕醫長等即選本處
有出身管勾學事官管勾 九月甲戌詔諸州醫學博士
並改爲醫博士 七年七月戊子太醫學奏乞本學三舍
生依太學辟雍國子監法隸屬禮部從之 宣和二年七
月己未詔先帝董正治官太醫局置丞教授立學生員額
成憲具存今醫局之外復建醫既達元豐舊制舍選之法
本示教養今又醫學賜第之後盡官州縣不復責以醫術

平昔考選遂成虛文在京醫學可並罷應醫學三舍生舊
條內外學籍願入學者上內舍並特令于見醫學舍額上
降一舍外舍許通理醫學校定入學令禮部國子監限五
日條奏具聞奏 六年正月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
主客員外郎杜從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新差編修汴都
志朱有仁並爲措置管勾官生徒五百人爲額篆正文法
鐘鼎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真法歐虞褚薛草法王
羲之顏柳徐李逐月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虞卅南
書狄仁傑告顏真卿書顏允南毋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
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頒告命
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

皇宋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六

徽宗皇帝

當十錢

崇寧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左僕射蔡京奏據陝西轉運使許天啟申送到新鑄銅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于歲終須管鑄錢三十萬貫鐵錢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爲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蓋口久矣擘畫今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爲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給物料盡其一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

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啓相度疾速準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兼鼓鑄今來所鑄銅錢陝西四川河東係鐵錢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諸路並令折十行用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却于銅錢地分行使貴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陝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今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銅錢二支用令許天啓相度依此施行從之九月癸卯尚書省言提舉陝西鑄錢許天啓起第一運烏背折十銅錢五千緡至京乞自禁中先用然後頒之四方從之十月戊申尚書省言乞降當十錢樣于天下詔各降

一千分布曉示使人識認有司覺察如稍異許越訴論如
和錢法以錢計賞 甲戌詔改折二折十錢並作當二當
十錢稱呼 十一月癸卯初令江池饒建舒睦衡鄂州八
錢監依陝西樣鑄當十錢 江淮荆浙等二路發運司言
自熙寧以來鼓鑄當二大錢盛行民間而於條不許起發
上京以故目今諸州軍官庫見管當二錢甚多乞將當二
大錢改鑄當十大錢四文可得三文約四十萬貫寔計三
百萬貫工部欲依所乞仍依陝西見鑄錢樣于錢背鑄十
字以示所當小平之數其當二銅錢更不鼓鑄從之 三
年正月戊子詔江池饒建州罷鑄小平錢及當五錢並依
陝西當十大錢樣制模規大小輕重次第改鑄當十大錢

戊戌詔江淮荆浙等路所管當二錢盡拘收改鑄當十大錢 癸卯詔京城外置錢監并復徐州寶豐監衛州黎陽監並改鑄當十大錢其當二限一年更不行使 四月丙寅戶部言舒衡睦鄂韶梧州六監歲鑄小錢共額一百五十三萬內韶州從來專充岑水買銅本錢餘五監以給本路常用今欲並行改鑄當十錢除一切費用外可得見錢四百八十萬五千餘貫以助本部經費仍自崇寧四年爲始詔從所乞 四年四月癸酉尚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十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一十一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大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十錢重三兩詔頒樣于諸路仍令赤仄烏背

字畫分明 六月丙寅尚書省言訪聞東南諸路盜鑄當
十錢率以船楫于江海內鼓鑄當職官全不究心縱奸容
惡理須別行措置除廣南福建地里遙遠其當十錢逐路
今後更不行使舊有者限一月具數經官驗非私鑄聽官
司因事受納轉運使兌換於別路行使餘東南諸路乞依
畫一措置從之 七月丁巳尚書省言廣南福建路最係
產銅去處已降朝旨逐路更不行使當十錢其本路自合
鑄小平錢外有所合應副上供及起發徃行使當十錢路
錢數並合依舊鑄當十錢乞專委逐路轉運判官措置從
之 十一月丙辰尚書省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深
慮民間物重錢濫乞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路並改作

當五錢舊當二錢依舊又慮冒法運入東北宜以江爲界從之 五年正月甲辰尚書省言兩浙路官司弛廢縱容從民間盡將小平錢銷鑄當十錢致民間小錢數少買賣阻滯深爲非便詔兩浙路將應上供小平錢並免諸官司御書通寶當十重寶當五大錢上供赴京其小平錢仰留充本路買賣給散仍仰本路錢監疾速依舊鑄造小平錢行用 丙午尚書省言通寶當十錢東南私鑄甚多民間買賣阻滯其荆湖兩浙江南淮南路已降指揮並改作當五行使尚慮民間盜鑄不已其當十錢並行罷鑄其已在官私當十錢依已降指揮行用外所有鑄當十錢監並仰鑄小平錢從之 己酉詔諸路鑄銅錢監可將逐監工料

計定分爲十分自崇寧五年爲始內八分鑄小平錢二分
鑄當十錢 乙卯尚書省言契勘元降指揮正月十三日
十六日改鑄當十錢去處上條江池饒建韶州已上供路
分竊慮諸路疑惑今欲依下項 一江池饒建韶州仰將
逐監合得銅料以十分爲率八分鑄小平錢一分鑄當十
通寶並依條限起發上供內韶州止條二分當十錢上供
小平錢充本路買銅等支用一廣南荆湖路除已降指揮
鑄夾錫錢行使外並許用逐路合得銅料兼鑄小平錢支
使 一除廣南荆湖路兼鑄夾錫錢行使外其非上供路
分舊錢監去處並依舊鑄小平錢支使 一廣南福建兩
浙荆湖淮南路用當二錢改鑄當十錢指揮更不施行其

京畿三路京東京西路並各依元降指揮 一勘會江淮
荆浙路小平錢稍闕民間以揀選私鑄錢太急及見行便
認樣制及許人告陳等罪賞嚴緊致當五錢未得通行蓋
緣元初鑄造諸監樣制不一今來難于揀辨竊慮枉陷平
民悉遭刑罰欲令逐路州縣量行揀選如大段輕小即不
得行用並從之 壬戌詔近降指揮鑄當十錢監並依舊
改鑄小平錢所有先降指揮計定工料分數內二分鑄當
十錢指揮更不施行 二月甲子詔荆湖江南兩浙淮南
路重寶錢作當三在京東京畿京西河北河東陝西熙
河作當五行使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並隨處封樁在
民間者小平錢納換 乙亥尚書省言檢會今年正月二

十二日朝旨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路用當二錢改當十錢指揮更不施行正月二十九日朝旨創制當十錢監罷鑄當十錢可令就見物料改鑄小平錢候了日分撥結絕前項朝旨罷鑄當十錢將見在物料改鑄小平錢止爲見在銅錫料其當二錢自合依舊行使竊慮逐路疑惑却將當二錢改鑄小平錢詔令工部疾速依詳上件事理申明行下 丙子蔡京罷相是春監察御史沈畸言臣聞小錢之便于民間也久矣未有知其所由來也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誰爲當十之議不知事有召禍法有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數倍之恩何憚而不

爲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往往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錢輕則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此盜賊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豈經久計哉伏乞睿聰詳酌速賜寢罷 五月丁酉左正言詹至遠進對論當十錢上曰當十並行本以便民今却反爲民害如此非卿有陳朕不知也便直欲改作當三亦不難只遠方客人有積貨鉅萬以上者陡錫之不無胥怨否至遠曰陛下行法要改則草薶而禽獮之或聖慮哀矜恥一夫不獲欲且改從當五亦可上慨然曰終痛草之者猶謂以利不以義至遠對安石豈好利者秉政許多有尚不及茶鹽權取京引用匪

人貽害無窮豈可比安石上曰京失京失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聽此等人語言不爲國家久長計人臣事君
以利只此便可見京相業天啟待行遣天啟蓋創爲當十
錢者六月乙亥詔官所鑄當十錢已令諸路以小鈔換易
其私錢若不立法使盡歸官須冒法私用陷民深刑朕所
憫焉可令亦限一季內細當計銅價加二分以小鈔還之
如或隱藏不換以私有法論十一月壬辰詔已降指揮
當十錢行于三路餘路以小鈔換易若能悉力遵行不致
違戾公私俱獎深慮內懷顧望沮壞減裂有害良法可依
下項 一小鈔與錢相爲輕重法行之初慮民間未信或
有違慢欺獎或奸猾強抑買賣並覺察施行 一當十錢

在京已聽行用其畿內自合行使所有檢點公據並依京城法先次申明行下畿內納給當十錢換少鈔指揮更不施行 已亥指詔近當十錢指揮可依下項 一民間納當十錢請鈔者訪聞官私憚于書造止給一貫小鈔致細民難于分擘行用應以一貫請一百文小鈔十緡以下者聽從便 一當十錢許京師與陝西河北河東行用陝西不與府界連接慮未至通快可令鄭州西京亦許行用並依前後條制施行 辛亥詔已降指揮當十錢給以小鈔候鑄到小平錢漸次歸還可令東南錢監額外增鑄小平錢封椿以備將來給還之用疾速措置施行 壬子詔當十錢法係御前處分若有人懷奸亂議沮壞已行之令者

當寘典刑 十月丁丑詔訪聞當十錢私錢甚多蓋是官

司禁戢不謹公然容縱物價暴長細民不易可依下項

一外路私錢可計小平錢三文足以小鈔換易入官欲依
中賣銅價者聽 一在京官司出納並以大錢小錢中半
支給民間買賣一貫以上亦中半行用或分数用大錢小
平錢者聽各不得減三分以上一貫以下大小錢行用聽
從便 一在京私鑄竊慮官司既行揀選小薄粗惡私錢
不行致誤納官其行用私錢自合有罪可與免放仰于權
貨務計小平錢四文足換納私大錢一文依外路給小鈔
或願支度牒并東北鹽鈔者聽 十二月壬戌中大夫龍

圖閣待制知蘇州賽序辰落職提舉洞霄宮以序辰容縱

私鑄本州市肆所用皆私鑄小錢已差官前去制勘故也
辛未臣僚上言訪聞得兩浙盜鑄之奸因州縣容縱不
嚴禁戢間有告獲又置不問部使者懷私觀望不時舉發
以至私錢盈積散流民間延袤江淮充滿畿甸詔轉運使
孫虞丁判官胡璞提點刑獄馬招等並放罷 癸酉監察
御史張茂直言被旨體量汭汴知縣佐官容縱當十錢之
人具名聞奏續又被旨體量淮浙監司及措置止絕私鑄
盜販救京畿三路錢法之弊者臣契勘今年六月十一日
敕當十錢可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行用餘路不行並限
一季於州縣鎮寨送納當日給小鈔還之又準八月十九
日勅諸路納換當十錢限今來指揮到日展限兩月臣今

體訪得民間所有當十當五當三錢尚自靳惜多不赴官
送納請鈔徃徃裹私就小錢賤價博易以致轉販入京畿
三路或只依舊收藏在家若以一州一縣計之爲數不少
近蒙頒降覺察搜檢朝旨甚嚴體量監司知縣佐官民間
爲見指揮緊急雖欲赴官納換小錢然已限滿不敢將出
致有拋棄江河無所顧藉臣契勘元符勅并今年六月十
六日續降朝旨私錢隱藏不換以私有法論並博易罪賞
並止爲私錢立法所有官鑄當十當五當三錢若限滿隱
藏不納或裹私以小錢博易即未有立定條法若不擘畫
竊慮盜販滋多愈難禁止伏望聖慈詳酌更賜量展日限
下不行使路分許依元降指揮納換小錢如內有私錢即

依舊支給銅價仍令州縣鎮寨廂巡村保遞相覺察必使盡歸官府如限滿依前不納換或限內博易般販除私錢自依元降勅條外官錢雖未入行使路分亦乞比類私錢法嚴立罪賞許人告捕庶使貪利之徒有所畏懼而盜販之弊自此息矣詔已降指揮私當十錢展限一季限內不納入官依私鑄法外官鑄當十錢亦準此 甲申詔訪聞福建路民間尚敢私鑄當十錢轉入江浙及京東路遞遷般至行使地分有害錢顯是逐路監司並不究心斷絕令福建淮浙轉運提刑司依京東專委王專措置應于州縣及捕盜官司將前後所降條法格式多出文榜召人告捕仍常切徃來巡察收捉不口少有透漏 元年正月甲午

蔡京復相 丁未尚書省言勘會外路當十等錢詔不行
使路分民間私有當十當五當三錢並限今來指揮致到
日限一月納換除官鑄錢以小鈔給還外其私鑄錢計小
平錢三文足或願依中賣銅價者聽並以小鈔給之如限
滿不納入官或限內私相交易者依私有錢法施行 二
月甲子詔淮南兩浙應私鑄錢限一季首納限滿不首並
依私錢法其納到私錢並許發赴京鑄錢監改鑄御書當
十錢 三月甲午御筆比因改元更鑄大觀通寶錢當崇
寧通寶兼行即無更改慮致奸人乘茲改鑄造言搖惑可
申明行下俾民聽毋惑監察御史張茂直奏體量得兩浙
路容縱私鑄小平錢起于蘇州自去年六月不行使當三

錢立限令民間赴官納換其知州蹇序辰並不用心拘催其本路轉運副使孫虞丁等並不檢點按治詔蹇序辰先次勒停孫虞丁等並先次依衝替人例施行 四月壬戌詔江北昨鑄夾錫當五錢其樣制大小類當十銅錢若或用行奸民趨利染爲銅色私作當十難于檢察宜改鑄當二自今可令計脩物料廣鑄當二以足一路之費 六月乙未詔不行使當十錢路分限半年聽民首納私錢 七月丙午詔江東福建路監司督州縣巡捕官於兩界首及相接處捕逐販私鑄當十錢入行使路分者容縱失察並當加等責罰 臣察上言蘇州壞錢法始于蔡渭成于序辰二人之罪惟均而小平錢之害又出序辰渭除名勒停

送蔡州羈管而序辰止降三官安居善郡罪同罰異士論
咸疑詔蹇序辰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癸丑臣
僚上言伏見侍御史沈畸罷蘇州制勘事于汭路聽候指
揮竊爲惟畸爲耳目之官不能盡公究寔奏牘語言自爲
同異無以副朝廷任使之意又言沈畸去春嘗上封事疵
毀朝廷法度意在迎合大臣其懷奸異意之心可見也詔
宣德郎沈畸特降兩官仍展四年磨勘令吏部與遠小處
監當差遣

方勺泊宅編崇寧更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
者紛紛或捕得數大缶誣以樞密章綯之子縱之所鑄
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之案上經不伏再遣

侍御史沈畸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寔以聞時
宰大怒別遣官鍛鍊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畸既得罪
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
張氏不復振矣

九月丁亥詔合鑄當十銅錢。路分每文重三錢。令崇寧監
疾速鑄樣并錫母申納。尚書省頒降餘依已降指揮。丙
申詔東南依已降分數指揮鑄小平錢。崇寧監只鑄當十
錢。刑部奏蘇州重行制勘所勘到承奉郎西安州簽判
章紱盜鑄事。詔章紱除名勒停刺面配沙門島。二年正
月癸酉詔當十錢與小平錢官庫並合中半支遣訪聞近
日支遣當十錢數少慮日大錢漸少阻礙中半支遣指揮

可令江池饒州上供錢監將合鑄小平錢所得銅料依舊
樣制並鑄當十錢起法上供餘監依舊 三月辛未詔不
行使當十當五當三錢路分將朝廷封樁及提舉司當十
當五當三錢並限一月起發赴大觀庫據數撥還 八月
庚辰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許良肱張叔元轉運判官張翬
各降一官坐失于禁戢本路小民以藥染擦夾錫錢如銅
色與當十錢混淆故也 三年二月庚子臣寮上言伏見
降授朝請大夫知和州胡師文昨爲發運使獨口建議將
當二銅錢改鑄當十銅錢自古積山之利以銅鑄錢不聞
以錢鑄錢當二錢法與小平錢輕重相等故私鑄不禁而
自止民間便之此神宗皇帝之良法也師文諂奉大臣妄

亂變更將已行當二錢毀而改鑄識者痛心詔胡師文提
舉萬壽觀 六月丁丑蔡京爲太師中太一宮使內降劄
子大觀錢法令舊文諸當十錢在京京畿四輔京東西
河北河東陝西路並許行使河北緣邊登萊濰密州緣海
鎮城寨堡及四榷場不在行使之限今增入下項 諸當
十錢在京京畿四輔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路並許行
使河北緣邊州軍縣鎮城寨堡及四榷場并登萊濰密等
州緣海縣鎮城寨堡等並不在行使之限 九月庚戌詔廣
南東路英連等六州鑄錢院只鑄夾錫并小平錢更不兼
鑄當十錢 四年正月癸卯詔錢與物同少則貴多則賤
當十錢法行之方定今鑄不絕源源而來錢數既多法隨

而弊私鑄復興混淆無別其法必壞非長久之術舊鑄錢
監並依舊額止鼓鑄小平錢其後降指揮改鑄當十錢數
等並罷京畿大觀東監亦聞無物料可罷新置河東河北
陝西諸監鼓鑄當十銅錢夾錫錢可罷鑄當十銅錢外仍
尚書省取索如新邊無鐵炭不可鼓鑄去處相度減罷外
有合存留者擬定將上取旨恐愚俗無知將謂不行當十
錢亂有鼓惑群聽仍令開封府立法行下 二月壬辰詔
當十錢已降指揮罷鑄其河東等路見鑄夾錫鐵錢亦依
此施行其餘路並依此 六月乙亥張商英拜相 七月
己未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
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貨交易得

錢者必入中來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間故官私内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爲輕齎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口得寔價則難行重輕之勢然也今欲權于內庫并密院諸司借支應干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偽濫害法限年年更不行用今民間盡所有于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偽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錢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權貨通商鈔法

此據初草七月二十二日張商英進呈再論錢法之弊

今全錄初草蓋因商英家所供文字今史院已不可尋
矣八月四日商英又論令下五十日而猶未大孚恐此
奏不在十月二十二日必在已前矣湏細考之蔡條史
補國朝鑄錢沿襲五代及南唐故事歲鑄之額日增至
慶歷元豐間爲最盛銅鐵錢歲無慮三百萬貫及元祐
紹聖而廢弛崇寧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魯公秉
政思復舊額以銅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訓子母相
權之說因作大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爲親書錢文
焉蓋昔者鼓冶凡物料工火之費鑄一錢獨十得息者
一二而贍官吏運銅鐵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則費一錢
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者其重二錢加以鑄三錢

之費則製作極精妙乃得大錢一是一得息四矣始亦
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
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既缺薄且製作粗惡遂以猥多成
弊大觀三年魯公既罷朝議改爲當二當三則折閱倍
焉雖縣官亦不能鑄矣而大錢遂廢初議改當三也宰
執爭輦錢而市黃金在都金銀鋪未知之不一兩月命下
時傳爲訕笑

八月庚午張商英言陛下奮發英斷慨然欲救錢輕物重
之弊一旦發德音下明詔捐棄帑藏數千萬給錢寶改當
十爲當三令下之日中外歡呼萬口一舌歷考史策自二
帝三王以來未見如此之舉也然而奸邪之在內者密唱

其說曰不久必復舊可畜以待也奸邪之在外者曉民以掠美曰當三則虧汝當七則折中矣是以小民聽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猶未大孚也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議卒行奸邪愧服而漸消其凶悍不平之氣 政和元年五月丁卯降劄子累據臣僚上言錢法之弊內一項其當十錢官鑄例重三錢私鑄率皆鏹薄沙蠟既作當十錢行使即有虛錢幾及兩倍遂致物價高奸民冒禁公私受弊首尾十年若不別行措置顯見盜鑄不息爲害滋多其官司見在當十錢寶可自今來指揮到日並作當三依舊地分行使以爲定制雖公私稍有折閱行之既久物價自平豈不爲利 戊辰手詔自我祖宗用十錢爲兩之制法度一

定人心作孚百五十年天下蒙利比者建議之臣不深計
利病輕于變法行之數年錢益輕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
勝言朕諮詢群議博采衆言皆願改更以平物價今朝廷
內外府庫無慮數千萬給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
朕念爲民父母倘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指又何愛
焉可自今應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 六月乙未臣察
上言畧曰以一當其十其爲天下之害中外洵洵皆歸罪
于獻議之人臣常考求其原寔自許天啟倡之而胡師文
和之陝西之銅未嘗生發天啟妄以坑冶烹采之說取悅
大臣穿鑿山谷歛取器用以資鼓鑄銅尚不納遂乞鑄大
錢當十行使務益前愆重幣之害自茲始矣是時師文爲

發運使來時觀望翼幸進摺請以當二錢改當十錢設官
置監盛于東南數路騷然不勝其困重幣之害自茲廣矣
仰賴陛下睿智有臨灼見其弊考察物理參以人情皆愿
改更平物價于是斷之無疑十年之害一舉而革此誠社
稷之福生靈之幸也然而獻言之人尚此偃然未加憲典
師文官至朝議大夫口事妄作諂奉權臣馴致于此皆古
所謂民賊者也今既罪狀顯著衆皆切齒則其官職豈容
叨冒詔胡師文落集賢殿修撰提舉崇道觀 七月癸酉
詔昨更重幣作當三與小平錢一等行使更無區別屢降
詔旨戒飭丁寧務在安便民庶通行悠久尚慮中外臣寮
不體府庫折閱邦計有虧私相交易買物支給當三賣者

須納小平錢懷奸害法莫此爲甚日後有違重行典憲

二年三月乙亥太師蔡京赴闕五月己巳朝請郎知永

嘉縣虞防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
貴乎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時之私
上欺天聽改爲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欲望特許興復以便
上下詔虞防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七

徽宗皇帝

水磨茶

崇寧三年三月甲午尚書省言伏奉詔旨重別措置水磨茶場茶法今勘會茶場在元豐自有神宗皇帝成法至元祐廢罷以來浸失本原雖屢申明終未全復故課利不登客販阻節今追述舊志別立新額七項並從之七項未見當考五月丁丑尚書省劄子京城提舉茶場所准詔旨水磨茶場追述舊制別立新額奉聖旨依今具申請下項一元豐茶場以在京府界鄭澶潁昌府爲地分近茶場申元豐年曾許客旅興販未茶往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貨賣

承朝旨依契勘元豐條例別無許客人販水磨末茶入京東等四路專條令京城提舉茶場所遵依近降朝旨施行一陝西自來到京路分茶並須經由京師中賣二分訖翻引前去契勘今承朝旨客茶到京十分許賣三分數足更不收買未審客人若自願全于京場中賣許與不許令買三分茶若客人故索高價不伏中價賣許與不許令翻引前去應客人販到茶貨並於數內收買三分如客人故索高價不伏中價即索元引照對元買價例酌量地里遠近糜費上量行添搭錢數抽買入官不得虧損官私五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如前者辛丑罷行水磨茶四年正月乙未尚書省言准詔罷水磨茶場許客人通販每年

息錢令朝廷管認勘會水磨係元豐舊法不可罷欲並存
留但罷官差人動磨召磨戶六十戶承認歲課三十萬緡
每月均納一切條禁並依酒戶納麴錢法磨戶賣茶並以
舊茶場地分爲界水磨應均節水勢令汴河都大使臣依
舊主管任滿無阻滯者減磨勘三年住滯者科罪商賈販
茶入京與籍定鋪戶從便交易仍置收茶錢庫隸提舉京
城所留見今茶場官吏主管從之 五年正月癸亥尚書
省言奉聖旨茶場年額課利一百二十萬貫可更不越局
交納便撥赴平準務充稱提收買解州新法鹽鈔庶得商
旅通行鈔法不致停壅所有召募民戶磨茶可至歲終住
罷却令京城所依舊用水磨變茶其條制約束並遵依元

豐舊制施行本所勘會元豐間茶場水磨井本所近撥隸
到供奉錢茶事務係屬汴河堤岸司所領今欲依元豐條
例將上件應緣推行茶法供奉錢茶等事並併入都提舉
汴河堤岸司應前後兩局被朝旨等通爲一法行用若有
相妨各依本條外今先次條畫到下項 一勘會昨來茶
場每歲朝廷拋降下出產州軍收買起發草茶共八百萬
斤變磨出賣致得官司應副不前及在京收買客茶數少
使茶商每致詞訟今相度欲依元豐年例上下三場收買
應副代外料茶一百萬斤餘七百萬斤並乞更不計置庶
得客販通行候到京依元豐條例收買 一勘會昨廢罷
茶場自交割見在末茶八十餘萬深慮再涉夏秋別致陳

次將來轉更出賣不行枉負失陷官物欲乞自今年七月
一日茶所推行水磨茶法仍自六月一日本所動磨勘會
元豐推行水磨茶法其福建蠟茶不許通販入水磨地分
昨崇寧元年許客販賣入京本所爲與茶法相妨曾具申
請旨口截茶令山場出引指定京場中賣雖行約束終是
有害元豐茶政今乞依元豐舊法不許客販並從之 三
月己巳專切提舉京城所伏勘會準朝旨節文今京城所
依舊用水磨茶變磨茶貨今契勘元豐紹聖間推行水磨
茶法條朝廷借用本錢三十六萬貫給降空名度牒一千
道變轉營葺今乞止將崇寧五年分錢茶庫合得歲額茶
息錢五十萬貫權借充本計置茶貨漸次歸還詔許于元

豐庫借錢五十萬貫 政和二年八月乙酉御筆水磨茶場課入不羨犯法侵多商賈滯留官司壅塞上下受弊內外非便其見行茶法仰尚書省措置以廣課額所有水磨茶法並罷事歸尚書省 庚戌尚書省言奉聖旨措置茶事今勘當水磨茶自元豐創制除近畿外即不曾分下諸路昨緣分配諸路有置官之冗般輦之勞致妨客販收息減少乃至商賈不通內外受弊緣水磨茶先帝建立不可廢罷欲只行於京城與客販兼行餘路並令客人興販可以走商賈者寔中都惠小民之具下項 一京城內以水磨茶官賣其京幾京西京東河北河東淮南荆浙江南福建永興鄜延涇原環慶爲客販南茶地方 一客販茶許

西至京城水磨茶兼行除京城水磨存留外餘路水磨並罷
一在京見置比較鋪並罷

初草云條具四十一項以聞並從之今畧具一二于此
四年四月甲寅尚書省言契勘舊水磨茶場一歲收息不
及百萬貫一年內有每季泛進錢數茶務歲收錢約四百
萬貫以上比舊已及三倍以上不係省錢別無支用尚循
舊例只每季泛進未有月進之數今欲每月進五萬貫所
收錢尚有餘不至闕少詔依所奏仍自今月爲始

解池鹽

元符三年二月壬戌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
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棧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

鹽池

鹽策修廢據史例當具載而寔錄闕之今追書

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爲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寶故也 甲申詔以興復解池撫定西邊曲赦陝西河東西路 庚寅詔陝西提舉鹽事康評解州通判呂潛御前處分多不遵稟議論偏曲沮抑種鹽不務公心堅執已意不欲究治顯示戒懲可並放罷送吏部別與差遣以朝散大夫權知解州李百禄同管勾措置解州兼提舉陝西路茶鹽香事 辛卯尚書省言勘會解鹽興復除已降朝旨給新鈔支鹽通行陝西一路外其自來朝廷非乏應副陝西

雜本等一例給降鹽鈔竊慮與請新鹽鈔名色一同別致
交互理當重行措置具畫一以聞從之 九月辛丑中書
省奉御筆向因奉行滄鹽法于陝西增置都大巡捉私鹽
等官二員在四十二州軍分南北路巡捉今既興復解鹽
並可省罷所領兵卒亦當還元差來處其逐州軍管勾滄
鹽官吏並可省罷其解鹽所至州軍約束條禁並依自來
鹽法施行 壬子詔王仲千昨往解池措置鹽種今稍已
就緒其隨行人吏特與推恩轉資賜絹各有差 十月庚
午朝奉大夫直秘閣熙河蘭湟路經畧安撫判官權發遣
熙州李忱降兩官言者論忱前爲陝西漕臣詔令措置興
復解池忱專欲推行東北鹽法曲加沮抑今解池既興復

忱尚云所產皆是消鹽更五七年亦未知如何恣行詆訾殊無忌憚故有是責十一月癸亥詔付王仲千陝西鈔法留滯物重錢輕兼秉權細民被害應告身度牒交子錢引之類率皆虧損價直遂致富商遂坐邀厚利芻糧踴貴職此之由宜子細條畫救弊措置先後以聞時遣仲千奉使陝西沿路有目擊興利除害監司守臣不虔違法及未盡未便事皆得具奏聞

仲千時任何官當攷

五年十一月辛亥陝西制置解鹽使李百祿轉一官以措置解鹽有勞也壬仲千特除遙郡團練使十二月辛巳制置解鹽李百祿乞令解州知州通判依舊帶管勾權鹽

院提點兩池鹽場事并乞權奏舉解州通判安邑解縣知縣及巡檢使臣從之 大觀二年十一月丁未詔措置解州所種鹽數過舊例除已推恩外提舉夫役并應辦官等六十人轉兩官減磨勘三年二年一年有差 二年十月庚寅引進使耀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專切提點陝西等路解鹽王仲千言契勘解鹽舊法歲收鹽三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席一百八十斤爲額昨自措置後來大觀二年種收新鹽三十八萬一千五百八十八席二十二斤并大觀三年種收三十五萬三百九十四席一百七十六斤連併二年數過舊額欲乞先次通行西京河陽汝州仍每歲更支鹽三萬席通見支陝西等路鹽數共二十三萬席爲

額候將來種牧大段增廣別具奏乞通展舊法解鹽地分從之四年七月乙丑中書省措置財用所奏本所勘會京東河北鹽貨熙豐舊法止依本路通行昨爲水壞解池權許通入解鹽地分今來陝西制置解鹽司稱兩池鹽三年溢額其東北鹽已過元立期限又稱見今解鹽地分與東北鹽相兼貨賣欲行禁止今先次相度將東北鹽只得於未通行解鹽州軍地分內貨賣其已通行解鹽州軍地分更不許放入其權貨務筭計并諸場舍支入已通行解鹽地分鹽並自指揮到日住罷所有已筭出東北鹽未入已通行解鹽地分許于州縣鎮任便貨賣更不得放入已通行解鹽地分其已通行解鹽地分謂陝西川峽路州軍

并河東磁隰晉絳州京西南路唐鄧襄均金房隨郢八州
軍京西北路西京河陽汝州其客人見般到東北鹽貨未
貨易者官爲盡數拘收未得出賣別取指揮算錢還客如
敢隱藏並同私鹽法斷罪詔在京通行解鹽其在京合經
由州縣地分內亦許通行仰措置財用所相度却于見行
解鹽地分內據今來添展州縣權住通行及合行事件並
令本所疾速措置條畫申尚書省餘依所申 八月己巳
措置財用所措置相度條畫到下項 一今來解鹽至東
京合經由州縣欲乞令鄭州管下并中牟開封府祥符陽
武縣管下并令通放解鹽 一今來既令經由州縣通行
解鹽却乞將昨來王仲千所乞通入京西北路陳穎蔡州

信陽軍權住通放 一所有添展通放解鹽州縣客人已
販到東北鹽約束日限並乞依今月一日已申事理施行
一客人自降今來指揮到日已算請出東北鹽元指定
東京未到者今乞只令于所至州軍批引其在鹽場未諸
出鹽者今後只就鹽場批引其已到京未貿易者限五日
令所委官就都鹽院盡數依在市見賣每斤價全袋拘買
即不得解折減落其價錢欲乞令權貨務支還 一在京
鋪戶買下客人鹽且令依舊價零細出賣候都鹽院出賣
日別有指揮 一乞令在京鋪戶赴都鹽院請買出鹽置
鋪零細出賣每斤官收價錢四十五文足每一百斤支與
耗鹽十斤其鋪戶須得依官價出賣不得擅有增長 一

欲令戶部選委榷貨務監官一員不妨本職專切管勾買賣事件 一乞就都鹽院擬截教屋收買客鹽 一乞就委見差提舉買鈔戶部郎官專切提舉買賣鹽一宗事務詔並依 政和元年八月戊戌中大夫集賢殿修撰陝西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爲顯謨閣待制以鹽池自生紅鹽及種鹽及年外增及一倍以上故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七

[illegible]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十八

徽宗皇帝

方田

崇寧三年七月辛卯宰臣蔡京劄子言臣等竊以賦調之不
平久矣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貧于有
餘原立價以規利貴者迫于不足薄移稅以速售故富有
跨州軼縣所管者莫非膏腴而賦調反輕貧者所存無幾
又且瘠薄而賦調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寧初神宗
皇帝灼見此弊遂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
蓋以土色肥饒別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方爲之限而步
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買

賣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奸邦財自此
豐民賦自此省其爲法豈小補哉五路州縣有經方田者
至今公私以爲利遭元祐紛更美意良法未遍于天下今
其文籍見在可舉而行今檢會熙寧方田敕推廣神考法
意刪去重複衡改取其應行者爲方田法計九冊以崇寧
方田勅令格式爲名謹具進呈如先所奏乞付三省頒降
施行從之 詔曰方田之法均輸之本舉而行之或有謂
之利或有謂之害者何也蓋係官之能否吏之貪廉若驗
肥瘠必當定租賦有差無搔擾之勞蒙均平之惠則豈不
謂之利歟若驗肥瘠或未撫定定租賦或有增損倦追呼
之煩有失當之擾官不能振職吏或緣爲奸里正鄉胥因

敢挾取則豈不謂之害歟如委官管勾切在遴選廉勤公正材敏清嚴善馭吏者爲之庶幾人被寔惠

蔡京申請及二詔詔旨誤載於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今移初詔入此後詔見大觀元年二月己卯

八月己酉尚書省言方田法雖已頒降緣其條熙寧建立至爲精密竊慮州縣未遽通曉又四方田畝山川不同須講論詳熟然後行之不致違戾詔令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差能幹官不拘資序員數看詳方田勅令格式務令詳熟即告諭州縣官吏隨所在土俗令講論候滿一年已通曉仍候本州豐熟即依措置施行自京西河北每歲先行兩路內已經方田如元祐曾更改並依熙寧元豐法 九月

丁酉奉議郎知開封府太康縣李百宗言竊見朝廷推行
方田均稅之法天下莫不欣然伏觀熙寧元豐之政俾州
縣利賦無輕重不均之弊而又以本縣豐熟日推行此誠
甚盛之舉也然臣頃聞州縣官吏有苟簡懷異之人徃
以本縣豐熟妄爲災傷以避推行或有好進之徒以人戶
寔被災傷妄爲豐熟務要邀求恩賞殊不知體朝廷良法
美意本以便民爲務也臣愚欲乞詔有司下逐路提舉常
平司常切覺察如有州縣敢有苟簡避免或妄覲恩賞致
推行違戾者乞朝廷重行黜責庶幾法令之行與時適當
而下民均被德澤優之 十月丁巳戶部言滑州韋城縣
民魯寶等稱自嘉祐二年立法委官方田均稅至元豐八

年以前約日量及數百縣是爲損有餘而補不足訪聞京
西河北西路見行方田本縣稅極不均幸今豐熟□□□
乞早賜差官詔依所乞 四年七月丁巳詔方田路分令
提舉司體量稅賦最不均縣分每歲逐州先方一縣如五
縣以上先方二縣災傷縣權罷 九月丙午詔諸路方田
更不專差官點檢令提舉司于本路見任人內委官 大
觀元年二月己卯御筆手詔農爲政本今天下承平日久
而賦役未均富者租輕貧者稅重殆兼并游手豪奪恣漁
故歟乃者神考命方田制地力土宜而均節之以作民職
以令地貢其法詳盡累年于茲未克底績其可怠志可候
歲豐農隙選擇能吏推原法意自近及遠始于一州以及

一路布之四方使民無偏重之患以稱朕意 三年六月

壬午臣僚上言伏以方田之制即周官土均之法也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蓋所以均之非所以增之也訪聞京西南路將方田十等併作五等又欲以河南府比附輕重地有肥瘠田有等差則賦有重輕豈可一概比附而增之也況詔書方田之意止欲均其稅賦今乃於額外增添多至數倍至今民間詞訴不絕漸至逃移非經久之策所有今有張徽言建議乞不施行詔依仍以徽言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四年二月癸巳詔方田之法均賦惠民訪聞近歲以來有司推行怠惰監司督察不嚴賄賂公行高下失寔下戶受弊有害官法可嚴飭所部仍仰監司覺察如

違當行嚴斷 五月己酉詔去歲諸路災傷今春雨暘時
若農務方興所有方田可遵用熙寧故事並權罷候豐熟
日別奏取旨其已方量了畢止是官司攢造文字去處許
依條限了當 七月辛丑臣寮上言乞方田不拘已畢未
畢並權住罷詔應方田雖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肥瘠不
均見有詞訴在官司者自條未畢合依已降朝旨權罷其
稅賦依未方已前各依舊送納 十一月丁卯勘會朝廷
方田之法本均稅賦使無偏輕偏重之弊蓋所以恤民非
所以厲民也訪聞天下方田官吏多不體朝廷之意搔擾
良民靡所不至非特方田以增稅賦又且兼不食之山而
方之俾出芻草之直上戶或增數百緡下戶亦不下數十

緡民戶因此廢業失所饑莩者有之仰所屬監司推原均
田之意改正施行悉如舊令 政和二年三月丙戌自去
年至今外路百姓不輟經尚書省陳乞依昨來已方過田
輸納稅賦有以見方田之法百姓安便可先將未降大觀
四年五月十一日指揮已前已經方田了處並依已方施
行其未經方處依大觀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御筆手詔施
行

詔旨四月五日載臣寮上言檢會三月二十九日聖旨
今撥取附見更須考詳詔旨政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奏準敕節文奉詔應方田已經
方量未畢去處令先次結絕其餘州縣並別聽指揮本

司契勘本路大觀三年方田縣分內一十縣並各方量
周遍除西京偃師陳州西華蔡州新蔡汝州郟城滑州
昨城五縣各造帳均稅了合依已方施行外有西京伊
陽汝州襄城河陽王屋鄭州原武新鄭等五縣雖有方
量緣均稅未了及西京等六州府河南等十八縣係未
經方處與大觀元年事體頗同未審合與不合依大觀
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得朝旨此朝旨未見將已造方
田帳分先次結絕其造帳未齊去處候農隙造訖均稅
所有未經方量去處亦未審合與不合依大觀元年閏
十月二十八日朝旨此朝旨亦未見候將來年分別聽
指揮施行緣未有明文遵守合取自朝廷指揮詔並依

此稱勅節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聖旨疑有脫文或此是節文大觀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復行方田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罷方田指揮罷方田在五月十一日詔旨稱五月十五日恐誤今改作五月十一日又四年七月四日已方處並只納舊稅

八月壬寅詔京西河北路監司應已方田並選官前去體量有無違法不均不寔出稅有無偏輕如不曾方量處即且令依舊出稅別選他州縣官互行差委前去重行方量即不得差本州縣寄居待闕等官所委官仰先習熟法內行遣次節選差非本州縣吏人前去盡公施行如違以違制論即因而受財乞取以自盜論贓輕吏人公人並配二

千里 九月辛酉詔應方田路分見有人戶論訴不均者並依京西路八月十八日已降指揮施行其有人戶論訴合重方并未方路分合差一行方量官吏均稅甲頭合干人等並差非本州縣人前去盡公施行如違並以違制論即因而受財乞取以自盜論賊輕吏人公人並配二千里仍先次施行 十二月丁丑御筆方田之法本以均稅有司奉行違戾貨賂公行豪右形勢之家類蠲賦役而移于下戶時因弊民力致使流徙常賦所入因此坐虧歲額至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國之意已降指揮權罷方量自降指揮以前應有訴訟不均去處本縣賦役一切且依未方以前舊數因方量不均流移人戶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誘歸

業見荒閑田土疾速依條召人請佃 宣和二年六月乙酉詔罷諸路方田先是中年縣民訴方田不均凡四百戶指揮教官莫擬冒賞并方量官提舉司送轉運司體究故有是詔

馬政

崇寧元年四月甲寅有司言勘會見今請射收地養馬之數共計養馬一千七百九十七戶請射過牧地三千七頃三十三畝半所養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河北東路二百七十八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一十五匹京東西路一十四匹河東路九匹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路並無之 大觀元年三月乙卯尚書省檢

會元豐中先帝追復先王隱兵于農之意詔人戶養馬法未及廣遭元祐改革置監放牧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合沙院一監最號馬多本監牧地九十餘頃草料軍兵監官衣糧俸給以陝西今日物價約計用錢四十餘萬貫而灌啖蜜藥棚井槽屋皮表之費又一萬餘貫而所養只及六千匹元符元年至二年拋死三千九百餘匹而馬不調習不可乘騎以九千頃之地四十萬之費養六千餘匹而不適于用及拋死之數如此其利害灼然可見見以九千頃地以三分爲率除一分瘠薄外良田不下六千頃以今陝西土田中價計之每頃可直五百餘貫若召人請地二頃養馬一匹則十口之家得五百貫地利馬得所養不至拋

拋失人必樂趨公私俱獲其利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意欲令永興軍路提刑司并通判同州朝奉郎張彥專一同共相度措置聞奏候見寔利其六路新邊荒田候拘括到六路亦依此施行從之

此據平江府錄到蔡京家殘書閱其首尾今攷案增入因附春末更詳之

二年四月辛巳御筆追述先王寓馬於農之意募人給地免租收馬行之期年熙河類見就緒凡縣鎮寨關堡官衙內並帶兼管勾給地收馬事佐官同管勾庶使人人各知任責五月庚戌御筆給地養馬之法雖已推行而地之頃畝尚多訪聞多是土豪侵冒百不得一今遣官括地限

一日起發親詣地所如違及不寔不盡杖一百故隱落以
違制論 三年八月丁亥詔馬政近經分撥所降指揮不
相照應今後應緣馬事可依崇寧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指
揮並隸樞密院 政和二年十二月癸丑始詔諸路給地
收馬 又詔諸路馬食儲積亦艱浚邊土曠棄春發生青
草茂盛應諸城寨若使軍馬分番出牧就野飽青晚持草
歸以充夜秣每名量支草價以省官芻詔聞河東路見今
施行可令陝西諸路相度措置聞奏 三年七月壬辰提
舉京西路給地收馬王愈言乞依提舉陝西路給地收馬
奏請已得指揮應縣鎮城寨每給地收馬及三百戶管勾
官與減二年磨勘一州通管給地收馬一千戶檢點官與

減磨勘二年歲終仍委提舉官取給地收馬最多處保明
聞奏乞自朝廷旌賞臣到本路竊見每州管牧地動輒數
千頃一縣或一二千頃者若縣給地收馬三百戶州通及
一千戶使行推賞則州縣惟及賞格而止今相度每縣及
六百戶州及二千戶減三年磨勘如此亦足以勸矣從之
餘路依此 七年五月癸丑臣僚言神宗稽法成周寓馬
于農陛下聿追聖謨給地增收法成令具吏度民樂諸路
告功寔武脩無窮之利乞令逐路春秋集教以脩選用從
之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御筆給地收馬議者本以蕃息
國馬爲言今諸路倒失率以千計自行法至今即無中到
出駒匹數歲糜口費既以浩瀚馬戶輒鬪租稅科差政賦

役日益不均因緣騷擾爲害不一所有政和二年十二月已後給地收馬條法可更不施行民戶見養官馬今樞密院相度拘收支填見今關馬禁軍仍令逐路守臣兵官專一鈐束如法餵養應租佃收馬及置監去處並如舊制內收地先問舊佃人如不願佃即令見佃人依舊法租佃又不願即依條別召人承佃應合措置事件令逐路提刑司措置以聞

詔旨蔡條馬政篇國朝馬政始有監收熙寧末臣僚乃議廢之于是詔盡廢獨留沙苑一監其收田聽民租佃及後數用兵馬少元豐末有保馬者自官戶強配出馬故大擾元祐乃罷之其後馬政益不修崇觀間有給地

牧馬于陝右未久復止政和二年降詔力行之先于畿
東西河朔以舊牧馬地募人給養然後依次推行諸路
其制以條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
磽募貧民受田仍除其一頃稅令牧馬一匹牝則三歲
限一駒牧馬五年則詣官再易馬收其後盡括澤潞畿
西山東河朔等處田因陝右布蕃羗名馬以分給之其
始頗擾人以爲言魯公力白于上豈不知擾顧聽臣行
之既久百姓始忻悅蓋田一頃贍一馬有餘頃畝力耕
皆爲良田則家用饒足然官未嘗有芻秣吏卒之費也
政和後牧馬至八萬餘匹其後益盛至九萬未已宣和
初群小用事始用馬以秋冬歲一呈提刑司小民動有

勞費因殺其令分遠近二三歲一呈則又曰郡縣官皆擇取良馬竊乘之上尤切齒數以爲言魯公執曰馬不使之習知銜轡頤安用哉大爲之防足矣不聽二年魯公罷群小爭言給地爲非于是詔牧馬盡給賜童貫及遣之陝右使補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匹既不知卹道獎者十八九其寔群閹與一二偉臣利其田爾遂盡收民田以賜諸苑園及道觀若後苑作書藝局艮嶽擷芳園上清寶籙宮龍德太乙宮佑神觀皆給千頃或八百頃他苑園宮觀亦不下三五百頃始時多荒瘠地貧民力耕既久皆爲上腴一旦失業遠近咸苦之然祖宗監收又久廢罷其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須馬而國

家無監牧與給地牧馬且廢久乃又盡括河南諸軍馬
及諸處係官馬以綱發去聽其揀擇取之于是中國馬
政掃地焉及宣和末事變浸危陰知金人將叛盟始悟
闕馬伯氏時領樞府亦悔前日預有短毀乃奏白復推
行給地牧馬事時既無馬以與民又不得元田殆有其
意而郡縣間亦強民使出馬以牧徒虛文終不充就未
久敵人犯闕倉卒遂不能得馬詔盡括内外公私馬又
取于在都馬軍不及二萬病弱在焉且復授小閤梁方
平等使領兵扼大河于濬州至則大敗馬復盡焉靖康
之初後進書生不知始末至冒然給地牧馬民間雖養
以充數無復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得此大繆矣

六年四月己巳詔給地牧馬路分勸誘召人養馬自降指揮至今年三月中養數多去處干預牧馬官吏宜與旌賞將提刑司官通本路所管州縣及三千匹以上各與轉一官六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州府通所管縣分一千匹以上各轉一官二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縣官及三百匹以上各轉一官六百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十月己丑中大夫秘閣修撰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兼提舉給地牧馬李孝揚轉一官減三年磨勘許回授本色本宗有官有服親以本路養馬及七十餘匹故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八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1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九

徽宗皇帝

收復湟州

崇寧二年正月丁未東上閤門副使新知岢嵐軍王厚權發遣河州兼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

此據王厚奏議正月二十八日狀云二十七日奉勅授前件着遣今用之去年十二月八日遷閤副王厚傳自鄯湟之棄畔羌多羅巴等迎隴拶之弟曰谿賒羅撒國朝復廷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拜河西節度使還邈州谿賒羅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懼奔河南郎阿章及泗什羅等更挾以令衆種落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

朝廷方謀鎮輯而大臣有薦厚者于是詔供職問門因問復故地厚對狀命知河州兼洮西安撫厚請擇人以自助詔遣內客省使童貫與偕往按七月五日童貫方自供奉官轉皇城使果州刺史初遣時安得便爲內客省使本傳蓋因王厚行狀致誤王厚行狀議者以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上方銳意紹述憤奸謀慶國決策復諸郡歷選將帥無以易公大臣亦多論薦是冬詔公供職問門公言恢復故地當以恩信招納爲本俟其頑悖不服乃加誅不過破蕩一二族則皆定以湟州舊治人情浹洽往則可得鄯廓須臾年再出然後可定此故地也大河之南河源積石之域土廣人衆隱然自成一國

亦宜以時撫有大闢新疆上嘉納之賜對崇政殿知河
州兼洮西安撫熙帥復異議公請擇人協力詔遣令內
客省使童貫以往協濟軍謀天威益振公條具賞予降
人冠帶金幣旂盾等及軍須要闕上皆親爲區處出自
御府傳置相望于道召熙帥赴闕以公權行帥事附塞
羌聞公來馳書迎于境乃分遣間牒深入諭恩信陰送
款者甚衆遂檄岷州高永年及公弟端等各令招納
二月戊寅王厚言熙寧間神宗皇帝以熙河邊事委任先
臣韶當時中外臣僚凡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先
臣省詳可否議論歸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邊事
已究見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

乞依照寧故事並付本路經畧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詳從之詔青唐自神宗以來遣人緘納久有向漢之心昨王瞻等因其歸順朝廷許之招懷只緣帥司不務協心致其疑阻故一方功緒終未克就自那回兵馬後來彼土酋領向慕中國其心不已今差知河州王厚專切招納走馬承受童貫往來勾當仰本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公共協力濟辦

厚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奏爲應接招納事坐此密劄詔旨不得其實日今附此初草于二月十七日載命入內供奉官童貫重修建臨平山舊塔初草蓋據温州報狀然王厚二十八日所被密劄云已差走馬承受童貫往

來熙河路勾當不應此時却差至杭州今不取要考蔡
京臨平脩塔事姑存此

三月癸卯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職
事 四月甲子詔付王厚委汝以招納青唐事措置施設
蕃中情偽如何審量羌人誠心向化有無端緒已上施設
方畧應酌對荅語言並仰具確實事狀奏來 己巳童貫
至熙州

此據王厚四月二十四日奏若據申密院功狀則云貫
五月至熙州按此月二十四日奏又云先遣貫往河州
五月十五日奏貫宣諭云云必功狀誤也王厚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申密院功狀云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至熙

州體問得元符棄地之後諸羗因我城壘聚糧整備結
集兵衆以爲固守之計又湟州境內巴金仇當把穆宗
等處形勢險扼自來羗人負以爲固有一夫當之萬衆
莫前之說議者因此多言湟鄯難復得亦難守然厚久
已詳察諸羗情狀分離不一互相窺伺必不能併力同
心保有其地若奉揚國威示以恩信必能瓦解來降其
違命者亦不過口一二族則皆破膽矣厚先在湟州日
鎮撫境內頗見畏懷聞厚復來領帥各已欣賴間通信
息願爲中國用者甚衆於是選委通判蘭州事王端將
官李忠王亨等勾當招納散遣親信人深入說諭有祿
廝結族首領巴金城主遵巴及聶農族首領羗賊用事

者亂當多羅巴之副結令乾等大種名豪相繼出降各
補授官爵給以財物使其黨歸廣布恩威其餘深在羗
中爲克黨脅制不能自拔者亦往往陰送降款奸猾強
悍之徒聞各憂懼聚衆自守厚以爲事機如此當速用
兵出塞服畔招携指期可集若稍猶豫變不可知節次
具狀奏聞及申稟朝廷去訖厚自到熙州計度軍須糧
伏之屬分委諸州通判催督運至河州安鄉關及蘭州
京玉關下兩月皆辨是歲五月童貫至自京師傳語勞
軍將士皆奮遂奏請師期詔以六月十四日出熙州按
厚自叙如此然童貫以四月二十一日至熙州方此時
厚至熙州才一月耳既稱兩月故不得不以貫五月乃

至然則厚所自叙要不可憑姑附注此

甲戌王厚奏臣體問得河南河北諸羌以大小隴拶爭國之故人心極不寧貼諸族酋首互有猜忌遂以兵革更相侵掠殺戮其下人衆緣是愈更攜二今來事機如此正乃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此從長措置及選委得力番部今同使臣李德慶前去篤丁計會緬什羅蒙送文字與大隴拶評泊事務才候起發別具奏聞 又貼黃大隴拶雖累與郎阿章讎賽得勝終恐爲青唐吞併及慕漢家威德決有歸順之意其郎阿章亦以數敗內懷恐懼不安臣今與童貫并召高永年在此商量乘此機便前去措置但臣等稍似出界即諸處強梗酋豪當盡款服其間或有

說論不從即行剪戮庶幾一兩月便見大定伏乞聖慈詳
察 六月辛酉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
軍事諸將皆欲併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梭之險
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青唐諸部
之兵繼至夏賊必爲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爲二南道
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擣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
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他日身到其地計之熟矣顧
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爲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
佐之及管勾招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
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
嶺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修入汪藻青唐錄六月厚貫發總
領蕃兵將官高永年蕃兵將官李忠熙州將卒叔詹河
州將卒叔獻蘭州將卒姚師閔劉仲武通遠軍潘逢王
用及王亨黨萬等提兵分道並進谿巴溫谿賒羅撒誘
群羗旅拒我師我師稍衄不能前明日休士鼓行連日
大捷遂圍湟州部族漆令等二十一族大首領欽獎等
五十餘人率小首領四百餘人皆來降谿巴溫谿賒羅
撒遁去收復湟州并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峽口堡安隴
寨寧兆吼當城寧川堡安川堡南宗堡城寨十餘所
癸亥王厚次河州 甲子王厚次安鄉闕童貫率統領官
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金嶺上多羅

已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廝鐸麻令次曰阿蒙率衆拒守城據崗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闕偏將卒叔詹安永國等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却安永國墮天塹死叔詹等馳還幾爲所敗會雨各收軍而止童貫遣其麾下來告厚使數騎馳戒李忠曰日既暮矣善自守明日大軍至當爲諸君破賊翼日乙丑賊以大衆背城而陳埤間建旗鳴鼓將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其酋長又往來城下部勒其衆厚乘高列大帥旗幟示之遣人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還阿令結曰吾父今夕當至正好相殺其弟亦不肯降語益不遜遂命諸將布陳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

不能過天塹厚親至陣前督強弩射之賊少却別遣偏將
鄒勝率精騎由間道緣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
奮擊殺阿令緒廝鐸麻令于陳其幼弟阿蒙流矢中目貫
腦遁去多羅巴率衆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衆
凡斬首二百一十三擒九十八人降者五百餘戶遂克其
城賊恃巴金之險以一戰勝負不踰刻而敗軍威大震遠
近爭降附厚誅强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其城遣高永年引
兵萬餘出京玉關

此並用厚申密院功狀修入十九日王厚奏臣今月十
四日帥領漢蕃將兵等起離熙州至十八日進兵收復
隴哥堡舊賜名安川已於當日具狀奏聞去訖十九日

自臘哥堡前進至瓦吹駐軍止宿昨賜名寧兆沁路遣
委歸順酋首譯語使臣等各往本族照管撫慰部族悉
令安心住坐不得驚疑及推諭朝廷撫存恩意去訖大
軍自入湟州界除臘哥堡首領多羅巴男阿令結等三
人據城與官軍抗再三遣人招撫說諭並不聽從又緣
多羅巴父子將向順心白人戶擅行殺戮諸羗悉皆恚
仇若不畧行誅討恐不足震服桀黠之衆昨來廢棄湟
州并管下城寨止緣多羅巴父子爲擾之故今來大軍
進復湟州須至將此酋并餘黨盡行剪滅即湟州境內
遂可一成安寧臣等尋令將佐等領兵臘哥城下引致
阿令結兄弟三人出城與之接戰仍遣諸將分兵攻奪

其城阿令結等乃率衆向前力聞我軍尋斬獲阿令結
并其弟廝鐸麻令二人首級小弟阿蒙爲流矢中目貫
腦遂竄去初聞多羅巴自本族奔至臚哥救應至中路
逢見阿蒙始知男阿令結等二人已被誅戮及聞官軍
占據臚哥遂投還本族人戶見其竄敗不肯接納及忽
都城爲漢兵守禦潛伏所在見今未知去處臣令得力
人散行根逐次今諸羗聞漢兵既誅阿令結等其多羅
巴處巢穴各皆爲漢兵所據莫不欣悅多稱自來只被
多羅巴父子侵擾致令部族不得安心住坐男女等又
不得躬親出漢公參吾阿耶奏知東京官家與男女做
主臣已再三說諭令安心歸族住坐除多羅巴竄走見

根逐外阿令結等既已誅死衆心無不悅服大軍沿路
經由部族地分遂無纖毫驚虞口口並各安貼今取二
十日進軍乂當撫定其餘羗衆及令權知河州李忠帶
領本將人馬照管廂軍家丁修築乂當控扼險要臣與
童貫口其餘將卒前去收復湟州合行措置事件節次
別具申陳次六月二十二日王厚奏臣契勘自奉朝旨
措置招納西蕃部族以遠近羗衆相繼歸款遂爲青唐
酋長所知遣多羅巴等據守并六心谿丁等族分據要
害隅絕降羗其多羅巴等據守臘哥堡在巴金嶺之上
峻長三十餘里六心谿丁等據守把穆宗在湟水之南
傍有通道却稍平易臣遂與童貫親帥諸將出安鄉關

上巴金嶺進次臘哥其城中拒守之人五千有餘衆開門盡銳敵官軍臣與童貫鼓率士卒親督諸將奪險數路並進遂斬多羅巴男阿令結廝鐸麻令并射中第三男阿蒙仍斬強悍首領數百人然後得城今來心白羗酋悉皆降順即時說諭遣令歸族安心住坐其把拶宗路易於措置臣止遣高永年引兵萬餘人出京玉關前進招納而六心谿丁等族首領部衆聞臣等大軍已破臘哥堡誅阿令結等其勢大沮不能固守把拶宗相率遁去今高永年一行人馬已乘勢進至通遑寨見取二十一日前進與高永年會合所有臘哥獲捷已具奏聞去訖據厚所稱臘哥堡在巴金陵上峻長三十餘里把

穆宗在湟水南傍有通道却稱平易恐與蔡條所記鐵
堠子嶺相關須細攷之

乙丑詔付王厚近據尔等奏已卜此月十四日統率兵衆
出塞應接未委大軍登陟進途次第節目所至去處及沿
邊逢迎歸順蕃族多寡人情向慕如何更宜遵依累降丁
寧處分上體朝廷委曲誠諭之意慎勿輕易粗率不顧利
害落賊奸便惟在穩審從長措置多方招納是早得撫定
一方乃紓西顧之憂

此據厚家供到乃六月十八日所降詔也厚六月二十
六日奏爲奉御前處分令穩審措置即此十八日詔也
十八日發下二十六日奏上遞角大率八日或九日即

到

丙寅王厚進軍次瓦吹舊名寧洮寨高永年等進據把拶
宗城 丁卯初巴金之戰有射阿蒙中其目者拔矢而遁
道遇其父多羅巴引衆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
亦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皆
馳而去至訖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衆復懼見擒
踰城奔青唐訖當亦險要之地與忽都城青丹谷相連間
可抵鄯廓其東即寧川等處異時畔羗竊據多出斷道爲
湟州大患至是多羅巴餘黨猶盛王厚慮其或倚我軍後
是日大軍留寧洮厚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
趨訖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得古城之北

命李忠及黨萬率萬衆築而守之後賜名來賓城厚即日
還寧洮 戊辰進下隴朱黑城隴朱黑城舊名安隴寨分
兵據新舊下城 己巳進至湟州會別將高永年等軍於
城東坂上先是永年等既出京玉闕以乙丑六月十八日
收復通川堡羌賊拒把拶宗之險前鋒王亨劉仲武等論
之不肯下賊黨有謀內應者永年聞之率大衆赴之力戰
奪其險殺獲甚衆內應者見我師得利皆爭倒戈賊大奔
潰遂克羅瓦抹通城羅瓦抹通城舊名通湟寨越三日即
二十一日戊辰 永年等先至湟州陳于東坂之上城中賊
酋望見師少有輕我心謀以翌日出奇兵擊破之會厚大
軍至賊不敢發是日諸將各率所部列旂幟鳴鐘鼓環城

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波禿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不下厚與童貫引中軍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脩分遣諸將各據一面攻城賊援力兵自城北宗水橋上繼至勢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兵我師攻戰久已罷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死地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引大衆來援據橋而守未易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顧欲自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于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賊以石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不絕殺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旌動賊皆掩耳號呼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

援兵絕其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搗搶擊賊引衆踰入賊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衆入據橋城而戰賊勢猶未沮遂火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光盡力攻城賊不能支大首領蘇南抹令吼潛遣人縋城送款請爲內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門入與其戲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波禿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辛未黎明大軍入湟州假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守之攻凡三日斬首八百六十四生擒四十一人臨陣降者一百八十三人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潘羅豁兼錢七百五十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此皆用王厚三年六月申密院狀修入王厚奏契勘節
次被受御劄處分及樞密院劄子指揮招納西蕃部族
仍專一措置邊防事務臣謹遵依聖訓統帥將兵前去
新邊應接降羗經畫故地也已於六月十七日親率大
軍分兩道渡黃河出安鄉京玉二關所過城寨部族逐
一宣揚朝廷恩信人人撫接務盡歡心先有大首領余
裝迎降臣等乘機徑至邈川城下會合高永年北路人
馬有青唐遣到大首領丹波禿令結等劫衆據城抗守
臣與諸將攻拔其城至二十四日丑時臣與童貫及諸
將官屬收復湟州尋分兵屯守要害堡寨仍召已降酋
長厚加犒勞各遣歸族撫輯蕃部安心住坐并無驚擾

所有新邊一行事務見行區處畧已貼定其收復湟州
境內地里戶口謹具畫一數目如後須至奏聞者一
收復湟州并管下城寨周圍邊面地里共約一千五百
餘里東至黃河蘭州京玉關西至省章峽宗哥界次西
至廓州黃河界南至河州界北至夏國蓋朱界一收
復湟州并管下城寨一十所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寨峽
口堡安隴寨寧洮寨乧當城寧川堡安川堡南宗堡
一招納到湟州管下部族并戶口大首領漆令等二十
一族戶口約十萬餘計大首領余奘等五十餘人小首
領巴班等四百餘人臣檢會自奉朝旨措置招納已來
至今纔及數月一方邊事已見成効此皆聖算幽微動

達機變致邊臣遵依從事舉無遺策仍以溫厚恩信普
加安恤是以□□□□□□□□□□□□□□□□
今湟州一境土壤膏腴實宜菽麥控臨西夏制其死命
前世所欲必復之地今乃一舉得之此緣朝廷威靈誕
施無外是使臣等得措微力共濟大功所有新降首領
已依元降等第支給例物補授官爵其下戶口人衆亦
差委使臣蕃官遍加撫存務令安靜所有逐處城寨見
行相度緊慢團結兵夫節次修完去訖謹具捷奏以聞
貼黃今來再行收復湟州并管下城寨諸羌降附兵
不血刃自古無有聖德所及千古盛事伏乞宣付三省
樞密院施行

甲戌王厚奏今月二十六日準御前劄子稱知尔近已統率兵將出寨安鄉京王與夏國青唐等接境慮師出之後主帥遠離內地賊人窺伺間隙忽來侵犯兩關乘勢奔衝越河作過可疾速差那得力將副軍兵在彼守把仍嚴行誠飭須管寅夜明遠斥候多作隄備勿使少落賊奸便以挫國威者臣契勘自大軍離熙州日首遣將官沈言帶領人馬屯守京王關照應夏國窺伺邊面及差將官劉成陳迪引兵赴安鄉關駐劄照應西蕃河南強梗部族仍令成等常切輪往南川寨巡綽邊面覺察奸寇今來臣等既已收復湟州及管下城寨蕃部各已安貼詳今兩關邊面皆在湟州之裏籬落完固臣雖居外必保無虞兼臣亦自丁

寧沈言等詳審探伺過爲隄備去訖伏望聖慈時寬過慮
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谿賒羅撒率衆來援過安兒峽聞
城已破遂駐宗哥城以丹波禿令結不能守斬之以徇時
論者皆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
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尚強未肯望風
束手我師扭于新捷其寔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後
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城未可興
築若不恭師勞費則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
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
其一曰吼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
西正爲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隍陝唐人嘗修閤

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兵出賊必乘間
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石廟監
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
控制况此三地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首尾之患
厚在元符間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
可復蹈且三城既畢湟境遂固降者悉爲吾用地利可佐
軍儲形勢所臨威聲自遠益加招撫降衆必多此支解之
術也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
亟定青唐從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
誼知體國耳遑他卹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章東峽
之西得便地曰洒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

關大軍駐關中谿賒羅撒尚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令
阿昆等五輩持著書詣軍門請保渴驢嶺以西而和書詞
每至益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湟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
聞志使不爲備于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
大震關城畢工 乙亥詔付王厚據童貫六月十八日奏
臘哥堡有不順多羅巴男阿令結主管遂以大兵拒敵廣
施智勇攻破本堡斬多羅巴男阿令結并親屬部族捷報
事者委尔措畫撫納而小醜敢不恭順統師纔出忽成大
功傑酋既除一方綏靜撫定必見有期蓋出尔良謀朝廷
有賴坐觀能策朕甚嘉焉可疾速具的確得功將兵等人
數開析聞奏以錫恩賞切宜多方經營更在穩審慎勿恃

其勝氣不顧利害輒生輕易粗畧致少沮威遠之體落賊奸便

厚被此詔不見月日今約時附臘哥堡捷奏十日後七月己卯以收復湟州百官入賀

詔旨云青汝納土百官入賀非也今改之

詔付王厚覽口累奏剋捷次第及收復湟州事具悉分道進兵應期會合叛討舍服威懷並施平定邈川勢同破竹固吾疆圉控制口涼繼覽捷書不忘嘉歎蓋由汝志懷節義識達幾微衆鸞徂征舉無遺策犄角夏寇冠帶氐羌師不逾旬武功克著強梗者既已投首柔服者尤在撫綏切務懷來式昭仁信除已差李石計置前去賜汝等衣帶茶

藥及將士犒設支賜外特頒獎諭宜體眷懷

厚初九日得此詔當是初一日或初二日降今附百官賀收復湟州後二十三日厚奏可攷

壬午東上閤門副使知河州權熙河蘭會路經畧司王厚爲威州團練使知熙州入內東頭供奉官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童貫轉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依前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甲申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勘會趙懷德彼土舊主昨來姑示矜容遣還湟州以順衆心而乃阻命至今不令在湟州住坐今來未知所在仰經畧安撫司根問去處即令歸漢敢有邀攔阻滯或執行殺害者即移兵前去討蕩其造謀殺害之人全家

誅斬除多羅巴累肆狂悖降指揮呂人捕殺不在今來德音原免之限仰多方招募人捕殺外訪聞卽阿章是彼土首領負罪逃亡未敢歸順德音到日亦子細說論特與免罪許令自新間已降指揮如出漢郎阿章特除防禦司辛丑詔付王厚勣會湟州雖已修築省章等處把據要害然青唐一帶尚未措置于撫定一方績用未究所當悉意處畫今據所奏以兵力勞弊未可前去廓州欲候南宗畢工遂班師過河峇定當標一公撫寧河南部族俟來春進復廓州一舉可定卽青唐不能自立詳所奏陳未爲至計緣事責乘時今湟州初定方當措置青唐以弭後患雖未可進兵廓州亦當先務廣行招納可候南宗興築才畢尔

且留湟州處置諸事仍抽秦鳳兵馬令附帶糧草與舊兵
更番戍守務令散勢相續以懾敵人之氣多方遣人招諭
廓州等處部族及郎阿章已有歸漢之謀更切隨宜應接
既湟州腹心之地有帥臣在彼又兵力散勢相續人人懼
禍自當歸投者多如此則強梗雖未順服若有機會可乘
便可及時撫定候措置青唐了畢方得班師前去熙州更
在精加思慮依此施行仍節次具狀聞奏 是月以乩當
川爲來賓城省章峽爲綏遠關南宗川爲臨宗寨又以當
標寨爲安強寨一公城爲循化城連南城爲大通城

三年正月十六日王厚言乩當省章峽南宗川三處並
係衝要已築關城了當賜名來賓綏遠臨宗按三年九

月一日已有綏遠關二十三日已有來賓城即可見三處賜名不待三年正月蓋三年正月三處關城都畢工厚追言之耳汪藻青唐錄於二年七月但書來賓城不及綏遠臨宗却將循化大通城安強寨皆繫之二年七月今從之仍增入綏遠臨宗二關寨當標等三城賜名詔旨宣和錄在四年七月初草在五月二十一日今並不取

八月丁未朔詔湟州近已收復其元行廢棄及迎合議論沮懷先烈之人理當更加降黜除許將已放罪曾布已責廣州司戶參軍衡州安置外龔夬移送化州張庭堅送象州並編管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韓忠彥責授磁州團練

副使依舊濟州安置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
安燾責授祁州團練副使依舊漢陽安置右正議大夫知
杭州蔣之奇降授中大夫依舊知杭州降授朝請大夫少
府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范純禮責授靜江軍節度副
使徐州安置除名勤停人陳次升移送循州居住降授承
議郎權發坊州都貺降授宣義郎添差監撫州鹽礬酒稅
務任滿更不差人錢景祥秦希甫並勒停李清臣身死其
男社當時用事移送英州編管降授復州防禦使姚雄特
勒停光州居住

元年十二月一日忠彥等初責青唐錄云姚雄亦降皇
城使勒停光州居住雄二年五月未自華州觀察使降

復州防禦使三年二月五日任便居住

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日在元符末建中靖國間屢陳堅
守鄯湟之議見落職罷任可赦其小過錄其前功特與復
寶文閣待制知秦州 丁卯詔王厚綏遠關已畢工須常
留三千兵馬選委兩將在彼戍守如河南一帶部族可乘
機撫定即差李忠就便措置兼措置廓州除勾收秦鳳兵
馬一萬外如使喚不足火急具奏又詔童貫招誘說諭小
隴拶及廓州洛施軍令結等早令出降仍差王端就綏遠
關廣設方畧說諭招誘王厚候撫定廓州一帶事畢依累
降指揮取便路歸湟州駐劄一面應副措置招納等事所
有熙河合應辦事件即委官前去童貫候隨軍回至湟州

訖權暫赴闕

此據王厚奏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密劄聖旨刪取增入
已巳澶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羗其地在大河之
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爲若不先事撫存據其要害
大軍欲向鄴鄆必相影助或於熙河州界出沒爲牽制之
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留王端王亨在澶州與高永年
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新屬羗人大軍由
來賓城以甲子八月十八日濟大河南出來羗過山後先
遣裨將黨萬陳廸爲前鋒道密章谷指當標城是日己巳
進薄城下有生羗發伏邀截萬等與戰斬首百餘級追北
十數里遂拔其城

後爲安強寨

大首領軍角四等率其部

族出降

此用王厚申密院功狀修入并增以九月一日賜厚詔及八月二十五日厚奏

厚將大軍自五年谷進至西蕃界首地名分水嶺統領官馮瓘姚師閔受郎家等族大首領角四結角四暗令結并鬼驢等族大首領厮鷄彪龍哥令等降押赴前軍

此據厚二十五日奏并九月一日修入

辛未王厚別遣洮東安撫馮瓘統蘭岷州通遠軍將兵取一公城至城之西二十里賊衆據扼要路瓘與戰破之一公城平瓘還會大軍壬申河北首領洛施軍令結阿撒四等領廓州邈龍拘掠等族五千餘衆自青丹谷出攻來

賓城城中先納詐降蕃部十餘人爲之內應知城楊洙監押董仙巡檢赫連青弁等戰敗遂棄城走安川堡巡檢紀育死之王厚自當標一公城引兵至達南宗城下西蕃王子之父欺巴溫妻掌年杓拶遵廝雞率其大小首領等出降達南宗平賜名通津堡癸酉王厚自達南宗引軍赴米川城即大通城遇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甲戌厚修橋欲濟賊酋心牟掩提等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爲流矢所傷遣人招諭心牟掩提等皆不從乙亥來賓城陷王厚遣秦鳳路將官呂整及東路第三將副黨萬陳廸統兵八千往救弗及軍令結等入城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此據王厚八月三十日并九月三日奏修入

九月丁丑詔付王厚省童貫奏八月二十三日據前鋒將
黨萬等申占據當標城及與蕃賊戰聞斬獲首級大到賊
氣其餘羌衆驚潰遁去并降附即家族大首領等事具悉
委爾經畫邈川既能成効已完堡障屏蔽新民又復因勢
撫定當標再覽捷書益增嘉賞更宜相循士卒量度事機
舉動審詳以終偉績應立功將士等可速具功狀奏來
丙申王厚既定河南羗族大軍將還會聞雞餘羅撒之衆
據勝宗隘以逼脅湟州新羗來賓城被圍守者奔潰乃復
由巴金進討詔秦鳳遣兵一萬濟師是日九月二十日大
軍至勝宗大破賊衆焚其族帳儲峙不可勝計復完來賓

城斬棄城者

此據功狀增入

戊戌王厚又奏蕃賊見於勝宗宗哥一帶肅聚除已分
人馬于訛當當標等處控扼外臣親統大軍進次湟州尋
差高永年帥熙秦兩路兵隨臣前進誅撫勝宗宗哥一帶
賊衆就軍前措置合行事務仍差選第九將劉仲爲權領
湟州職事在彼固寔根本去訖九月二十二日奏此

又奏臣親統大軍二十二日至勝宗谷分遣將兵討殺賊
衆焚蕩二千餘帳斬獲甚多未見的實數目勝宗一帶賊
衆悉皆潰散走翌日遂進軍丁令谷相度事機續具奏聞
厚二十三日發此奏今附此

己亥大軍離勝宗王厚以爲賊雖敗散山中有遁匿者必
來追躡我軍乃別遣兵設伏于後大軍既發賊果來襲伏
發斬首二百五十一生擒六人賊遂大潰 庚子次綏遠
奉詔班師十有四日至熙州 甲辰王厚奏臣已回軍河
州措置事務仍每月一次輪差將官領千餘騎附十餘日
糧前去湟州及臨宗綏遠來賓一帶巡綽照管撫存新歸
部族訖即回本駐劄處並如御前處分去訖

厚九月二十八日奏此

乙巳王厚言新收復河南三城乞置官屬詔王厚更加銓
擇可以倚仗者方許保奏給降付身 十月甲寅王厚還
至熙州遣童貫領護大首領掌杓抄遵廝雞及酋長溫

龍彪赴闕

此據功狀修入十一月五日奏當攷

丙辰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爲成州團練使依前皇城使

累歷云應副修建景靈西宮賞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
五日當攷

丙子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等城是日洮西安撫李忠統兵發安強寨往救之十一月乙酉熙河蘭會路鈐轄四方館使成州團練使洮西安撫李忠領兵救循化城前一日次懷羗城是日行二十五六里至骨延嶺距循化城尚五六里與賊遇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旦辛

叔詹辛叔獻皆爲賊所傷却奔懷羗城是夕忠死

此據厚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奏修入十月三十日領兵發安強寨骨延谷戰敗于青唐錄畧不相同當攷青唐錄十一月卽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城安強寨洮西安撫李忠戰沒王厚遣劉仲武潘達統兵救之遇賊骨延嶺後鏖戰大捷解循化城之圍首領瓦拶出降餘城寨兵皆散走詔以熙河蘭會路別爲一路

十二月癸酉詔別建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司命皇城使成州團練使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畧司事王厚措置邊事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罷熙河蘭會路勾當事差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

副興廢

此據王厚崇寧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密院收復鄆廓
湟功跡狀云十二月二十八日準朝旨別建措置邊事
司云云今附月末青唐錄附之二年八月誤也三年二
月三日詔可攷青唐錄又於十一月循化解圍之後特
詔以熙河蘭會別爲一路按熙河蘭會別爲一路久矣
此但別創措置邊事司非是別創爲一路也或以命厚
貫領措置司條之初九日甲寅若初九日已出命則不
應二十八日厚方被受今但以厚功跡狀爲據條之月
未削初九日所書又貫于十八日乞差措置司機宜及
勾當官今亦并移入此

童貫言準差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乞不拘常制於文武
官內選差管勾機宜文字兼勾當公事二員從之餘見收
復部庫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九

7-14-11 11:11 AM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徽宗皇帝

收復鄆廓州

崇寧三年正月丁酉王厚奏臣近得弟端書近往湟州措置招納稱宗哥城首領結穩將文字遣親弟結菊來歸順候大軍到開城門迎降及乞心白旂又廓州蕃僧欲候大軍到獻酒青丹谷首領阿丹三人亦稱候大軍到迎降青丹谷部族恃險最爲強梗今皆通誠款情意如此鄆廓當可坐致矣青唐自來倚恃宗哥以爲籬落又恃廓州爲肘腋之援今皆有向漢歸順之意即青唐何賴焉觀今事機蕃中人情又如去年夏間未收湟州時大功必成惟是洛

施軍令結阿撒四諸酋領竊弄權柄自作威福已失國中
人情其部族甚有歸漢之望切須措置守禦屯戍人兵糧
食之類足備臨時不致勞力臣已丁寧臣弟端等更切多
方撫諭速就事功去訖 三月壬辰童貫自京師還至熙
州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異于是始議大舉 壬寅王厚
童貫帥大軍發熙州出師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爲統制
諸路蕃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誠爲同統制厚恐夏人援
助青唐不測于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
騷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
州姚師閔權領蘭州照管夏國邊面別遣河州劉仲武統
制兵將駐安強寨因而興築甘樸堡通南川安強大通往

來道路于是本路家計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
西向 四月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澶州諸將狃于累
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軍用兵
詭詐若不出奇兵分道而進不足以振大轂勢折賊奸謀
且澶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
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
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于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
中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
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
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期九日會于宗哥城下是
日貫猶以諸將多言青唐易與爲然先趨綏遠用馮瓘統

遼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衆貫止綏遠
翌日初八辛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谿賒羅撒遣般
次迎於路竊覘虛寔勞而遣之誠曰歸語而主欲降宜亟
決大軍至鋒以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決還報以爲我軍不
甚衆初不知分而進谿賒羅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
慮哉以其衆據朴江古城俄聞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
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有大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
夕中軍宿于河之南鷄子隘之左永年軍于丁零宗谷口
王厚奏臣等依奉御前處分統率大軍起離熙州前進
剋復鄯廓等處自河州度大河越巴金邈川今月七日
至湟州城西下寨一行人馬平安所有同措置邊事童

貫統領前鋒兵將馮瓘等先次前進于當日至綏遠關
下寨尋準童貫公文據洮東安撫馮瓘申今月初七日
已時統領選鋒人馬已占據渴驢嶺石勘會諸路兵將
並到湟州會合臣見統率繼續前去措置宗哥一帶事
務逐旋具狀奏聞次貼黃及丞童貫闕報稱渴驢已占
據了當別無賊馬已指揮馮瓘審擇地利下寨明遠斤
候過作隄脩又貼黃契勘今來諸路兵將會合湟州勢
不可久留不惟坐費糧食兼節次探到事機不可少失
機會已分遣高永年統制一頭項取湟州北臨宗之東
勝鐸谷張誠統領一頭項由丁零宗谷臣與童貫統率
馮瓘等自渴驢嶺前去至宗哥會合才候到宗哥相度

事勢前進青唐次

壬子王厚童貫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高永年之後張誠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衆五六萬人據地利列陣張疑兵于北山下其勢甚銳而厚命馮瓘統選五將與賊對陣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童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饑不可少緩宜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陣而行促選鋒入戰破賊必矣既行謀者言谿賒羅撒與其用事酋長多羅巴等謂衆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爲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無一語厚與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間君

爲前軍將久此何耶永年皇恐馳去時賊軍與我選鋒相持未動谿賒羅撒以精兵數十騎自衛登其軍北高阜之上張黃蓋列大旆指揮賊衆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貫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游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覺而遁游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譟永年遽攜選鋒突陣賊少却張誠以輕騎涉河擣其中堅取谿賒羅撒之旆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譟震地暴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追北三十餘里谿賒羅撒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幾及會暮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三千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皆

被傷逃去不知所在宗哥城中僞公主前安化郡夫人瞎
叱牟蘭龜兼率酋首以城歸順宗哥城舊名龍支城留兵
將守之是夕合軍于河之南翌日癸丑勝宗首領欽廝鷄
率衆來降甲寅王厚童貫入安兒城

青唐錄云十一日復安兒城青唐首領僞公主青宜結
年乞降據厚中密院功狀青宜結年降乃十二日事厚
功狀云十一日進復安兒城賜名保塞寨

乙卯王厚童貫引大軍至鄯州軍于城東五里僞龜茲國
公主前封齊安郡夫人青宜結年及其酋豪李河溫率回
紇于闐般次諸族大小首領開門出降鄯州平

其後奉詔建爲西寧州隴右節度置安撫使都護以高

永年知軍州事兼領之。涅州置同安撫同都護以知軍州事王亨領之。

初，谿賒羅撒敗于宗哥，夜至青唐，謀爲守計。部族莫肯從之者，翌日契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中。自宗哥沿道蕃馬走死者不可勝計，厚謂賊必且歸青唐，欲遣將連夜掩捕。童貫以爲必不能得，及下青唐城中，言谿賒羅撒常留一宿而去，貫始悔之。遣馮瓘統銳萬騎由州之南，青唐谷入谿蘭宗山，賊復覺之，遁于青海之上，追捕不獲。因討其餘黨，撫定吹廝波部族。丙辰，由種山谷，狗地趨林金城，降其首領河契等。林金城平。賜名字西城。西去青海，青鹽地各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丁巳，瓘軍還，別遣郭祖德

率衆城谿蘭宗

賜名曰清平寨十四十五日事今并附十二日不別出
功狀後云鄆州招降到六心等族大首領青唐僞宰相
青歸元耶等計千餘人管戶口三十餘萬不知六心等
即是吹嘶波等否青歸元耶即是李河溫否始附見得
考青唐錄云十二日王師入青唐城十三日復林金城
谿蘭宗堡四月十二日厚等奏遵奉詔命統率大軍于
今月九日收復龍支城十一日克復安兒城節次具狀
奏聞去訖于十二日五更初統率大軍自安兒前進出
青唐峽午時已來到鄆州城東門外下寨尋遣高永年
統領本將軍馬占據鄆州及龜茲國僞公主青宜結牟

驅率本州大小首領于聞回紇國般次出城迎降尋當
面犒勞撫慰宣諭朝廷恩信候令入城居住占據州城
了當一行軍馬平安谿賒羅撒與妻屬多羅巴等逃走
未知所在見行措置購捕次

戊午湟城馳報王厚等云夏兵萬衆陳于臨宗乳酪河之
東爲青唐援會聞谿賒羅撒敗于宗哥賊氣沮傷厚即遣
張誠率師赴之賊望風而退 己未王厚等帥大軍自鄯
州趨保敦谷過臙廝溫廝嶺南入廓州界本州大首領洛
施軍令結率其衆降宗哥之戰洛施軍令爲我軍砍傷其
首至是拜于馬前曰願貸餘生盡力報東京官家

此據王厚六月二十四日申密院功狀

庚申次結囉城

青唐錄云十三日後林金城谿蘭宗堡越三日大兵趨山南山南大首領谿丁扑令骨及洛施軍令結部領詣
• 族詣軍前降

辛酉王厚入廓州馳表稱賀命迪別將陳迪守之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及十八日奏青唐錄云十八日復結囉城十九日復鄯州谿賧羅撒帶多羅巴遁走郭祖德追之及于哥諾城斬級數千進兵令領精谷葩俄族大首領阿撒四率大小首領獻酒軍前并洗納等大首領阿厮結等悉來降阿厮結在青海住坐連夏國龜茲羌之最遠者也此與王厚所奏日子不同當從厚奏厚

申密院功狀即云廓州初賜名寧塞城是後遂建州置
安撫使命四方館使劉法領之此當依本月日附見
大軍駐于城之西青丹大首領阿撒四率衆詣軍前降河
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
禍福之恩誠其不得妄作自取屠戮重爲種族之累皆唯
諾聽命

此據功狀增入功狀又云河南既定大軍還城保敦谷
賜名綏平堡此當附本月日姑注此青唐錄所稱洗納
等族大首領阿厮結等悉來降阿厮結在青海往連夏
國龜茲羗之最遠者也不知厚何以不及功狀當考功
狀復云廓州招降到大首領洛施軍令結并葩俄族阿

撒四等計一千餘人營戶二十餘萬又與青唐錄所稱
洗納等族不同當考趙挺之年記蔡京在崇寧初每于
上前奏陳今以首級受賞不若招納其直只計在京之
數不知至陝西則增至五倍也初營湟州得湟州矣又
營鄯廓每得一州指地圖以示上曰此處可以趨西界
卓囉監軍司此處可以趨宥州此處可以通青海朝廷
威德無所不計矣然當時運糧入中不計價直之貴鄯
廓米斗不下三四貫足陝西騷然民困兵疲惟富商大
室坐收百倍之利而一供奉官算券得米中之官有月
及一二千貫者京一切不問專意興兵起事方鄯廓未
下而旁論涇原邢恕令爲戰具旦夕結隊以爲深入西

夏之形又令陶節夫居延州大加招納

乙丑成州團練使知熙州兼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畧安撫司事措置邊事王厚爲武勝軍留後熙河蘭會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昭宣使成州團練使勾當內東門司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童貫爲景福殿使兼州觀察使依舊勾當內東門司詔以厚貫提兵出塞曾未數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故有是賞

實錄削童貫遷除不載今以當日報功增入詔旨于二十一日載童貫遷除却不及王厚于二十九日乃載厚遷除按當時報狀二人遷除蓋同日詔旨及宣和錄皆誤也五月三日又遷貫留後

丁卯群臣以盡復青唐故地稱賀是日王厚引軍過龍支城次省章峽口之西相地利控扼之要得勝鐸谷乃夏兵來路遂于谷左建城五百步置兵守之

此據功狀修入谷口城後賜名德固寨

己巳王厚等奏今河南北並各安貼已將中軍于二十七日自省章取蘭州便路因照管通湟京王一帶邊面歸西州 庚午王厚過湟州泚蘭州大河并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歸于熙州厚所克復三州及河南地上自蘭州京玉關泚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乳洛河之西入鄯州界管下宣威城青海洗納水令波族東南過溪哥城至河州循化城入洮州復自洮州取龐公原循山後出懷羗來羗

城沿黃河過來賓城上巴金嶺錢南谷抵京王關開林境幅圓三千餘里其四至正北及東南至夏國界西過青海至龜茲國界西至盧甘國界東南至熙河蘭岷州接連階成州界計招降到首領二千七百餘人戶口七十餘萬前後六戰斬獲一萬餘人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修入

五月丁丑詔以收復鄯廓州遣親王奏告太廟侍從官分告社稷諸陵 甲辰改鄯州為西寧州仍為隴右節度 乙酉王厚奏臣契勘大軍今來收復鄯廓等州拓疆幅萬餘里其鄯州管下自省章西峽口大川經由宗哥出安兒青唐兩峽至本州復自州之西直抵林金北取斃牛宗谷

南取谿蘭宗廓州管下東西川及結囉城未川等處左右
除是心白人戶田土依舊爲主秋毫不得侵占外因與官
軍抗敵殺逐心黑之人所營田土并元係西蕃王子董
瞻征溫谿心等田土頃畝不少已指揮逐州盡行拘收入
官標撥初置弓箭手應副邊脩可省戍兵經久歲費爲利
甚博又得弓箭手與新附諸羗雜居向察羗人口不敢作
過寔安邊萬世之利除已于四月二十六日具提舉弓箭
手孫适所乞招置弓箭手文狀奏聞乞賜詳酌施行外已
令逐州如有情願投刺之人一面招置聽候朝廷指揮仍
將已種到青苗就便標充爲種糧去訖所有上件田土可
招置弓箭手不可置營田須招置廂軍耕種不免散居諸

處侵擾新附部族不可安心住坐偷奪羊馬之類必致引
惹別生它患非經久之計委寔不便竊慮臣僚不見得利
害別有申陳乞置營田重爲一方之患須至預行申明候
降到許令招弓箭手指揮別具合行措置事奏聞次詔許
令本路近裏弓箭手依湟州例投換 五年八月癸未奉
議太常少卿馮漸責授永州別駕道州安置先是漸以直
龍圖閣知鳳翔府上書曰臣竊以湟廓西寧三州本不毛
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數路耗內帑極生靈膏
血而取之復獲以來何常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
脩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之官也而帑藏已空取
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之爲計塞下無十日之

積戰士飢餒人有菜色今殘寇游魂未即歸順點羗阻命
公爲唇齒窺伺間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
弊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
四裔奈何以二三小聚困弊關陝一方生靈長爲朝廷西
顧之憂乎臣愚欲於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麾鉞
第其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虜復得巢穴奔禽遁
獸各安其故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畏威懷德稽顙聽命
輸誠効順長爲漢守有得地之名無廢財之患兵革不用
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施北部之辭傍釋西羗之怨一舉
而衆利得策無上于此者御批遑廓西寧神考彊理哲宗
開拓大勲未集朕嗣承先志有此武功克紹前人之心獲

仲孝友之義太常少卿馮澥頃上書疏半爲邪言下比流俗遽有羈縻之請實爲損棄之謀以嗣武爲勞師以昭功爲徃失動搖國事疑阻親民宜正怙終之刑以誠周浚之俗蓋懷奸而害政非以言而罪人可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差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臣僚上言馮澥言陛下空教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取之官也而帑已空取之民也而膏已竭殊不知理財自有義朝廷政事修明財自用足內帑之多寡非外人所得知而民之輸官亦豈嘗取于常賦之外乎是乃妄生憶度而公爲訛謗者也又欲采前世羈縻之說使失地無歸之國復得其策穴豈不知□□□心難得而制強則先叛弱則後服乃其本性無故而還其

巢穴豈非棄已成之功養虎而自遺其患哉又以用兵以來州縣小官反掌而登侍從行伍賊卒轉足而專斧鉞金錢充棟宇田壤連阡陌夫爵祿所以礪世而磨鈍使有勞者賞有功者進是乃駕馭之長策而謂之反掌轉足之易則亦見其人以此熒惑中外豈不失忠臣之心而沮壯士之氣乎陛下灼見奸慝已降詔責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然罪大責輕搢紳詢詢以爲未當公議臣等伏望聖慈詳其罪惡特降睿旨重行黜責以戒爲目之懷奸不忠者于是重責之 宣和元年正月乙丑改涇州爲樂州

收復寧州

崇寧四年三月戊午樞密院言廊延路經畧司奏已收復

銀州乞賜名仍乞知州已下官屬並從本司奏辟詔依舊爲銀州除知州已差人餘依奏

本紀三月戊午復銀州與寔錄同詔旨無之收復銀州實錄極不詳須尋陶節夫事跡修入蔡條史補云收復銀州百僚入賀北使不肯就列按收復銀州乃三月二十一日北使見在四月四日此必條安說初草十二月二十九日勅樞密院劄子廊延路經畧司奏進築銀州自三月五日下午手至九月畢工勘會到一行官屬分口立等第並乞優與推恩數內丞制張祖寧奉聖旨與轉一官此月日當考 陶節夫家傳乙酉春夏人又點集與本路綏德軍相對久之諜者言夏人引兵東矣先公

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從至有引永洛事爭者又
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踰旬奈何先公曰我
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我當以二子
與士卒同死生遂選耿彥端爲都統制而二兄從之云
云疾驅至銀州夏衆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陳一擊而
敗遂城之五日而築事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
洎聞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至城下顧瞻
無可奈何而退紹聖間呂惠卿帥延朝廷有意取銀州
惠卿難之至是朝廷嘉先公計之審取之易無一毫橫
費而成此美功

西上閤門使廬州防禦使權發遣保安軍耿彥端西上閤

門使忠州防禦使知威德軍杜大忠朝請郎新提舉鄜延
路弓箭手陳豫降授內殿崇班新知銀州王舜臣朝散郎
權陝西路轉運判官錢昂等十一人各遷一官賞收復銀
州功也 己未龍圖閣直學士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陶節
夫遷一官改樞密直學士 五年四月丙寅改銀州爲銀
州城威德軍爲石堡寨

收德洮州積石軍

大觀二年四月甲辰童貫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瓘等復洮
州 五月壬子谿哥城王子臧征撲哥降積石軍

青唐錄自收復浪黎厮江諸族之後有結氍龐錢者帥
羌兵萬餘逼峯貼峽寨而屯官軍即攘卻之繼而圍大

通城宣威城順寧寨連彫山一帶叛羌出沒新邊者數
年不已 大觀二年正月以受八寶恩改封趙懷德爲
順義郡王昭化軍節度使河南蕃部總領河南蕃將緬
什羅蒙爲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趙懷忠 五月童貫奏
四月二十三日臣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瓘等統大軍自
岷州入洮州南境逼魯黎諸族其首領結德迎拒官軍
以蕃字與臣其辭倨甚及谿哥城僞王子臧征撲哥欲
與官軍鬪亦無意出降叔獻等益整軍迫之諸羌駭散
遂具板築城洮州招納洮州一帶蕃部命裨將潛率輕
騎破斫其城前鋒奄及臧征撲哥不服鞍而騎奔丹寅
嶺盡獲其號箭旂鼓胡床僭偽之物臣因撫其部族又

遣統制官劉法張誠王亨自循化城焦用誠陳迪自廓
州分兵西路劉法等盛兵威于前焦用誠等擣其巢穴
及令隴右都護劉仲武于谿哥城對岸撒逋谷結橋過
師以順義郡王趙懷德隨軍論臧征撲哥以恩信緣谿
哥城皆懷德部族也以兼錢黨征立臧征撲哥故嘯聚
紛然臧征撲哥既東失魯黎結羶之援窮迫不知所爲
乃以銀飾鞭遺懷德爲投降之信留谿哥城以候官軍
之來五月三日遣其弟筌厮波領河南首領撒厮金等
來納款臣以其日遣諸將至谿哥城受臧征撲哥降復
谿哥爲積石軍蔡京率百官稱賀詔俘臧征撲哥獻京
師輔臣各進官一等仍賜蔡京詔曰昔我神考肇開武

勝疆理西陲惟時臨洮雖未克復分置一道以總其名
顯正聖謨蓋示必取朕克篤前烈告厥成功遠徹河源
奄有積石名王係頸板築一新壺漿載塗民罔告病眷
茲碩畫實賴相臣若非斥去群疑發揮先志威馳塞外
□在目中美次疇庸宜居第一蔡京可特許奏補一子
一孫官餘依轉官恩數初戒征撲哥以呪詛扇蕃俗居
谿哥空城邊吏既謂能動衆心必爲邊患童貫欲實其
事遂會諸路進兵仍遣劉仲武出奇取谿哥城滅征撲
哥迎降并女弱才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有兵也洎就
擒邊吏張大其功過爲緣飾以金紙糊桶爲頭冠木椅
爲胡床淺紅絹爲傘種種皆非羗物滅征撲哥至京師

一、監已方、天下先、

據劉法趙懷德辛叔獻劉仲武等申到已收復積石洮州及招降到谿哥偽王子藏征撲哥出漢并招納溪哥洮州一帶部族並各安貼住生見行興工修築契勘先奉聖旨今後立功之人限三日保明聞奏今來下項官等悉能上體聖意究心宣力克濟事功宜被賞典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先次一等優異推恩所貴有以激勵劉仲武傳仲武知西寧州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王子藏征撲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寧接壤仲武詣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欲降或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未易辦可不預具若秉命待報則失機會奈何許以便宜減征撲哥固

欲降丐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渡河挈僞降王以歸獻捷宣撫司貫揜其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復口口上遣使持金醖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吏者訪其實以醖授仲武召對上慰勞久之曰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九子以錫爲右班殿直閤門祇候餘悉補三班借職復知西寧州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自西寧改秦州葉夢得云云附注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丁巳中太一宮使武康軍節度使提舉龍德宮熙州蘭湟秦鳳路宣撫使童貫爲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賞收復

積石軍洮州降王子臧征撲哥之功也

正月二十五日初建武康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加檢校德鎮洮軍節度使不受實錄削此不載甚亡謂合依詔旨增修累歷在十六日更詳之耳或移見十六日

壬戌詔臨洮城依舊爲洮州 戊辰左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張康國爲右光祿大夫左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何執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左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梁子美尚書左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並爲右光祿大夫以收復洮州谿哥城推賞也 己卯以收復洮州及谿哥城僞王子臧征撲哥降命戶部侍郎洪中孚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一

徽宗皇帝

討卜漏

政和五年一月丙戌長寧軍界□人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

此據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趙遹措置 聖旨追書須別
考詳 本紀于初九日庚辰書晏州夷反當移入此
三月十七日趙遹奏□□正月二十九日已各歸國二
月二十八日復出犯樂共城楊氏編年云十二月瀘南
安撫使趙遹以王育馬覺平卜漏開純滋祥州初梅嶺
知寨高公老安宗女夫也常携其妻以金玉器與卜漏

華飲思峩洞卜漏欲之故因上元燈夕攻梅嶺寨高公
老遁去卜漏略其妻與金玉歸洞至是平之趙通行狀
瀘之熟夷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團思峩
州洞衆素黠勇善鬪大中祥符元豐間屢爲邊患爲諸
夷所畏雖生夷莫敢當之瀘帥賈宗諒者武人喜生事
嘗以需竹木擾夷夷怨久已不堪政和四年宗諒執夷
人大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在法縱所犯重猶以夷法
論不過償貲畜宗諒輒杖其脊黥徙且死諸夷憤怒殺
言官殺其酋長非罪跳呼礪兵甲種類響應晏州多罔
都大首領卜漏爲諸夷長雄與其衆謀盡結諸夷出戎
瀘直據成都北屯劔門東守白帝內衆無備外絕救援

全蜀可傳檄而定有不下者以兵臨之與吐蕃谿洞修
婚姻之好以爲唇齒王師至在半年後而兩關已閉亦
何所及遂主盟合從入寇且結滋純長寧軍納土新附
之民然卒無一人肯從叛者仍力捍守其境明年正月
卜漏以其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思義之衆并十州五
村圍羅思黨諸夷凡十餘萬分兵四出攻圍樂共城長
寧武寧江門安遠鎮溪諸寨堡不克遂陷梅嶺堡全城
被害焚廬舍掠子女虜守把寨官高公老妻族姬等家
屬族姬濮安懿王之曾孫女于上服屬爲近宗諒始以
赤白囊上聞上自覽奏勤宵旰之憂朝野駭念未有堪
任其責者時蜀久安人選悞不習兵所至闕戰守備遠

近聞警騷動適按部次昌州即馳至瀘而提點刑獄
賈若水亦至適與議萬一賊乘勢長驅逾瀘水何所禦
之乃亟督宗諒躬率兵進屯江安縣據水當賊衝且以
近邊諸壘轉餉給軍儲備無乏若水摘比近巡慰兵既
至又成都府利州夔州路援師亦集與宗諒所部得衆
萬餘逮賊再犯武寧樂共梅嶺宗諒出兵與賊戰官軍
大衄裨將陳世基等死之賊屢勝益猖獗出入無虛日
蜀土大震夷中山谷深險林箐沮洳賊上下捷倍飛走
又善用弩以藥傳矢中人血濡綈輒死其來則蜂集蟻
聚去則鳥飛獸散宗諒以未易力制方議招輯會上親
劄詔適督宗諒進兵倘賊悔過即聽其降仍俾宗諒稟

公節度賊聞遁將親督兵進其間脅從亦稍攜貳樂共
城兵馬監押潘虎因誘致其酋長數十輩來降虎盟而
犒之即酒半盡縛取殺之函其首來獻以爲己功遁遂
以輕兵趨樂共執虎以屬吏虎伏辜乃以虎狗諸夷列
其殺降劾諸朝詔斬虎于市又詔以賈宗諒妄配非辜
致寇喪師除民爲名編置河外遁與諸部使者賈若水
王良弼楊彥章坐伏罰皆貶秩二等遁降朝散郎以康
師魯代宗諒復裨遁節制

三月戊寅夷賊攻樂共城既退鈐轄司所遣諸路兵甫集
賈宗諒遂欲進討是日遣知長寧軍劉堯年統衆入晏州
界先擊梅嶺賴國已卯裨將陳世基王士傑爲賊所害

官軍死者百數賊愈猖獗而羅始黨族又相扇攘奪轉運使趙適與提點刑獄賈若水及宗諒權行招安共奏于朝須賊不悛徐治其罪時適已密奏宗諒教科歛夷部竹木衆厭苦之宗諒更執其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杖脊黥配有死者夷衆愈怒遂導卜漏入寇皆宗諒昏妄所致雖瀘南邊事轉運司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羸兵馳赴樂共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邊徼早得寧息然適本意乃欲專事進討兵端愈大矣 庚辰詔付趙適賈宗諒等晏州夷賊失于鎮撫致茲結約侵犯城砦比雖斬獲首級殘燒倉囤尚慮出沒未已寢生邊患仰趙適賈宗諒限指揮到日立便將帶兵甲離瀘州江安縣審度事宜如西賊尚敢

猖獗出沒未已即仰前去掩殺不管輕易落賊奸便如逗
遛不進有失機會更致滋長當議並行軍法如已退散着
業或悔過歸降即不得邀求官賞別致引惹生事務要邊
界早獲安堵仍先具節目措置次第入急遞聞奏餘遵依
逐次指揮仍仰賈宗諒聽趙適節制 四月庚子趙適駐
樂共城以厚賞募人招誘晏州州頭羅陽縣夷人昔博等
至城下與爲盟誓賊勢稍折晏州三縣三十五村并羅始
黨諸族一百三十五村節次來降適乃留官屬經營未附
村族是日按兵發樂共城趨長寧軍夷衆憑高聚觀見適
部伍嚴整皆不敢犯適既至長寧復募人日行招誘朝廷
所降捕殺賞格弗布慮夷賊或緣此致疑故也 丙午趙

通奏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礪五斗扶來等縣夷賊一千餘人並各投戈棄甲去軍城十里以來梅賴村垠與所差使臣同刺猫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送更不作過及引領到官首領斗岡等共二百四十七人排日口赴臣行司公參稱悔過歸降續又說諭到晏州多岡姓二十一村始謀作過賊首卜漏等一千餘人亦來梅賴村垠與所差使臣趙安中同刺猫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及發遣到賊首卜漏男沒邱等七十二人赴臣行司公參再拜請命其卜漏男沒邱等自初入城疑心未釋介曹持戈入關履閱驚惕徊惶比引至公庭臣並不敢設衛以致其疑臣與走馬承受丁升卿引問于聽事之所先以

疏其過惡次以明敬君父不殺之恩率皆面闕稽首再拜
以謝臣即犒以酒食錫以金絲俾令著業而于犒設之際
以所佩刀露刃持執形神錯愕若駭默然當時左右不敢
多留吏卒唯臣與升卿躬行接納一切示以常臣等亦所
不保此寔上賴王靈以濟乃事臣秉此款塞機便遂分兵
復收梅嶺堡砦築板橋梅嶺坦卓望堡三頭山寧遠寨烽
火臺及復安遠安夷廢寨繕長寧軍武寧縣舊壘瀘南安
靜之日久守具不飭緣恢展新疆以控扼城寨視爲近裏
一切毀廢樂共長寧城皆深在夷腹輟接孤絕賊得以窺
迨其背叛惟以義軍土丁伏截隘口彼素未知戰豈能拒
捍幸其不來即來必致透入故臣于城壘之役不敢緩也

五月丁丑瀘南梓州路走馬承受丁升卿言夷賊已是招降犒設訂誓支與銀綵給付旂號了當依舊出沒作過詔令趙通體究詣寔聞奏仍依累降指揮措置施行 甲申詔付趙通訪聞晏州夷人近復結集兇徒約數千人經過樂共城攻圍鎮谿堡鈔畧鹽客殺傷取財出沒未已口血未乾背盟若此豈可信其誓約罷兵弛脩仰趙通體究今來作過因依多方講畫制禦事宜探口夷情區別叛服結其腹心離其黨類務要夷賊畏懷一方蚤得安貼縱敵生患國有軍法必不赦汝仍未得擅離彼界候一向定疊奏聽指揮仍令趙通親書知稟聞奏 甲申付趙通癸卯被受丁亥趙通奏臣契勘朝廷若果不欲興兵姑務函容嚴

爲守脩可也必欲痛行討蕩師不久駐一舉必克即秦鳳
兵一千人與黔兵土丁恐未足以應敵臣體問晏州六縣
強壯丁口不減萬人自來號爲桀黠加之今日罪大必須
死戰以抗王師而又羅始黨戶族一百三十餘村自經殺
降黨固連結非止一日萬一響應即二三萬人同爲我敵
臣雖預行措置分解賊勢若不先設羅兵以絕樂共城一
帶之援則豈敢深入晏州俯窺巢穴今所用之兵多非五
萬少非三萬未易克濟昨元豐中林廣討夷將帶三萬人
騎臣今欲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
臣于本路勾集黔兵土丁義軍副以一二萬人即敢爲攻
討之計欲望聖慈母以此舉爲輕 六月戊申詔付趙鼎

華夷異俗皆吾赤子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舍何以
示懷今招安撫定各以着業守禦既固約束已信乃復興
數萬之師夫馱百倍邀功不毛之地爲國家生事殺戮生
靈騷動西土非計之得也又曰秦鳳馬步軍如未使喚不
用勾集別有條畫疾速具奏 六月戊申付通丁卯通奏已
酉夷賊攻武寧縣三頭山烽火臺甚急長寧軍出兵救援
賊乃解去後三日再來攻皆克 辛亥夷賊犯梅嶺堡守
把衛遜巡檢秦望等擊却之 庚申夷賊再犯梅嶺堡守
把衛遜巡檢秦望擊却之 丁卯詔付趙道契勘夷人打
誓之後尚未寧息間隙侵掠復出爲惡豈吾人有以擾之
或拊循有所未至耶又曰彰善癉惡悉去其附麗俾之內

屬斯得其策然乘機用間餌以官賞使生熟夷人自爲向背因以知彼虛實探彼動靜尔乃措置其當定計于早使曲在彼不其善歟儻先自起釁務爲奇功以速後患悔不可及丁卯卿年七月丙戌被受是日趙道奏今聖恩寬厚許其自新宜知所懷結誓之後便當改過尚敢出沒時復攘奪雖已掩殺不落奸便然過無大小均爲渝盟是未知所畏也若或置而不問寔恐養成奸惡異日遠方視倣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爲之計 七月壬申梓州路都轉運使趙道奏夷賊犯梅嶺堡不克除嚴爲脩禦外緣事力未勝及非攻討之時不敢輕舉深入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詔永興軍路都總管司選差

兵二千人差近上官兵一員統押抵脩趙適司抽使喚
辛巳手詔晏州夷賊自招撫後來輒敢結集違誓攻犯城
堡比雖屢獲級失利以歸緣出沒不定長寧一帶未得安
堵渝盟犯順師出有名可依趙適所奏乘時攻討除已差
永興秦鳳路兵馬外更差涇原路三千人環慶路二千人
并步人前去應副候指揮到仰本路帥臣選差曾經戰陣
兵將官每一千人作一番管押赴瀘南聽候使喚限五日
起發仍以趙適爲瀘南招討統制使王育馬覺爲同統制
雷迪丁升卿軍前承受孫羲叟王良弼應副錢糧王育以
下並聽趙適節制禁亂除暴事非獲已帝王之師舉必萬
全蜀道險阻利在設伏間探嚮導所宜盡心毋得輕易墮

賊之計其晏州夷賊有脅從之人如能悔過自新即許招降免行誅戮並與原釋用示不殺之意 九月乙酉詔付趙通夷賊背盟犯順人神共棄料其所部不滿萬兵況跳梁踰時困弊已甚付卿以西州精銳之兵委卿以統制之重敵勢張大震動遠近彼必過爲隄備以待我師久則不壯情見則不神諸路之師如已會合乘機進討必多方以誤之母或失時久稽天誅酋豪授首則脅從可貸因糧與衆就建城寨底定一方永固吾圍軍前事機日具奏來 甲午趙通數遣人招諭羅始黨賊首領失冒歸順是日失冒詣江安縣降通授以承信郎冠帶靴袍供給請受券歷并旂號及捕捉晏賊賞格令歸約諸圍各自保守具奏云得

此族五十餘村不附賊便可滅西兵一萬人矣

此據趙適攻討晏夷錄增入

十月己酉趙適統兵發江安縣適親督王育由樂共城路命馬覺以別部由長寧軍路張思正由梅嶺堡水蘆壩中路期悉會于晏州轉縛大囤合陝西路將兵并本路土軍義軍土丁子弟保甲弓手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人甲寅趙適發樂共城命王育等攻上下樂落樣村思義州三國上下落樣各數百戶思義州倍之舊係熟戶能知我虛實今乃爲賊用前此諸酋各歸諸國獨三國以近故每晝伏夜出凡七十餘人次掠邊民故適首攻之翌日乙卯下落樣平後兩日丁巳上落樣平惟思義州最險固決旬乃

攻破 是日張思正克水蘆壩圍斬級二百一十二馬覺
奪五里隘口斬賊酋卜漏男得皆獲二十八級兩路並以
捷聞 丙辰張思正分遣思州巡檢田祐恭等擊婆然新
圍賊棄圍奔輪縛收其畜積器械焚蕩廬舍千餘間 丁
巳馬覺遣別將房仕忠劉堯年等合兵攻茅平梅祿輪落
穀輪心大水梅當等圍惟輪落穀圍固守餘悉遁去 戊
午馬覺遣劉慶攻落祐等九村圍奪隘至落祐山破夷千
餘衆遂至落祐水村蕩賊巢穴又遣別將下罷碾及梅例
村圍慶繼以兵進皆火其居而還 乙未馬覺克梅賴圍
攻五日乃克之斬首三百餘級盡取其積分給士卒 辛
酉十五日趙通受御筆處分覽所奏諸路兵馬節次已到

軍前尚云受甲擇日進發未見進討兵家所貴神速今兵
留兩月坐耗芻糧逗遛猶豫不切進兵非便所慮糧道窘
乏夷賊覬窺益肆猖獗非計之得限指揮到速具已未出
師并稽滯因依及夷人動息寔狀勝負次第大急逐一條
件入急遞奏朝廷疑遁逗遛故有此處分又引韓存寶舊
事以激之蓋未知遁出界已踰旬矣遁即具奏行軍次第
具言軍聲大震勢如破竹見深入攻討矣 癸亥馬覺遣
劉克年進兵梅子坎焚蕩賊巢又攻上下落汪并梅箇弄
村圍悉焚之 十一月丙子初趙遁以思義既克賊之藩
離掃蕩殆盡便可提兵往趨輪縛而馬覺攻蕩輪穀困未
下不敢先進兼兩路兵力稍疲須少休之乃歸想樂共城

賞勞將士後四日復出樂共城明日駐兵晏州平又明日進至輪縛囤下是日馬覺張思正兩路兵始與遁會翌日分兵攻囤賊拒鬪甚力部將梁福死之官軍多被傷者

趙遁行狀遁軍既破隘首攻上下落樣思莪州諸囤皆久不下遁冒矢石率勵將士結重樓以臨賊日夜力攻始克之覺思正繼亦破梅賴水蘆種石笋上下婆然諸囤兵勢既振所向若破竹無不即下獻俘受馘無虛日遂與覺思正軍皆至晏州輪縛大囤據大山崛起數百仞周四十餘里卜漏與其賊帳居之凡諸屯之奔亡悉共保聚拒守繚以巨石爲城壘外設木柵當所通徑路皆鑿坑穿仆巨枿布渠答夾以守障脩禦無一不至賊

自上海矢石直瞰官軍中者即蓋粉官軍以強弓弩仰射曾不能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相顧無從用智力瀘州都巡檢使种友直山西將家子沈密能任事思黔州巡檢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兵藥箭手悉其種族輕捷習山險知夷中事道乃易微服躍馬命友直祐恭從按行諸軍究視形勢顧山隈崖壁尤陟絕高倍他處賊以險故柵壘踈缺無守脩道曰此賊不相及何用屯吾重兵其悉移軍當賊吾以此地命友直并祐恭所部軍于下友直辭曰願得效死當賊鋒道曰汝欲干軍法耶汝第往吾終不相負友直祐恭遂軍其下日無所事嘗鬱鬱與衆恣睡眠通督諸軍皆當賊要路每未旦

輒鼓而進及山半峻不能前賊悉力拒守矢石下如雨
兵復却居次者又進更迭率晝侵夜止賊久勞苦疲頓
甚遁密召友直祐恭至曰對汝所軍崖壁疑可以計登
並山多獠思黔兵善能捕取汝等亟辦之信宿友直復
與祐恭俱來白事言連夕遣人自箬中入操刀斧旋伐
去蒙密僅能偃倭進及崖趾緣崩石藤葛至絕壁可引
長綆挽而登祐恭亦已捕得生獠數十遁喜曰事濟矣
乃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諸軍曰各備雲梯踰山上大
發即以進命王育馬覺張思正率利刀斧擁其後是日
友直選所部與祐恭之衆得二千餘紐麻爲長炬灌以
膏蠟使群獠背負之暮夜先以數輩登崖巔繫繩梯數

十絕而下衆各啣枚挈群獠次第挽繩梯而登雞方唱
衆已悉登及柵乃燃炬縱群獠入賊廬舍皆竹木茆茨
爲之群獠所歷火輒發賊奔呼撲捄不暇獠驚益跳火
益熾爭前驅逐群獠官軍已破柵鼓噪擊其後賊猶回
與官軍力鬪時方質明適望火發令諸軍搥鼓犖麾而
呼諸軍俱以雲梯進賊蹂亂柵壘不復守官軍內外相
應即斬闕環城而登破晏州輪縛大國賊狼狽遁走與
赴火者相半卜漏聞官軍已入擐重甲從諸酋突圍遁
遁命友直及統領官劉慶以步騎精甲五千追至山後
輪多國遂擒卜漏諸酋長遁自入賊境至破晏州凡斬
馘七千餘級自破晏州至獲卜漏又斬馘一萬餘級築

以爲京觀而賊之赴火者莫計其數凡脅從者就俘與
歸凡婦女老幼一萬餘人悉縱而驅之山巖阻居凡所
平州二縣八與諸國凡三十餘城以其地之某州頭梅
洞水蘆蘊石笋建置寨堡拓地環二千餘里皆衍沃宜
種植畫其疆畝募並邊之人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弓
箭社之制號曰勝兵自出師迄還纔兩月鬚髮爲之盡
白全軍獨克所俘馘無噍類諸夷爲之胆落迨今十有
二年不敢北向窺邊而朝廷無復有南顧之憂矣

庚辰趙遁攻破輪縛大國夷賊卜漏遁去斬首三千一百
焚蕩屋舍數千間獲孳生糧斛甚衆 辛卯都掌族首領
特苗羅始堂族首領失冒皆詣趙遁獻所獲夷級特苗自

言強壯者悉已斬獻餘老小乞留作奴婢通許之 壬午
都掌首領特苗以晏州族輪便國夷首領十人詣趙通降
癸未寧遠知寨郭謙以石笋山及婆然新國降夷斗洗等
四百餘人送趙通仍付謙令管條日給食具奏聽旨 丙
戌趙通奏于晏州舊州基州頭村梅櫃壩國北平各建一
寨梅賴村建一堡統隸新疆具地望功料差官等畫一以
聞仍先次興築 明年正月十一日賜名是日勅書賜趙通
晏州夷賊以叢爾數國之地蜂集蟻聚之衆負義背恩逐
利侵暴既盟復叛毒螫踰時卿懷敵愾之氣守忠壯之節
數上封章請加攻討璽書報可動中機會干戈所麾勢若
破竹斬賊獻俘以數千計焚蕩聚落幾三十城捷音屢奏

朕用嘆嘉已降詔旨先次賜將士等銀合茶藥特支以激
士氣非常例也將士有功疾速奏來高爵厚賞朕所不吝
然戰勝易守勝難攻城畧地腹背是虞謹護糧道審是走
集毋使賊計躡其墮歸無約請和在所深慮所得國度可
據守即以便宜興築特角相望如受降城使夷獠不復爲
患是爲上策邊徼蚤寒師不久暴速底平定副予注意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 庚寅趙通聞夷賊卜漏等竄于輪多
國遣部將劉慶种友直進兵捕之是日卜漏等皆就擒辛
卯慶友直縛送卜漏等通亟具奏乞因永興軍路回兵護
送赴闕 十二月丁酉劉慶种友直攻輪多國執晏賊次
首領卜勞送趙通并卜漏等俱囚繫以聽朝旨輪多等國

夷衆皆下國降取其強將面刺政和畏降字各遣歸國焉
覺下轉落穀及梅祿村國刺強壯亦如輪多各遣歸 丙
午徽猷閣待制梓州路轉運使趙遁爲龍圖閣直學士知
熙州 丁未趙遁次樂共城明日次安遠寨又明日馳至
江安縣是役也凡攻破六十五村二十國生擒賊首一十
十八人斬獲七千二十五級執俘五百八十六人招降奔
逸逃遁者三千一百三十二人 庚申以晏州夷賊平曲
赦四川應緣軍興差使新兵能戮力攻討並別項具功狀
聞奏優加補授名目 癸亥御筆晏州夷賊犯順王師出
征一舉萬全拓地千里建置五城悉隸瀘州接連交廣外
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餘縣團純慈祥州長寧軍屬焉邊

聞之寄付界宜重可依河東代州置汾遼安撫司孫義叟
應副錢糧頗聞宣力特除集賢殿修撰知瀘州瀘南汾遼
安撫司 義叟見任朝散郎直龍圖閣成都府路轉運副
使 六年正月乙未贈知梅嶺堡高公老妻宗女爲節義
族姬夷賊破堡姬被執守義不辱旬日而終故旌之仍錄
其二子並承信郎 二月辛未熙河蘭湟路經畧安撫使
趙適入見

此據攻討畧夷錄增入適以二月六日到闕七日上殿
三月十六日列上將佐功狀限十日推恩了畢

討方賊

宣和二年十月丁酉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深約四

十餘里群不逞往往囊索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賊誘之亮
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方有常縱火大掠還處幫源遣
其黨四出侵擾鼓扇星雲神怪之說以眩惑衆聽從者幾
萬人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偕改元號永樂以其月爲正
月乙丑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睦州張徽言與宮祠以治
郡無狀故也寔錄天章閣待制新知青州曾友蘊改知睦
州專一管勾措置捕捉青谿群賊丙寅方臘陷青溪縣
十二月戊辰方臘陷睦州賊衆二萬殺官兵千人于是壽
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爲賊據 甲申方臘陷歙州休
寧縣知縣事趙嗣復爲賊所執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
嗣復嗣復罵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尔當捨逆從順因我

以歸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賊數語賊何不速殺
我賊曰公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無及公者我忍
殺公乎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賊作率吏民修城門衆樂赴
功守脩不為朝廷知之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加直
秘閣嗣為賊所傷自力渡江將乞兵于宣撫司未及行而
卒 丙戌方臘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士曹掾栗先
守獄詬賊遇害于是婺源績谿祁門黟縣等官吏皆逃去
後四日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州 丁亥通侍大夫保康
軍承宣使直睿思殿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提刑同知入
內內侍省事諱秋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溪縣賊 三月
正月七日改威武軍承宣使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

稟前去節制 戊子方獵陷宣州寧國縣進逼宣州 乙
未方獵陷杭州知州徽猷閣待制趙霆遁去廉訪使者趙
納詬賊死 三年正月癸卯領樞密院事童貫爲江浙淮
南等路宣撫使 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廷慶充宣撫司都
統制諸路軍馬 乙卯方獵陷崇寧縣進圍秀州知州宋
昭年等擊却之 丁巳御筆處分已立賞狀捕克賊方十
三及一行兇黨尚慮賞輕諸色人未肯用命掩殺今增立
下項 一生擒或殺獲爲首方十三白身特補橫行防禦
使銀絹各一萬疋兩錢一萬貫金五百兩次用事人每名
白身特補武翼大夫銀絹五千疋兩錢五千貫金三百兩
有名目頭首每名白身特補敦武郎銀絹各一千疋兩錢

三千貫金一百兩已上願補文官者聽一如係官負文武
學生公吏將校兵級等獲到前項人並擬比遷補官職仍
與支賜一條賊中徒伴購殺前項人將首級或能生擒赴
官並特與免罪一切不問亦依賞格推恩支賜 是日童
貫至鎮江甲子王稟等破賊于秀州城下斬首數千級秀
州平 是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壬午方臘陷旌德縣 癸未王稟等克杭州 乙未
方臘陷處州餘黨逼信州 三月丙申賊再犯杭州王稟
等戰于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于桐廬敗之 戊
戌童貫留譚稹駐鎮江帥中軍赴金陵 壬寅賊帥呂師
囊屠仙居縣 戊申官軍復歙州賊攻台州不克解圍去

辛亥劉鎮楊可世至歙之潘村遇賊萬餘迎戰復有萬衆衝後軍鎮可世分兵擊之夜半賊潰斬獲一十五百四十級賊再圍台州不克解圍去壬子童貫自金陵還鎮江劉延慶與賊戰于寧國敗之王稟等復富陽縣丁巳復新城縣戊午王稟等至桐廬桐州遇賊以戰艦攻之奪谿橋翌日復桐廬縣凡獲一千五百餘級庚申童貫駐平江府壬戌王稟克復睦州四月乙丑王稟等于睦州南門外對谿岸斬賊一百九十級丙寅王稟等又斬賊九百六十七級于睦州南門外對谿岸劉光世兵至衢州賊萬人出城我師大捷斬獲二千二百五十級生擒賊首鄭魔王戊辰賊將呂師業攻台州通判

李景淵擊走之 己巳前知睦州張徽言特貸命免真決
刺面長流萬安軍以盜發所臨失職故也 辛未劉光世
自衛將之發軍行一舍賊萬衆再犯衛將官葉處厚與賊
戰爲賊所掩處厚溺死光世聞之引軍還擬賊後 丙子
劉光世復龍游縣斬賊二千二百九級生擒五十人 丁
丑賊陷天台黃巖兩縣 己卯王稟兵至建德壽昌縣境
白沙渡斬賊九百一十五級奪其糧舟百餘劉光世復蘭
谿縣斬賊百九十四級生擒千五百餘人郭仲荀復上虞
縣斬賊三百一十級童貫以中軍駐杭州 庚辰郭仲荀
至湧泉縣寺斬賊兵三百十七級 辛巳劉光世至婺州
薄城下賊二萬餘衛我師光世麾兵大戰賊敗棄勝奪門

而入掩殺逃出之斬首四千餘級復婺州 癸未王稟復
青谿縣 丁亥郭仲荀至南寶洞斬賊二百六十餘級生
擒三十二人姚平仲收復浦江縣劉鎮等幫源洞後 戊
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西路預約會于睦歙間分兵四圍
包幫源洞于中同日進師至是王稟等已復睦州將至洞
前劉顯等已復歙州駐軍洞後且密諭之尅日既定當縱
火爲號見焚燎煙升則表裏夾攻仍面縛僞囚上副御筆
四圍生擒之策劉鎮將中軍揚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
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坂
險徑賊輒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
斬賊六百餘級是日平旦入洞後且戰且進鳴鎗縱火焚

其廬舍稟等自洞前望燎煙而進稟領中軍辛興宗領前
軍楊惟忠領後軍總裨將王淵黃迪劉光弼等與劉鎮合
圍夾攻之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
流血丹地火其廬萬間王稟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
劉鎮等兵斬賊五千七百八十餘級生擒四百九十七人
脅從老稚數萬計並釋之而未得偽酋方臘翌日搜山
庚寅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于幫源山東北隅石
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僞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
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 辛卯童
貫遣郭仲荀劉光世姚平仲等分路往討仲荀駐兵三鎮
新昌嵯縣賊合攻之仲荀四面距戰斬首二百六十一級

獲旂鼓等是日自三界鎮進兵佛果院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

徽宗皇帝

金盟上

政和七年七月先是建隆以來金國嘗由薊州泛海至登
州賣馬故道雖存久閉不通於是金國蘇州漢兒高藥師
曹孝才及僧即榮等率其親屬二百餘人以大舟浮海欲
趨高麗避亂爲風漂達我界馳基島備言金國既斬高永
昌六年十一月詳見北遼渤海漢兒羣聚爲盜契丹不能
制金國攻契丹累年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知登州王師
中具奏其事朝廷固欲因之以圖契丹聞之甚喜乃詔蔡
京及童貫等共議即共奏國初時彼國嘗貢奉而太宗皇

帝屢詔市馬於彼其後始絕宜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
就令訪聞事體虛實七月四日庚寅詔師中遣差將校七
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賁市馬詔泛
海以往八月三日高藥師等兵船至海北見金國邏者不敢
前後回青州八月二十二日稱已入蘇州界金國不納幾
爲邏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崔直躬具奏其事上怒詔元募
借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

明年二月十八日又遣馬政等此據金盟本末稍增以
北征記實如蔡條所云蔡京久不知上曰太師莫是要
作禮數否今皆不取蔡條私爲其父諱獨歸其事於童
貫耳要京與貫皆始禍者京偶以十一月六日免發細

務遂欲藉此欺世金人不與海上結納者人固不信也
高藥師等回至青州封氏編年條之明年正月三日今
依金盟本末併見於此 蔡條北征紀實七年秋會登
州奏有遼人船二隻因避亂之高麗爲風漂過我界馳
基島高藥師等老幼二百餘人具能言遼人以渤海變
亂因爲金人侵暴遼東地已半陷入金國矣上甚喜而
魯公久不知上乃曰太師莫非作禮教否遂命中使
宣押宰執詣魯公賜第發議因同具奏國初時彼國常
貢奉而太宗皇帝屢詔市馬於彼其後始絕今不若降
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令人且訪其事體虛實何如上
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齎市馬詔

泛海以往探問久之則奏冒險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甲兵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爲赫怒頗疑外廷臣寮承望大臣旨意因詔元募補借人兵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又降御筆通好金國事重和元年八月十八日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時童貫已大用事故獨主海上通好密令往來不復使外廷知矣國家禍釁自是而始通好事語具于下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大抵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其語汗漫無取蓋時貫尚未有名士大夫從之以爲飾其姦耳既遣承買童師敏來宣示魯公甚惡之但留之亦無奏報上數遣師敏來詢貫策

如何既久不報又遠來索魯公但唯唯一日留身奏曰
貫徒有虛名耳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且伐國大事安危
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曰前日取青唐太師不記耶豈
非貫之功至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貫行但若監軍耳
當是時陛下方垂拱責辦在臣兵以屬王厚而謀策皆
臣也藉使臣當今日亦不能爲之且取青唐今日尚不
可爲況伐敵國乎上曰其國內自叛必不能久如何對
曰臣聞遠主之叔曰九大王遠主遠九大王將兵伐金
而九大王即軍中爲叛臣疆立之九大王得窺身歸國
遠主待之如初後復出師詢其帥則又九大王也未見
其相殘之理且漢高祖一蕭何猶疑之則遠主勝負未

未可知天顏爲慙魯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又曰貫頃緣臣薦使爲監軍權重過當他日或累臣不可無言且貫位極人臣今與臣同則臣實恥之章凡四上而上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時置三步無司空蓋欲特別異之也貫又懼因以其城西外圃與魯公西湖鄰塙流水相接爲名邀伯氏與二兄同出城相見議分定界至遂爲伯氏置酒厚甚以二屏帶遺伯氏會伯氏救解之魯公議遂格伯氏仍諧條於魯公曰條洩魯公劾貫四章之語與外人大不便魯公不聽始語條曰此舉吾豈不欲人知邪蓋自是之後伯氏亦大生異矣

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金

講買馬舊好上既竄先所遣借官過海將校等復委童貫
措置又降御筆通好金國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如違並
以違御筆論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吏馬政政洮州人也
責官青州寓家年平師中言政可使遂用之政與平海指
揮軍員呼慶等隨高藥師曹孝才以閏九月乙卯初六日
下海才達北岸爲邏者所執并其物奪之欲殺者屢矣已
而縛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阿芝川來流河約三千餘
里共用事人曰黏罕曰阿忽曰兀室黏罕兀室金主之姪
而阿忽其長男也皆呼爲郎君詰問海上遣使之由政以
實對金主與衆議數日遂質登舟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
發渤海人李善慶熟本部散都生本部勃達三人齎國書

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以十二月乙卯
初三日至登州登州遣赴關

馬擴茅齋自序云父政也政和七年自青州學類試中
選貢入國學明年八年春省試中三月殿試武士上舍
出身承郎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諭冬歸登州年平覲親
至則父政被旨同北路人高藥師等泛海入金國是年
七年秋登州收到海北蘄州避難漢兒高藥師曹孝才
等備言金國兵馬與大遼爭戰數年侵掠境土已過遼
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蘇復興潘同咸州悉屬金國矣
登州守王師中具奏上委蔡京童貫議遣人船體蹟虛
實通好金國講買馬舊好政和八年王師中選父政

過海至金主所居之地曰阿芝川來沅河其主則名阿
骨打國人呼皇帝姪曰黏罕兀室男曰阿保並呼郎君
教人者皆詰遣使之由父對曰朝廷緣金國昔時與大
朝交通賣馬今聞金國新疆已至蘇州與南朝登州對
海止隔一水欲講舊好故來投下文字金主乃遣李善
慶等齎禮物國書同父南來十二月父回赴闕僕從行
重和元年正月入國門居十餘日差歸朝官趙有開王
壞并父充使人齎詔書禮物與使人李善慶等復過海
爲聘已而北邊奏探報大遼已割遼東封金主為東懷
皇帝講好了當於是遂罷過海之使止差平海指揮使
呼慶等送李善慶等泛海歸國

宣和元年正月丁巳金使李善慶散都勃達入國門館於
寶相院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
散都從義郎勃達兼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朝議大夫
直秘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充使副齋詔
書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瓌師中子也初議報金主儀
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彼國之主止節度使
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屬何必過爲尊崇止
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
擇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
會河北奏得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金主爲東懷王
且妄言金國常祈契丹修好詐以其表聞乃詔馬政等勿

行止差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六月戊寅呼慶等至
金人軍前金主及黏罕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牒
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交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
告終因遣慶與貴朝使人同行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
故權令登州移文奔走前來非有他故若貴朝果不與契
丹通好即朝廷定別遣使人共議金主不聽遂拘留呼慶
凡六月呼慶數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辯論紛拿累日金
主尋與黏罕兀室議復遣呼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
吾家本心吾家以獲大遼教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
遣使人報聘者欲交鄰耳豈聞使回不以書來而以詔詔
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此尤非禮

足見翻悔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
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也且遣主前日
遣使來欲冊吾為東懷國者蓋我家未與爾家通好時常
遣使人求遣主令冊吾為帝取其國歸使人未歸汝家始
通好後既詔汝家而遣主使人冊吾為東懷國立我為至
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與汝家已通好遂鞭
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
見侮汝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金主遽起翌日呼慶辭歸
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使人十二月二十六
日戊戌呼慶離金人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墮
指者明年正月乃至京師

十二月二十六日呼慶離金國正月至京師二月四日
遣趙良嗣封氏編年以爲二月二十六日至京師三月
六日遣趙良嗣今從實錄詔旨條遣良嗣在二月四日
呼慶至京師從金盟本末附正月而闕其日 此據封
氏編年他書不詳不知封氏何據要未可全信也封氏
載金主謂呼慶共議夾攻匪我求汝家汝家再三責告
按初遣登州軍校七人同藥師往不見金主遽回次遣
馬政與呼慶但議買馬事元未及議夾攻契丹也又遣
趙有開及馬政呼慶要亦未及議夾攻若果議夾攻則
政子擴自序不應不載兼有開死政止不行獨呼慶見
金主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所稱再三責告

亦誤呼慶此番通前番才兩次耳不可謂三今併夾攻等語削去大抵共議夾攻在趙良嗣始良嗣以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與王瓌同往此時猶用買馬名因議夾攻雖議夾攻但面約耳亦不齎書安得呼慶輒有此議故封氏編年不可全信今惟取其可信者金盟本末宣和二年正月呼慶至自金國金國留之半年責以中報且言登州移文之非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人通好時童貫受密旨欲倚之復燕二月詔遣趙良嗣據此則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趙良嗣始二年二月四日以前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

二年二月乙亥四日

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

忠訓郎王瓌使金國先是呼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廷王師中亦遣子瓌同呼慶詣童貫白事貫時受密旨圖契丹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及瓌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面約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乎此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稍增以封氏編年及馬擴自序五月十三日良嗣等口口上京九月四日與錫刺勃董等來實錄於乙亥日書遣中奉大夫古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瓌聘金國蓋因詔旨也詔旨則因金盟本末但本末不載遣良嗣等日月耳封氏係之三月六日今不取本紀云遣趙良嗣使于金國亦係之二月

四日乙亥封氏編年云宣和二年春二月壬申二十六日丁酉呼慶入朝奏言大金國主所言之事上令中書再議其事選擇使人三月辛丑朔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往使大金忠訓郎王瓌副之面約不齋書唯付以御筆封氏所記三月六日遣良嗣與詔旨不同姑存之馬擴茅齋自序宣和元年正月呼慶等齋到金國文字報與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慶赴闕見童貫論事貫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復燕山乃差趙良嗣同王瓌持御筆使金始約夾攻大遼劉還燕山故地以舊所與契丹歲賂與之金人許之復遣使錫剌勃董等還赴闕擴

所稱宣和元年當作二年

四月癸酉金國分三路出師趨上京五月壬子趙良嗣王
瓌等以四月甲申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追勞甚恭會金主
已出分三路趨上京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翌日
良嗣等至青牛山阿骨打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
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引良嗣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

二月四日遣良嗣及瓌九月四日使回此據金盟本末
及南北直筆

九月壬寅金國遣錫刺曷魯大迪烏高隨來詔衛尉少卿
董耘館之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于崇政殿上臨

軒刺曷魯等捧書以進禮畢而退初趙良嗣在上京出御
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
金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顧南朝
方通款且燕京皆漢地當特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
可與契丹復和也金主曰有如契丹乞和亦須以燕京與
尔家方許和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緡論久之卒與
契丹舊數良嗣問金主比議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地則并
西京是也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拿阿迺須一臨耳阿
迺天祚小字也事竟亦與汝家良嗣又言平營本燕京地
高慶裔曰平灤非一路金主曰此不須議又曰吾軍已行
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發兵相應以手札付良嗣等

曰約以我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如約即難依已許之約金主至松林會大暑馬牛疫遽還遣駟追良嗣已過鉄州且登舟矣七月辛丑回金主所居金主易國書約來年同舉黏罕兀室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妃初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與其下通遂囚于上京金國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歡 甲辰金國命錫刺昌魯勃堇爲大使勃海太迪隨爲副使并人從二十餘人持其國書來其書云云 丙辰詔遣武義大夫登州鈐轄馬政偕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聘金國是日錫刺昌魯等入辭于崇政殿

賜宴于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瓌送伴馬政持國書及
事目隨昌魯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
承信介持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
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爲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
綏集於人民致罰有詞述聞爲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
圖問罪之師念彼群黎舊爲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承靖
於方陞誠意不論義當如約已差太傳知樞密院事童貫
勒兵相應使回請示舉兵的日子以憑夾攻所有五代以後
陷沒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
議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過關外據諸色人及貴朝舉
兵之後背散到彼餘處人戶不在收留之數絹銀依與契

丹數目歲交仍置權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尤
從乃別降樞密院劄目付馬政差馬政之子擴從行事目
口一昨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所統州城自是包括
西京在內面得大金皇帝指揮言吾本不須西京止爲就
彼拿阿适將來悉與南朝趙良嗣又言欲先取蔚應朔三
州乃言候再三整會今國書內所言五代以後陷沒幽薊
等舊漢地及漢民即是幽薊涿易檀順營平山後雲寰應
朔蔚媯儒新武皆漢地也內雲州改爲西京新州改爲奉
勝州武改爲歸化州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州奉勝
媯儒等州恐妨大金夾攻道路候將來師還計議蔚應朔
三州則正兩朝出兵夾攻之地今議先次取復一金國書

內已盡許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之數本謂五代以後陷沒幽薊一帶舊漢地及漢民即并西京在內不然安得許與銀絹如是之多一今所約應期夾攻須大金軍至西京大宋軍至燕京應朝以入如此方應今來之約其馬政回於國書內明示的至西京月日貴憑相應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如趙良嗣押宴則以詔旨增入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二書并詔旨蓋因趙良嗣奉使總錄也實錄云錫刺魯等辭於崇政殿命武義大夫登州兵馬鈐轄馬政報聘政子擴從五代史晉紀天福五年十一月以幽涿薊檀順瀛漢朔雲應新媯儒武家州入于契丹四裔附錄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

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

十月末馬政等達來流河帳前留月餘議論不決金主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逸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之邁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唯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弊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請好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爲鄰至時以兵壓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唯粘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疆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金主遂

將馬擴遠行射獵每晨金主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圍嘗
曰此吾國中□□事也既還諸部具飲食遞遞南使十餘
日始草國書差大使曷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來回聘
書中大畧云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東路州鎮已載國
書若不夾攻應難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
若難果意冀爲報示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蓋此二書皆因馬擴自序
稍刪潤之封氏編年同此但以十一月末爲十月二十
九日丙申既有的日恐封氏得之今改十一月末作十
月末仍并附初遣時趙良嗣總錄亦云十一月當考
金主與馬政等議論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

平滌營三州不係所管政等不能對或謂趙良嗣擲云金國已許西京蓋良嗣首誑朝廷實爲禍本云

趙良嗣奉使總錄云十一月馬政至金國以書授之及出事目金主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滌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初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對以唯唯金國初欲絕好然亦欲自通於中國乃遣曷魯大迪烏齊國書與政皆來接良嗣所稱金主不認西京之語即此可見良嗣爲姦也不知詔旨等何故不表而出之今追見此

三年二月壬午金國使錫刺曷魯并大迪烏高隨至登州先是金國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欲便

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獵叛貫以西京討賊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留曷魯等不遣曷魯猶忿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瓌引之詣闕五月丙午金國使曷魯大迪烏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曷魯大迪烏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徐議之曷魯大迪烏留闕下凡三月餘八月壬子金國使曷魯大迪烏辭遣呼慶送歸國書止付曷魯等不復遣使用王黼之議也書辭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

悲疆封之論維風淳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

此據金盟本末并南北直筆及詔旨十一月末曷魯至其國蔡條北征紀實貫捕方寇而金國使人同趙良嗣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金國人可復回又爲貫黨上下給之曰請姑竣貫歸及貫歸而師成黼又與貫更相矛盾故上心甚闌但浮沉其書而遣金使徑回按條所紀或得實然黼訖與童貫共主夾攻之議豈徽宗雖有悔意而竟爲黼所惑乎黼此時猶不欲遣報使後乃如此誠不可解

十一月金國使副昌魯大迪烏自海上歸至其國金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勃及烈并黏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降將余覲爲前鋒趨中京

此據金盟本末余覲以六月降金明年正月十三日陷中京封氏編年十一月二十日辛巳昌魯等泛海歸至大金軍前國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諸部共議又言昌魯奏南朝逗遛初欲不講歡盟而權邦彥論難方從恐將反好或云國書既至別無反好之言姑且待之遂遣國相勃及烈并黏罕兀室等悉師而西用降將耶律余覲爲先鋒按權邦彥云云金使未必知恐封氏師說未知封氏據何書姑存此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二

12 SEP 1964 00:00Z

11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三

徽宗皇帝

金盟下

宣和四年正月癸酉金人破遼中京九月乙丑金國通議使勃堇徒始且烏歇高慶裔等見於崇政殿捧國書以進上特令引上殿上奏公事其國書云云先是金兵破中京取雲中屯白水泊六月初金主親提兵數萬自其國來會之乃先遣烏歇高慶裔持書來詔烏歇等先詣高陽見童貫訖赴京師是月三日入國門詔以徽猷閣待制趙良嗣起居郎檀倬館之金國緣朝廷遣曷魯大迪烏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又未嘗報軍期輒進兵取中原移軍白水泊

襲破天祚行帳仍已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
趨燕號二百萬金主與羣臣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
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端遣使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
軍乘機措置

此據金盟本末增入詔旨同

烏獸等既進

國書又跪奏曰皇帝遣臣來言貴朝海上之使屢來本國
共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禮義之地必不爽約知聞貴朝
遣童貫宣撫統大兵壓燕境不來報本國本國疑貴朝又
復中輟故遣臣來聘良嗣答曰皇帝聞貴朝今年正月已
陷中京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
兵月日已知貴朝大軍起發遂令童貫以兵以應貴朝夾
攻之意彼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退歸

此據封氏編年增

入不知封氏據何書也上待烏歇等甚厚屢差貴臣主宴
錫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
衍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勅海人
尤桀頗知書史雖外爲恭順稱思頌德不絕詞司屑屑較
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
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
慶裔遂出契丹例卷四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于是朝
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綫袍段疑與夏國綿褐同卻而
不受

封氏編年烏歇慶裔以六月七日甲午遣來八月十一
日丁酉入見據詔旨兩人乃以九月三日至國門初九

入見

越四日詔烏歇慶裔詣太宰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庭趨訖
升堂講賓主之禮面授回書云云又明日詔檢校少傅開
府儀同三司梁師成臨賜御筵器皿供具皆出禁中仍以
綉衣龍鳳茶爲贐甲戌詔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
嗣充大金國信使保義郎閣門宣贊舍人馬擴副之武顯
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伴送使詔旨是日徙姑且高慶
裔烏歇等入辭於崇政殿上諭曰燕人無主止是四軍領
兵爲邊患乃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擒之爲佳烏歇
慶裔曰四軍變離不耳彼何人敢爾到本國當即奏陳時
朝廷方以屢勝欺金國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令金國擒

之自相矛盾矣 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
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闕不得歲
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
未知揚可世种師道白溝之歟宣撫司氣沮而退在我當
固守前約且云自北朝興師便發兵相應緣昨以船送曷
魯等歸日聽師期不謂貴朝寂然但猜慮海道難測所以
不候的音舉兵相應仍便趨發宣撫司進兵剋期下燕以
振中國威靈平燕而和金國既于夾攻元約無策且絕日
後輕悔之患奈何自布露心腹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
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帛借彼取之何以
得燕擴曰既知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畫與大金退修

送脩保吾舊疆安得貪目前小利不顧後患愛掌失指邪
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可不易也是日遂出國門 十一
辛亥趙良嗣馬擴與徒姑且烏歇高慶裔等至奉聖州
十一月甲戌先是趙良嗣馬擴等與徒姑且烏歇高慶裔
等以九月甲戌發京師時金國主駐軍奉聖州良嗣過應
州黏罕兀室番賓禮物兀室權充使伴與良嗣等至奉聖
州時十月辛亥也金國主令其弟國相蒲結奴相溫及二
太子幹離不等來計事蒲結云皇帝聖旨兩朝通好時不
相疑所以問訊往來不謂中間貴朝斷絕如此良嗣對曰
本朝敦守禮義前此信約分明未嘗失信蒲結云去年本
國差遣人議如許大事時屯兵候使回望之半年已悞出

師期會復不遣報使止以咫尺之書數卒送使人歸豈非
斷絕乎良嗣對以當時書報云並如初議安有斷絕之意
浦結云本國人馬以正月到中京貴朝何時出師良嗣曰
本朝三月末方知大金人馬至中京即遣童貫太師勒兵
相應五月攻契丹豈非已應元約浦結云本國取西京貴
朝當引兵自應朔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師暴露半
年有餘貴朝方於五月駐軍雄州相去千餘里安然射利
夾攻者固如是乎適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以爲失信
今年雖出兵復不如約前議當且置之勿復言也今欲得
以新取西京一路與南朝緣天祚尚在若不得燕京恐爲
後患皇帝已下卜日親往燕京或與南朝不可知蓋是時

聞吾兵以下涿易劉延慶軍次盧溝恐不測入燕所以有此語良嗣錯愕荅曰元議割還燕地若不得燕京則西京亦不要幹離不云燕京爲未了且言臨時商量今既言不要西京不敢彊與擴見良嗣失言遽曰燕京係累次已約定事不須更商量也今貴朝先要交割西京此段契義尤見誠意良嗣又云本朝軍馬盡往燕京安能來此交割譯人未曾良嗣之語擴復易之曰若今先交割西京即有河東軍馬可來口燕京界見屯諸路大軍止候取燕京郡城來交割便是太平無事了也相溫云既是不要西京却須要他皇帝遂起良嗣云本朝與大國通好五六年自大軍未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反復乃爾寧不顧義耶況良嗣

等所奉御筆先燕而後西京固自有次第浦結云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日夕守燕京不能候吾既得之取次臨時何爲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以天爲言前年皇帝與良嗣握手曰我已許南朝撫京使我得之亦然指天爲誓料皇帝守信肯違天耶浦結去少頃復來口旨曰皇帝言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勃海西京平瀾州並不有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瀾以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荅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

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本燕地先曾約定以榆關
爲界則平灤州在燕京之內矣御筆目自如本朝兵馬因
追襲乘勝更須過關今言本朝平燕亦借路平灤本朝得
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端聽浦結兀室勃然
怒曰汝家未下燕京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況汝兵
近爲燕人擊散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乎良嗣荅以本
國兵馬見候夾攻莫若衆未下之時早往燕京兩無所妨
爲善浦結云當即行但已議定者決不可改也浦結遂去
少頃復來出文字三封一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已收
逐易不得交侵一牒靈兵飛狐縣招誘蕃漢歸附一趙詡
上李口溫書言金國多殺不道請速歸毋留令良嗣讀訖

浦結云飛狐靈邱乃山後地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此何理也良嗣對以何灌不知界止妄發文字耳浦結云此事如置之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誦不許漢人歸我其惡亦同必協謀爲此況書中脩坐御筆招誘者漢蕃漢自本國收條豈非違約哉良嗣對以招降蕃漢乃本朝皇帝至仁不欲行殺恚使有歸何名背約浦結云適皇帝有旨以修國書爲此二事即欲改更顧大信已定止是二國信中留一人從軍恐大國入燕守居庸關本軍借路以歸無人辨明且汝只知阻我過關不知汝國人馬又敗蓋聞劉延敗于新成也良嗣辭以留使人無例金人王曰吾方行師豈用例時耶遂以國書示良嗣等遣字董李靖王度刺充國

信使副撒盧梅充計議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浦結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爲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便指良嗣朝辭至庭下有廷立二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蕃止乞燕京一職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國軍來即不及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國妃變離不曰勿與南朝交戰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遂以馬擴遣良嗣以是日戊午與使人同來丙子到闕詔良嗣充接伴使及館伴侍御史周武仲副之庚辰李靖王度刺撒盧母等入見崇政殿捧國書以進曰適逢使傳特示音

函然已露于深悰斯未洽于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奚
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議若許燕京依與契丹
銀絹數日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管州縣所轄漢民如或不
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計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
只請就便計度如難果意莫爲報示又得書云俟聞舉軍
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
如初議及絕使軺以爲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
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了畢未嘗報論夾攻自後
燕國王上表稱臣水修貢進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
表請縱不許爲蕃輔亦無他望良嗣等方始來到且馬政
元齋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大事須俟大金兵馬到西

京大宋兵馬到燕京并應朔等州入去如此則方是夾攻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寔欲夾攻圍謀理須當朝兵馬到西京以來合於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比並遠至西京地理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堯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新歡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約也其於信義未合許與盖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不必允應方是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所管漢民外其餘應干借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渤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平灤營等州縣緹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

如或廣務于侵求必慮難終于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來翰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已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靖等既引對畢詔令諸太宰王黼第黼論西京平灤當如約撤毋曰死約勿言姑議目前可也來時上聞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今必欲西京平灤州方許契丹燕幣之數定恐難黼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欲大國莫降心相從否向來議事已定是不免遷就今又得聖旨探西京分開別作一段此亦順大國之意止欲得燕京及平灤等一府盡許契丹歲幣相從何難靖等云契丹沃壤無如燕京已與貴朝具平灤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二十

四縣交契丹歲幣其平灤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不可知
一槩言之徒徃還也

已上並據詔旨及金盟本末趙良副總錄載李靖等詔
旨尤詳今不別出本紀于二十三日戊寅書金人遣使
來許我山前六州今并入此

十二日戊子李靖王度刺等辭于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
大中大夫趙良副顯謨閣待制周武仲爲國信使兼送伴
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副等云營平灤三州開每歲所得錢
物斛斗不多又天荒地土不少況豐凶不常兼須贍給三
州今朝廷頃許十萬銀帛已大過三州所入可子納以此
計議又契勘契丹昏主尚在所有西京一帶若金國兵馬

回去本朝又不占據則昏主必出沒作過於彼此非便本朝所以欲收復西京者亦禦捍昏主定計當以此理開諭之又御筆批遣卿等詣大金皇帝軍前計議金國遣使人持到國書大概所請五事除入關至燕條官錢物移散漢民雜色人戶並如金國所諭并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日別行計議外止有營平灤州一事合依元約本朝收復如卿等到議尚或未合聞大金以平灤州出得些小桑麻所以欲得可于歲交契丹銀絹數目外持每年更交割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助金帛之用曲盡通好交歡之意所有營平灤及西京地土本朝並行收復內西京如金國軍馬已回即本朝便自計議度可出此御筆爲據仍計會信誓

界至等文字前來

徽宗御札西件見藏撫州州學教授虞勇出以示臣蓋
宣和四年十二月事也合附三日戊子良嗣武仲再使
後更須考詳

辛卯金人入燕

詳見北邊

明日遣馬擴歸朝廷獻捷 甲

辰金國復遣李靖王度刺持國書與良嗣周武仲同來良
嗣及靖等先以是月庚子至金國軍前入見國主曰數年
相約夾攻云云良嗣對以夾攻雖是元約據昨奉聖州軍
前計議云大國以去年不遣使爲斷絕別議時許燕京不
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于永清擊走薊離不追至燕
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國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灤等州

未嘗計議如何必取若必欲取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國主詔趣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到軍前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令辭何也撒盧母云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可削去租稅事黏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稅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見與且速退涿州之師無留吾疆于是復以國書再遣良嗣及靖等

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及詔旨等南北直筆封氏編年若載收事甚詳則莫如總錄蓋諸書多用總錄也

五年正月丁巳金國使副李靖王度刺撒盧母以乙卯朔

入國門詔趙良嗣周武仲復館之 戊午引對崇政殿捧
國書以進其國書云云對罷見宰臣王黼如儀黼謂靖等
曰大計定矣忽于元約之外求租賦何哉靖等曰爲本國
得燕所以及此黼曰類有間諜害吾兩國之成者撒盧母
謝曰有之契丹日夜爲皇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用人
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帝與粘罕元室持之甚堅曰已許
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稅未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
遷就然飛輓如是之遠欲以銀絹充之爾靖曰然請問其
數黼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矣復曰去年歲幣如何黼
曰歲有幣以得地也今地未入取之何名靖懇求不已上
亦特許之 己未入辭于崇政殿以期日已迫依所乞免

供奉庫錫宴及門外御筵等詔良嗣武仲復充國信使副
兼送伴馬擴充計議使奉國書往國書云云

詔書自此遂口復及平營灤三州 寶錄云李靖王度
刺辭于宗政殿不載遣趙良嗣等

二月丙戌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顯謨
閣待制周武仲閤門宣贊舍人馬擴自燕山回至雄州以
金國國書遞奏其書云云初良嗣武仲擴等以正月壬戌
出國門丁丑至雄州已卯抵金國軍前諸部列館燕京郊
外獨置南使于一廢寺以氈帳爲館良嗣見金國主曰本
朝徇大國多矣止平灤一事豈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
初嘗未相許今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賦兀室云藉

燕地所出並課利計直可也良嗣曰國書止言租賦耳乃
及課利何哉辨論良久元室出燕京租令舊租繕錢歲四
十餘萬新租繕錢歲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年粟不過
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蓋十倍矣豈可視此爲率哉元室
曰姑置之貴朝必已有成數幸明言無隱良嗣乃出御筆
十萬之數元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元室曰
此一小縣之數也良嗣曰海上所議盡還燕京一帶則與
契丹歲幣今貴朝已除平潔營州不議又起燕京職官富
戶工匠今更于此外歲增十萬匹兩歲歲如之經久無窮
豈少哉元室曰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合歸南朝燕中客人
合歸北朝從此各發還鄉兩朝各面進兵夾攻即軍馬各

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
取直候本朝軍馬下燕使貴朝坐享山河之利有何不可
兼稅賦自其地出非貴朝物也何屑屑如是耶本朝欲起
燕京職官富户工匠亦緣元約燕北人合歸北朝如郭藥
師常勝軍皆燕北人藥師亦鐵州人恐貴朝湏此常勝軍
驅使更不之請所以且將職官等相貿易若貴朝亦欲此
職官等抵遣藥師常勝軍還鄉可也今所許猶未及歲幣
之半更兼西京在其中如何諧合遂除西京復堅執如初
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元室曰皇帝已與兩府
議不須論稅賦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并以綾羅
絲綢木錦隔織截竹香藥材細果等充兩府謂左企虞仲

文曾勇義劉彥宗等本契丹兩府人金人得之任用所以復稱兩府也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捐銀絹五十萬匹兩之數蓋權場與之爲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色估充權場之法壞矣語卒兀室口郵簡文字乃燕山路轉運使趙良嗣乞存留人從等事兀室曰計議未定而已更府名差官屬豈不忿忿設議論不合遂欲以強兵取之耶良嗣曰乃是兩國不相疑之意何爲見詰

良嗣除燕山運使詔旨
在正月十八日
初草在去年十
二月十九日

翌日兀室傳其國主之言曰燕租六百萬今止取百萬非

相侵迫而乃靳畱較秋毫如此借使如數得之異時以物估充當益有難色不如且已還我契丹舊疆寢其供輸之約涿易常勝軍舊屬燕京亦當見還請責朝退軍出城吾且提兵按邊若兩軍相遇豈得晏然而已哉良嗣曰兩國修好累年於茲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兀室曰非本國紛紛自責朝吝甚若增作百萬婚則無事矣良嗣曰使人出疆豈敢擅增况通舊教已七十萬不爲不多兀室曰請退軍事聖旨極峻不若聞之朝廷庶幾早決李靖曰郎君之言非妄也不可忽良嗣知其欲爲籌端曰大國通惟當以信義萬一交兵罪在曲者非使人所憂也又翌日兀室來詰難良久遂出書藁租稅事目云事

悉在書中能從固善不能從無以議爲也并出燕地圖指示曰招燕州是渤海聚落合歸本朝外居庸金坡兩關已爲南朝所得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族帳當還金國矣良嗣曰古北松亭關初議已與南朝今復取之何哉再三力爭良久方去後兩日良嗣入辭金國主云古北松亭本奚地合歸北界初以汝力爭疑非善意今已釋然待將古北與汝家其松亭關本朝屯戍不可求也問良嗣來期何時以半月對令良嗣書以識之國主曰過期不來提兵往見矣書中毫髮之爽亦如之去年今年歲幣速齋以來遂令良嗣回別不差使人是日國王與黏罕等入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閤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契

丹規式每入氈帳中門謂之上殿國主云使人回爲我語
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
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使
人留雍州以書驛聞爲便國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弓輩
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益有輕
我心左企弓常獻詩金主曰君王莫輕捐燕議一寸山河
一寸金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燕京園獲東歸交山後告
急天祚已占西京見招誘應朔等州當遠兵應援復張鼓
聚平州之衆亦須支梧既已出遼索百萬之言不能無懼
故亟示巡邊之意觀朝廷所應如何故自南使過盧溝悉
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 庚寅詔遣趙良

嗣周武仲馬擴自雄州再往金國軍前計議國書云云

御筆付良嗣武仲擴等議山後事須力爭如不可爭方別

作一段商量 三月乙卯金國追寧木剌王度刺撒盧母

來見于崇政殿 趙良嗣周武仲馬擴等先以二月庚寅

發雄州乙未至燕京見金國主國主得書大喜良嗣謂兀

室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貲本朝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

可得惟西京早與奪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下

寧極留意且煩奏聞兀室唯唯而去越三日不來良嗣武

仲大恐慮因山後壞山前已成之議即欲棄之馬擴力爭

姑待次日 初四日戊戌兀室楊朴到館云西京路疆土據

諸郎君言初得之時城中再叛攻近四十日方下士卒死

傷極衆實爲艱辛又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兼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會議三日今早方決然其間人民却待遷去良嗣等曰既得疆土人民自具若止空城相付將安用之兀室良久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諸軍犒賞耳擴荅以責朝既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曰此亦再遣使去辛丑入辭其書云云 甲辰良嗣等遂與寧朮割耶律度刺撒盧母三人來將發國主謂良嗣曰寧朮割責臣也善待之時詹度除知燕山府王安中除宣撫使駐燕山寧朮割云此行良遽恐不獲如契丹舊儀止求花宴良嗣曰當具取旨壬子

二月二十八日寧朮割度刺至國門詔良嗣武仲館之並用契丹故事仍別賜衾褥亵羅是日引對罷詣王黼第如儀黼欲令庭趨寧朮割不可分庭而見寧朮割云西京已許貴朝願歲得碌碡二十栲栳士卒取西京樊甚乞加犒賞之恩黼皆許諾上以寧朮割等屢乞花宴且其國主善待之語詔特頒春宴宴日就辭于集英殿跪奏願聞犒賞金帛之數上諭以二十萬寧朮割乞增上不許寧朮割退良嗣等前上問金人增歲物起人戶誅求不已何乃爾邪良嗣對以金人貪暴惟利之從其他不鄙也馬擴云以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金主心服不爾遑志未易量上云然彼金人既入關先據燕地朕恐爲後

憊不惜歲增百萬以啗之且解目前之紛也詔吏部侍郎盧益借兵部尚書與良嗣俱充國信使擴充副使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國書誓書云云

按良嗣與寧朮割等皆言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矣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朮割共爲欺罔卒啟兵端云

四月癸巳初盧益趙良嗣馬擴與寧朮割等以三月己未初六日發京師行至涿州金國主益等呼寧朮割等先歸益良嗣擴留涿州候宣撫司撥足賞軍銀絹乃詣燕山兀室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且求細故紛紛至屢却令回京師換之益等諭以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

大國之意猶不信更改再三四不已朝廷皆曲從之居數日兀室與楊璞來言計議已定但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以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之益擴不可曰數人間已達京師今欲悉還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必見御盡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彼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然良嗣卒與撒盧母同赴宣撫司取溫訊等

此據金盟本末及馬擴自叙修入本末云終以人戶未足移文往來留使人詠易州數日按擴云差撒盧母同

良嗣往雄州宣司取溫訊等經七日縛溫訊回今參取之本末又云居二日兀室楊璞來言封氏編年條此于二十日癸酉考按具不合今改云居數日庶不牴牾丁丑始差接伴使勃堇渠列副使少卿郭寔來與益等相見已卯見金國主尋遣楊天壽傳其言曰高慶裔等齎書甚善然須俟取戶口勃特不回議之

戶口勃特不據金盟本末勃特不莫曉所謂疑即指趙溫訊等也

至今未至何故益等對昨過雄州見童太師云戶口在者何吝如變匿姓名亡命之人雖立賞召捕安能便足三五年間大事方定此細故也何苦相左楊璞曰已抹馬脂車

矣止候人口齊足即行 壬午益等赴花宴是日金國主
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恩漢兒左企弓
已下搢笏捧觴稱壽悉如契丹舊儀時國主形神已病中
觴促令便辭畧不及交燕事益力爭不可兀室曰兩朝
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遣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
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良嗣亦
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
立界四山後進兵時日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
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符家口者有永濟務在焉 初畫
地圖以屬南界宣撫司遣姚平仲立封候誤置北朝故良
嗣以爲言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家豈不能易此尺

寸地耶良嗣不能答徐問交燕如何兀室曰候宣撫司戶
口齊足良嗣云有名捕未獲及未嘗到南界之人如何兀
室云若未獲止將郭藥師董虎兒當之可也皇帝聖旨山
西地土并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副當並辭去 癸未復
遣良嗣撒廬母等往雄州取戶口迨次撒廬母等曰兩國
議如許大事十分八九來成止爲人口毫末皇帝有言此
事責在趙龍圖首尾計議之人良嗣 若張軫趙溫訊韓
昉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聞奈何楊璞密諭良
嗣云拒之深或觸其暴不可悔也良嗣以璞意白宣撫司
宣撫司不得已縛溫訊赴軍前撒母喜曰可以相賀矣若
韓昉張軫等皆得尤善是月戊子溫訊至粘罕釋其縛而

用之楊璞尋出國書誓書二稿示良嗣欲借糧十萬解轉至檀州歸化州給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嗣問交燕的以十七日先令官吏來其兵屯盧溝河候皇帝進止甲午良嗣及益擴等辭金國主遂齎國書與楊璞俱來國書誓書云云 後兩日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約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脩緩急差使遣益良嗣與楊璞赴京師 初王黼既專任交割燕山事降旨飭童貫蔡攸不得動以約束因使良嗣奉使而金主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答迺與其使偕來始祖宗時敵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

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堠次第爲之燕犒而
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造良嗣惟務欲速以擅其功與
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還皆然又其
每至也漸加以禮夸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遼索不已
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易
景順檀薊六州代稅錢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迺許我又
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
地則歸我今平營二州迺阿保機于後唐時所陷澤州迺
營平地舊已入北即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初約於是我
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爲我有中國安得之中
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其挫敗之醜以塞中外

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檀順易景薊爲一路而歸其代稅一
百萬緡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于是又遣良嗣議折
物凡絹三十萬絲綿等稱是敵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亦
二萬段香犀玳瑁碗碟匕筋皆折閱倍償之至于龍腦每
兩但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爲數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盡
還其待契丹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迺遣良嗣奏誓
書以口金人取誓書副本先視之又正書界上俾我使復
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事既畢彼亦遣使以
誓書來

此據蔡條紀實修入條又自注云作紀實後六年始得
見馬擴自叙脩言金人入燕山事實甚詳備然獨不見

之紀實所叙金主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又有峻拒
之語却有良嗣更易語錄之說又有謂山後行踏地里
交割牒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忝商至如良嗣之爲
姦則是也故紀實盡述當日朝論不報改從他錄按蔡
條所紀頗與馬擴不同擴自序不可全信故于此仍存
條說良嗣更易語錄今擴自序亦不見此

先是宣撫司遣姚平仲康遂分疆域立烽燧回是日再遣
平仲同王瓌等隨李嗣本兵入燕山 庚子太師劍南東
川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司童貫少
傅鎮海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蔡攸入燕山府 燕
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捲而東朝廷損歲幣數

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恣說粘罕不當與我全燕粘罕猶首鼠欲止割承易二州金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交燕畢金國主于契丹漢兒兩府中擢劉彥宗等出居庸關由雲中天德路西巡留白水滌度夏欲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經營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金始得燕方自矜大迺邀索不已而朝廷堅求割燕地則指城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即與汝雖僧寺巨室之屈指一塔一殿一屋即曰此我物也當折取之汝欲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

萬貨之而後重載而去金國主既得燕山子女加久駐氣
色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燕之鄉兵劫掠因罵
余覲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出大兵若在
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
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歸皆空時便有語
謂使中國修理二三年間却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語人曰
止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莫敢言也壬寅金國遣撒盧
毋齋御押燕山地圖來初欲令童貫蔡攸拜受馬擴姚平
仲共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乃還乙巳童貫等言收復
燕城了當具表稱賀丙午太宰王黼等以撫定燕山上表
稱賀庚戌曲赦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等州戊申金

國遣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曰齋國書并誓書來遂並及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鳩等州山地則圖已交割當時實未嘗得山後土地也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之兵端蓋自此始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五月辛巳童貫蔡攸至京師是月金國主阿國打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徽宗皇帝

金兵上

宣和五年五月辛巳契丹有張穀者平州人也第進士延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會民兵殺其州節度使穀以緩撫功州人推之權領州事燕王死穀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人馬千疋招豪傑潛練兵馬脩蕭后遣太子少保時立變知平州穀拒而不納金人既下燕首問穀曲折參知政事康公弼曰穀狂妄何能爲宜示不疑圖之未晚也遂授穀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將發左企弓等黏罕曰我欲遣兵擒張穀而行何如公弼曰君加兵是趣之叛

也以弼昔居此州知鼓往偵而圖之遂見鼓諭金人之意
鼓曰契丹入路自金人之興今獨平州存耳最有異志所
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歸公弼道其語黏罕
信之改平門爲南京加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天會改
元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有私訴于鼓者曰左企弓等
不謀守燕而使吾民離散如此今明公盡忠遼國免我遷
者非公而誰也召官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松漠
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契丹議其後也明公
仗義迎天祚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
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後來內用平州之
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哉曰此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

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曹
勇義虞仲文康公弼數其罪而殺之稱保大三年盡天
祚像朝夕朝謂事無大小告而後行止稱契丹官秩以擄
諭燕人令各安堵如故應田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
燕人患遠遷得之莫不大悅徃徃南來至京師

此據金盟本末及亡遼錄修入

石與高履因詣燕山說王安中令招納張鼓石改名安弼
履常爲三司使改名黨石黨皆燕山人先嘗被虜後緣鼓
得歸意欲朝廷與金人變盟則雖復來取之必不遣也其
說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
帥臣張鼓又文武全材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不然則

恐西迎天祚北通蕭幹併爲我患燕山豈得安乎安中亦以爲然遂具奏乞行招納且曰臣敢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仍差官伴送安弼及黨赴闕又延康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脩者故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在海島爲僧蕭后詔令歸俗乘駟赴闕將復用之行次平州聞金人已取燕遂越境來歸賜第京師其母邢氏等亦自平州至敏脩及安弼黨三人者日夜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云上初聞鼓叛金國以御筆付唐度曰金國自燕山遣人平州即日復回云張鼓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闕抄其車乘不敢前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已殺其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金

國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清化縣榷鹽阮鐵板等物
觀此則鼓之不歸金國甚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
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爲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湏預
加撫諭可因人論意然不可泄鼓方外連韓慶民等招誘
迂濶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爲我之計正當用夏
莊刺虎之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所慮貪功倖進苟希日
前輕失金國所當深察度令鼓之姻家王倚者諭之鼓遣
張興祐來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金國入關之前
然其後朝廷累次計議金國終不見與又張鼓固嘗臣服
金國用其年號又嘗改爲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比
著誓甚重豈當首違况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

州正緣金兵處關中而鼓外振榆關入我以重兵壓境且舊部尚在以彼姑涵容今金兵既已出關他日若自興中府或東京之西討代平州則鼓蕞尔數州恐未易當况我師既已解嚴舊部又復狼狽如此秋深金國歸師正是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錯為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為後圖然聞鼓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有材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密諭鼓意許之世襲度因興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間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鼓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衆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為我彊之患要須經畫為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

嘗爲我敵雖欲翻然寧不畏禍張鼓久欲歸附以所許不
逮郭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敕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
衆歸附當厚以金爵畀之于是朝廷又聞遷民得歸亟詔
王安中詹度加卹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
鼓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款焉 六月丙戌知平州張鼓
遣人詣安撫司納土金人聞鼓叛遣閭母國王將騎二千
來討鼓帥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
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鼓即妄以大捷聞宣撫司 七月
戊午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玉
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
使譚稹爲檢校少保依前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錄宮使

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司 始童貫蔡攸歸自燕
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鎮爲宣撫使令駐河東交
割金人所許山後雲中府及朔武蔚應等然金人以其地
多要害不欲與我俱沉浮其詞而我使人且皆昧利求寵
欺誑朝廷朝廷因是日夜益生希覬鎮既出至太原經營
山後會天會初立未暇治山後故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款
于我朝廷以鎮有嘉靖之功因遷其官前此鎮爲宣撫使
但分治河東及貫致仕鎮遂兼治三路云 已未太師兼
領樞密院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
使徐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除豫國公神霄宮使致仕
八月乙未王師大敗契丹將薨離不于峯山

實錄在二十一日今從金盟本末

夔離不者蕭幹也金人既失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封氏編年係此書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惹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人此金盟本末所載生師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爲其部

下自得哥所殺傳旨河間府安撫使詹度上之 初王安
中令李安弼高黨詣朝廷乞招張穀已而宣撫司以穀破
毋捷書聞穀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遂授穀泰寧軍節度
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用趙仁彥張鈞張敦固皆擢徽猷閣
待制令安弼齎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牋御筆付其弟令面
授穀時外庭莫知其端趙良嗣獨抗章言國家新與金國
盟况金國方彊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乞斬安弼朝廷
不從良嗣坐此亦陰得罪穀聞安弼等至大喜率官吏郊
迎金人諜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朝廷所賜詔旨皆爲金
人所得穀挺身走欲問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等將奔燕
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穀母及妻已爲金人

所戮并得穀弟所懷御筆果大怒自是歸曲朝廷穀道燕
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
穀宣撫司具奏朝廷密令發遣安中等言必不發遣則金
人遽啟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首還金人張
令徽等皆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乙巳
金國賀正旦使盧州觀察使都孛堇高居慶副使太中大
夫大理卿楊意見于紫宸殿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爲
金國接伴使武翼大夫吳子厚副之 六年正月癸丑奉
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國賀正旦使武畧大夫張
撝副之 乙卯金國賀正旦使高居慶等辭於紫宸殿
笑西御內東門別次爲金國主成服 戊寅命校書郎連

南夫爲金國祭奠吊慰使武畧大夫張撝副之 三月金人常遣使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鎮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已許矣鎮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與之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云

封氏編年附此於四月一日今并入此據五年四月十二日國書求米十萬石金盟本末亦云譚鎮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糧故金人愈怒封氏編年獨云二十萬斛不知何據姑存之

七月丙戌膳部員外郎王麟接伴金國謝嗣位使保州廣信軍豐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副之著作佐郎許亢宗

爲金國賀嗣位使廣南西路廉訪使者董緒副之校書郎
衛膚敏爲金國賀生辰使膚敏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
日今未聞彼遣使而我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
朝廷羞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
爲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還

膚敏華亭人汪藻志墓此據墓志增入十年五月二十
四日再使

八月乙卯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罷宣撫落
檢校少傅太尉以本班命節度使提舉崇福宮任居住先
是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羽各以州來降宣撫司即
用京爲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撫使正羽並遷官因

任

亡遼錄附見金人入燕後楊氏編年附此于六月九日
按五年七月七日譚鎮遷檢校少保以連城次第輸款
故賞之正京翔來辭必在五年七月七日以前已附見
彼今復出此

已而夏人舉兵侵占朔武地界鎮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
夏人未即退聽金人怨朝廷納張鼓屢出怨言鎮又不時
給所許糧十萬斛金人愈怒遂攻蔚州殺陳羽及陷飛狐
靈邱兩縣逐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咎鎮置處方故
復起童貫代鎮童貫與蔡攸又共排鎮等尋受鎮順昌軍
節度副使致仕太師除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依前太

師除豫國公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貫
是行實出太原名爲代譚稹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
祚來降自往迎之也 九月庚寅命校書郎賀正中爲金
國賀正旦使武德郎劉宏副之 庚子金國遣留使城州
營內都李董富謨古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見于紫宸殿
實錄有此十月四日辭五月二十七日詔旨差馬擴爲
接伴金國謝登位副使擴自序亦云本紀因詔旨遂書
金人遣使來告嗣位按七月八日王安中奏富謨古李
簡乃遣留使非告嗣位不知馬擴既名接伴亦稱謝登
位不稱遣留又不知實錄此何所據亦稱遣留不稱謝
登位豈謝登位遂兼遣留乎七月十二日差擴接伴時

可考

十月庚午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國賀正使 十一月
童貫遣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
興宗使黏罕軍月末擴等至雲中府會黏罕已歸留兀室
權元帥遣人來諭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兀室曰譚
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譚稹以凡庸不知故常爲朝廷
所黜數往還辨論最後兀室遣高慶裔來曰曰觀察既執
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請
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
後已許難以便交擴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毀之罪
本朝已斬毀首函送貴朝職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

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畧及
交蔚州後縱軍馬攻取本朝恐致紛競姑令戍守者罷歸
責譚稹再委童貫經理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
可成慶裔曰前者人言蔚州有賊本朝遣兵剪除及得貴
朝移文即已今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
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即以牒遣
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對金人訓習漢兒鄉兵增飛
狐靈邱之戍數指言張鼓邀索職官民戶實有包藏願太
師連營邊備貫不能用 七年正月丙申金國賀正旦使
盧州觀察使李董高居夔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
于紫宸殿 禮部員外郎邵溥借太常少卿充送伴使

是月故遼國主天祚爲金人所擒始天祚竄入陰夾山不能出童貫日夜爲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乃間遣人誘之天祚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不願來歸始得一蕃僧者令支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乃改書爲詔示欲臣之且約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居之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在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迎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必得之蓋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黏罕據雲中屯兵以抗其前故不敢出及納期之際也忽報國相歸

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益坦然遂領所得契丹之衆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京屬南來如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黏罕適已回雲中矣故爲其追襲一擊而天祚之衆潰勢不能還且畏中國不可仗乃亟走小骨碌帳中此據蔡條紀實稍刪潤之條自云亡遼錄馬擴自序其間載擒天祚事極踈略按童貫再爲宣撫往迎天祚諸家文字俱不能知惟條有此

金人既破小骨碌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之我必要也貫拒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

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授之曰若遇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怠三月辛丑先是童貫常問馬擴常勝軍且爲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金人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衆止三萬餘人多馬軍武勇太師誠能于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爲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一屯于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于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制使藥師之衆進有所依退有所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是月童

貫自太原真定瀛莫入燕山鴟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真定府王元河中府楊惟忠大名府王育令招逃卒及刺遊手之人爲軍蓋用馬擴之言也

擴言已附六年十一月末

又請嵩委蔡靖知燕山府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 五月乙未奉議郎舒宏中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劉發爲金國賀生辰使副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宏中通直郎吳安國武翼郎王觀爲正旦使副 九月壬辰金國以大祚成擒遼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是日至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彼將舉兵先使覘我也時河東奏黏罕至雲中頗經營南寇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

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議交割雲中地上頗信之詔趣貫行無留

此據蔡條紀實增入條云貫遂亟行實七年冬然則貫發京師必在十月初小使事詳具十二月十六日貫自太原遁歸時封氏編年十月一日貫至太原遣擴興宗恐月日太早今不取遣擴合附十一月十二日

乙未實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吉州安置聶山授朝政郎象驛赴闕蔡攸薦山將使守雲中故也時金人欲犯中原其謀已深懼我爲脩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以好詞以入我然諜報已詳于是預謀雲中守攸乃薦山遂召之

此據蔡條紀實錄又封氏編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清

化縣植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納掠居民
焚毀廬舍時宣撫司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與權等
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爲守禦之脩使銀牌馬飛報朝
廷兼口合屬去處是時大臣以爲郊禮在近匿不以聞
恐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置未晚但口大事委邊臣未嘗
以廟謀留意

十月己亥賜金國人使宴

詔旨當是九月二十四日告慶使

十一月乙亥詔遣金國回慶使副 戊寅先是童貫至太
原遣馬擴辛興中復詣雲中使黏罕軍諭以得旨且交蔚
州飛狐靈邱縣餘悉還金國仍闕其國有無南侵意 十

月戊午擴等行及境上金人止之曰必得元帥指揮乃可入居數日黏罕令吏卒無越境但許三人從行仍嚴軍以待擴等既至黏罕遂趣擴等庭參擴等詞如初黏罕曰使人今啣朝廷之命抑宣撫司所遣耶擴等不能荅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擴等曰此事當決久矣中間緣童太師請老譚宣撫初不知曲折所以宿留至今主上黜譚宣撫復用童大王爲與元帥國相皆首尾主張和好大目庶此事早畢請問交地之期黏罕笑云汝家更無人可委止有此輩耶山後疆土初爲大聖皇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數不謂大聖皇帝崩與襯未歸授地未畢貴朝已違誓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職官戶口本

朝果以牒追第虛文見給今待與貴朝畧辯是非一二擴
等觀黏罕雖自擒天祚之後爲劉彥宗余覲蕭慶輩所怵
然意尚猶預會隆德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擊不獲
其二千奔大金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
義怒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黏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
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穀皆執望由是彥
宗余覲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黏
罕于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又曰童大王今來白國相
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輒從李右張穀之請主上亦深悔之
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靈邱
飛狐兩縣即餘衆奉命若留聽則明示其期黏罕笑曰汝

尚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又不可留矣
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復美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贖罪
也汝輩可即辭我自選人宣撫使矣翌日館中供具良厚
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是決入寇之意也 十二
月戊戌金人破檀州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
黏罕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邊頭能有幾許兵馬
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金人深憾本朝結納張鼓又爲契
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闕白獨未蒙信聽耳
今猶可速作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 金人破薊
州接伴賀正旦使吏部員外郎傅察爲金人所殺先是金
人未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迓使人于薊州王田縣韓成

鎮察至界上彼愆期不至幹離不擁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報拜自副使蔣璽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猶不屈以兵脅之亦不顧幹離不曰我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爾欲敗盟以此爲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爲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幹離不大怒起察死之壬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撒離柙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鼓渝盟等事及太子國相已興兵其詞甚倨童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撒柙曰軍已興何告爲國相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

旦失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積之國亦稍飭邊
備安能遽侵撤柙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移牒
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
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即與
參謀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
撫使蔡靖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舉官沈瑯等
金人既得契丹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
主之雲中之西北黏罕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
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
若以爲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攸從中

力主藥師每以爲忠信無比又群小但取于動中外觀聽故終不爲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反中國亦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既點集藥師亦點集貫既在外攷告於上者惟仗藥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幹離不以兵入藥師初亦出未戰而張令徽先降藥師因亦降遽回燕山因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策

自郭藥師叛以下據北征紀實兩篇所載刪脩增入
丙午幹離不至燕山郭藥師率衆迎之還謂蔡靖曰太子有令南宮不殺令悉出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也後兩

日幹離不遠蕭三寶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君勿忘祇坐南朝渝盟耳遂及張鼓并納叛人歲幣事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且曰大學南朝賢自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

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以沈瑄南歸錄增入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加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饑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

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州忻州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已酉知中山府唐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辛亥韓離不引兵向闕以郭藥師爲先驅韓離不令所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已卯韓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戊午金人圍中山府唐度禦之是日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上時已有內禪意矣餘見內禪十二月己未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使金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自太

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于尚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不遜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荅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爾大臣又俱失色不敢荅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條說攸曰北覲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使彼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鄴上書因具論強敵之情僞請奉使議和上大嘉獎借甚至鄴丐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爲金字牌子遂

授鄴而去 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 辛酉金人犯慶源府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探報北兵漸逼故也 甲子圍太原府 武漢英從幹離不入冠脩見幹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人也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况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覩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謂如某等者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大喜迺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部漢英用是得出迺徑走闕下具以敵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黏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京接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掩

東都二軍仍會于東都而後不遜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內
禪大臣憤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面
守具乃舊法樓櫓新法城面小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
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工木匠五千
人一日方得完時幹離不已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
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徙梁方平拒三山大河迤邐
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促鞍不能施放大凡倉卒如此
不暇悉數

此據蔡條紀實附見十二月末要見北兵至真定的是
何日李綱所紀陳良弼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五

欽宗皇帝

金兵下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金人犯濬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敵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敵因得不濟方平即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初敵至口鄭遣郭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具言州縣無備邀取金繒暴宮禁閭事者皆藥師之爲也議親征見李綱守議己丑聞幹離不兵拒河濬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幸出通津

門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妃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
中太一宮使范訥統勝捷軍扈從百官多潛遁 己丑金
人作筏渡河逼京城 癸酉斡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年
駝岡天驕監即孛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
朝得旨打毬于其間金人兵至境移其所藥師導之也敵
騎口河梁方平燒橋而遁兵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
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復
隊伍既據牟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瑄曰南朝可謂無
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者是夕金人攻宣澤
門 詳見李綱守議 以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工部侍
郎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望

之即行少頃敵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遙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縋城下入何灌帳中北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久之孝民不答遂與望之來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懽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罕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李梈

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既退稅與望之再對上云若及
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論及犒軍金
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稅押金一萬兩及酒菓賜幹
離不使人至幹離不南向坐見之遣燕人王訥等傳道語
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爲趙氏宗社恩莫
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絲各以千萬計馬驢騾之屬
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
劉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稅等不
敢有言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菓幹離不令吳孝民
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
來首言以我納張鼓故舉兵既聞上皇禪位少帝登極即

擬還師弟訝南朝不來求和望之云貴國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爲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非至理三寶奴云但南朝多失信湏要一親王爲質古亦有之望之云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其後卒至交惡果爲失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有感風露致不測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終恐無益三寶奴笑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爲疆境今已至汴而皇太子郎君但欲畫河爲界而已望之云朝廷自來與金國交好以燕山爲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爲戰守脩豈事力誠卑弱若皇太子必欲以河爲界此乃恃強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

背不同不若增益歲幣爲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
寶奴不悅而退是日敵移壁開遠門乙亥敵攻通天景
陽阿一帶甚急餘見李綱守議又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
惟東明太康雍邱鄆陵扶溝僅存敵耻小邑不破再益騎
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隣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
後得金環者三太子也鄭望之等在敵營幹離不約見之
引李鄴沈瑄于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牛馬萬
疋衣緞百萬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
爲質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瑄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
三言之幹離不曰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相候
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幹離不出玉帶玉篋刀名馬

各一遣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來獻催使人回夜到驛望
之晚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燕山都監
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鄴沈瑄等並歸自敵營中
丙子詔以金人入寇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又詔大金
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
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
恐未能數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
者限目下戶部尚書聶山送納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
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察視曾經賜帶各家有
現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若敢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宮
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六尚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

拘收納左藏庫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即將所賜州府令歸金國詔令降詔 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上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曰彼必欲親王今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即以爲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閣見宰執李梈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爲金帛太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割之何以立國及李鄴行留三鎮詔書不遣徐爲後圖 詳見李綱

守議
康王既受命日趣行曰此豈可緩耶世則乞脩親王

儀衛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爲敵所輕侮章不報 庚辰
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日午至夜分始達時敵騎交馳王
意氣間暇如平日李鄴高世則支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
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
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
辛巳敵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 壬午統制官

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
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
勤王師未集敵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
無與爲敵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
居矣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制置

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關下
餘見李綱守議戊子李稅鄭望之入對上曰敵須金銀無
藝安得充數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妍也稅等既
止王訥迎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太子郎君緣打毬冒風
若有他議迨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
往矣無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即以上意語訥訥曰誰
復敢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輸
而不受望之爲罔上奈何訥曰公如爲皇子言訥命之輸
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給耳望之等入
城已過晡即入對上云珠玉當聚寘宣和殿盡數以往
乙未輔臣率李稅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閱所列珠

王命梁師成同稅望之津致金營 二月丁酉李稅鄭望
之至金營金人先遣稅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
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
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
自遣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
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還勢須逗留半
月重兵密逼彼不敢遠去却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
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直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
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可用
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
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意欲夜叩金營生擒幹離不奉康

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金人皆知之金人先
事設脩故反爲所敗時康王及張邦昌留金營幹離不請
相見帳前立本朝旗幟數百面又俘虜將校數十人以責
邦昌邦昌云此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
結集爲此舉耳幹離不曰謂我賊耶安得如許之衆相公
但可諉爲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所館有韓魯太師者
傳幹離不語獨止鄭望之曰侍郎首來議和者今當往都
統國王營因導之北行穿營柵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
寨處其實不出一二十里故爲迂回以示衆盛夜後始至
與國主相見盡徹從者以刀仗夾衛而入既見國主曰侍
郎首傳和議今顧以兵相加侍郎遁不得一死姑實言朝

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豈肯出城犯死國主曰然則果何人望之曰以爲勤王者自出意耶萬一朝廷所命則使者爲欺大國若直謂朝廷命之攻耶萬一勤王之師實爲之亦爲欺大國若以實言即真不知耳今人牆壁外事耳目不接尚不能支何況身在郊外豈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國王辭色稍定徐徐問勞望之且曰侍郎休矣明朝相見翌日望之回韓離不寨其下驚曰公顧得還矣張邦昌曰昨夕康王爲公泣下蓋聞軍中詔謂過國主營非善意也少頃望之從王汴丐歸汴曰公方主和而兵從之皇子大王疑君心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今幸脫彼未可言歸也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

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
圍敵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帥
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
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敵所
滅無復有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
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
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餘見李綱守議辛丑遣資政殿
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使幹離不軍齋李
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仍就迎康王壬寅以秘書省
著作佐郎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幹離不軍乙
丑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人使是日康王自金營

還幹離不欲退師遣閭門使韓光裔交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霆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霆遺幹離不爲贈別王留軍中幾月數與觀蹴鞠雜伎會姚平仲劫寨敵人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流涕王止之曰爲國家乃憂身耶敵人莫不嗟嘆幹離不由是畏憚不欲王留更請肅王及歸都人爭迎觀之上喜甚賜予良渥丙午制授康王太傅靜江奉迎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是日金人退師初幹離不長驅犯闕無與敵者自四方勤王之師大集城下我勢已振卽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候金帛數足遣使告辭就軍中錫宴遂行戊申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肅王癸丑澤州

言金國相黏罕兵次高平初黏罕既破代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既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軍之險以种師道爲河北宣撫司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援中山河中諸郡 三月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脩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非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黏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

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
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
三鎮朕惟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當固守
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媮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得
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目 四月壬子
以知應天府杜充爲集英殿修撰知隆德府是日幹離不
遣計議使賈震副使冉企來就命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
中山望都縣追返肅王幹離不以三鎮未下未令王回故
遣震等來議 五月丁丑王師與金人戰於榆次縣制置
副使种師中死之初幹離不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
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

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
金人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兵圍之
悉破諸縣爲鏖城法因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改圍于是詔
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
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隰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
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兵散將歸告于朝廷大臣信之從中
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
讀詔嘆曰逗撓兵家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忍以此爲
罪乎慨然赴敵墜岸下而死將士退保平定軍 八月庚
申遣刑部尚書王雲使幹離不軍應道軍承宣使曹曦副

之許以三鎮稅賦之數 九月甲子金人陷太原 時朝廷以姚古爲河北河東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引兵至威勝聞黏罕將至其衆驚擾一夕遁歸隆德河東皆震人民多奔懷澤間時諸路救兵未至師古兵最先進至榆次與賊戰死之詔以李綱爲宣撫司督諸將救太原劉鞏副之折彥質王以寧郭執中等十餘人並在幕下又以解潛爲制置使代姚古种師中統西蕃兵許孝爲前軍統制遣潛屯威勝鞏屯遼州以寧節制浙兵張孝純子顥爲陝西路都轉運使兼浙東察訪使與都統制折可永張思正等皆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并進會城下有張行中獻戰車云可當錢騎於是

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琵琶籬四槩運轉甚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翼之結陳而行鏖騎遇之皆靡又爲蠻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於地以却賊馬之衝突然河東七月旦暮已涼而兵猶未進且多江浙閩蜀人皆羸弱不可戰八月劉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鈐兵潰懷州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兵與敵遇于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濟師潛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師中亦敗走所部兵僅有一二回者執中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衛錢歸善遁至隆德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曰鈐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父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

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冀璟拘於衆曰此不堅
守石嶺關還者也斬之是月十五日夜金人於文水縣張
飲賞月謀者以告思正灝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十
六日復出戰金人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爲也乃
以鎧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
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灝以升兵數百趨慈
隰于是威德隆勝汾晉澤絳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
以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時黏罕已至衆勝攻太原太原
凡被圍九月至是力不支城遂陷丁酉金人陷真定府
吉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都鈐轄劉翊死之戊戌金使楊
天吉王訥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

屬命王時雍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細增歲幣并祖宗內府所藏之珍悉歸二帥且以江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訥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人臨汾州知州右文殿修撰張克戰死之 十月庚戌王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湏玉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使幹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後寓辭以知樞密院事馮澥行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領遙郡觀察使充參議官初敵騎之退也朝廷遣王雲曹曠奉使軍前六月十九日始回雲曠言金人七月十一日復至燕京十五日議罷兵八月一日更不點集

宰執以爲不可信出雲知唐州矇罷職至九月間聞金人
已陷太原始召雲矇再使矇不肯行曰但速起天下兵控
要害寇必再至又出矇外任宮觀雲請試往探矇其意既
至軍前即先遣從吏李裕回稱金人索謝和議禮物須康
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 癸丑金人陷平陽府初汾
州既陷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
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將衆駐平陽以扞北邊然
國用乏竭食廩不足士之守回牛者日給琬豈二升或陳
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戰乎金人領銳師寇嶺
于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
之奈何徘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遠越嶺去平陽琬領

兵遁去城遂陷官吏皆縋城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
辛酉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种
師道薨 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甚王
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 丁卯王雲馬
識遠楊渙趙希顏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議和成大王
方可行馮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雲以鄙語抵澥澥
怒即奏雲無禮誕妄誤國大計不報 戊辰雲至自軍前
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都中外大駭康
王復入門罷馮澥爲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己丑集百
官議主鎮於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
惟梅執禮孫溥吕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

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不與者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況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朝廷嘗許三鎮今反不與是我國失信於彼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乎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黃門持宗尹章䟽示衆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黏罕所慟哭于庭必欲從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栗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

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溥及執禮入對議
遂定癸酉晚金人至河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
萬與之對壘賊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
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妻宿大王曰南兵雖多不足畏
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以加虛聲盡取戰鼓擊之
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爲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
甲戌金兵盡渡幹離不屯兵慶源城下欲爲攻城之計宣
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幹離不知有備乃由
恩州古榆渡趨大名十一月乙亥命康王再使幹離不
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爲皇叔上尊
號十八字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訥來云軍已

至西京不復詣三鎮直以畫河爲言陞辭殊不遜有奸臣
附闇主之語上下洵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
書勅何栗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栗
不肯書因請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至晚詔金人已
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渡河西京提刑許高
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退京師聞之土門
清野 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
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
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行
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頂盆焚香乞起兵扼賊不宜北
去 戊寅康王發長垣入滑州 庚辰康王至相州 壬

午康王次磁州州人殺副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
言敵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
城民居命運積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嘉應侯
廟百姓遮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誤初言二太子
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
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
北關雖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
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
奸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
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番兵尚書
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還

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爲敵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
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
百餘兵沿路訪問欲邀襲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寧
磁人殺王雲不令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復回相以俟聖
裁王令韓公裔訪得他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
知者遣耿南仲使韓離不軍聶昌使黏罕軍且許以大河
爲界又告和初金人入寇騎軍駐懷州不行者越旬是日
遣楊天吉王訥勅董撒離母來命吏部尚書王時雍帶御
器械王球尚書吏部員外郎王及之館伴天吉云兵已臨
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民塗炭已久比緣
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致好以誓書遣臣等來復

兩國之歡好止求以黃河爲界上不得已從之洎曰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未知遣何人報聘上曰待遣洎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爲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御命而往果見中沮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失信公事也若不撤左右親信大臣一往必不取信於是上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事首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詔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聶昌爲告和使日下出門 癸未南仲昌偕王洎等出國門康王次相州 甲申初下詔清野內外驚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

餘人稍定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而鎮騎已逼城下矣自此敵兵日至初种師道聞太原皆失利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結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使錢蓋得檄兵各統兵赴關會紀道卒唐恪耿南仲端務議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已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關下寧不激怒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却于原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和南道軍往金房安復州及寇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在京諸軍前出成河北河東往潰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効勇及京東西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以脩緩急救

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弋仲統之右軍
屯上清宮後軍屯景陽門辛承宗統之又以五萬七千人
分四壁守禦 戊子金人攻通津門范瓊出兵焚寨揚天
吉等再來復以王時雍王球爲館伴 閏十一月甲午金
人陷懷州知州徽猷閣待制霍安國通判奉議郎直徽猷
閣林淵兵馬鈐轄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武
經郎趙士諄訓武郎張湛修武郎于潛統領鼎澧路兵馬
保義郎沈敦秉義郎張行中及郡隊五人皆死之 丙申
又陷拱州 丁酉敵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
置頗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熟之以警時有議置九
牛砲者雖礮磨皆可施于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

國大將軍敵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過南壁以洞爭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初決汴水蓋深至是皆水涸敵又爲梁安機石矢石不能及 戊戌金人遣蕭慶揚真誥撒離母勃極烈等來求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澣率兵十餘下城與之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己亥金人復于護龍河疊取道姚弋仲選銳卒下臨分布弩砲入于城上縛虛棚士衆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寸進乃棄去又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 庚子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賊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絙城出戰殺賊數百復絙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敵築望臺度高百尺下

覘城中又飛火炮燭樓櫓將士嚴警倂旋即繕治及造雲梯施大輪以草冒之乘罅推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鉤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却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擊九斗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口敵砲架鵝車洞子及入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授賞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金營欲燔砲架遙見缺騎主帥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陷隍死者以千數 聶昌至絳絳人殺之 甲辰金人陷亳州 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曾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誦詣金營請和乞罷攻城幹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

地大臣過營再講和好遂以祠子屋負土填濠 戊申過
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是日命康王爲兵馬大元帥先是武
學生秦仔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應募齎詔皆假
閤門祗候惟仔先至于頂髮中出宸翰黃絹三寸云檄書
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
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
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 壬子復遣曹輔馮漸及仲溫
士誨使金營 癸丑仲溫士誨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桌
至軍前 甲寅大風自西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
不暫止敵于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中
砲傷王蹊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

迫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
冰陷裂卒驚亂敵衆臨岸効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是
士氣益挫折丙辰大風雪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
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金兵下城縱火殺旁居
人殆盡俄而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
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
以至于此初金兵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
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
破之殺敵兵二千人彼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
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胃橫卧血中士卒見之
心懼欲潰又王宗濬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梳卒不與軍

士皆愈出怨言再及策應不肯就募京城濶遠斥堠音問
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唱將帥莫有以身先士卒者禁制
之故兩日之內四壁卒皆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五

山金録卷之三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六

欽宗皇帝

內禪

政和四年二月癸酉皇子桓冠于文德殿 三月丙子朔
詔皇長子冠禮畢禮官強淵明等賜銀絹有差 辛卯詔
皇長子桓可以來春出閣立爲皇太子 五年二月乙巳
詔長子太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桓可立爲皇太子仍令
所司擇日脩禮冊命 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
赦天下 六年六月癸未皇太子納妃宣和六年八月庚
午皇太子奏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訖續講尚
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從之 十二月甲辰皇太子

奏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
接續讀後漢書從之 七年十二月丁巳御筆皇太子除
開封牧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
制諭此意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
賜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
以小直殿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
我要阿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
時已有內禪意故踵前迹而有是賜是日金人圍中山府
已未手詔朕獲承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二紀于茲
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
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

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戊後
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摧已盡而謀利
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
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
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
躬庶以少謝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
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
於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
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况當今急務在通下
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望
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

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兵勤王沿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爲名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蕪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糶本及

椿充募兵賞軍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
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局並依
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
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
急泛科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例送朝
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遣畫旨大理寺同詔字
文虛中所草也

實錄詔旨並於二十二日己未載此詔封氏編年係之
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

是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
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

以爲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虛中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已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脩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呈上令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棄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寫勅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謄寫旋次印押付出於京城張掛

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附見二十二日己未罪己詔後
虛中所草詔如內臣寄資等却不見在詔內蓋當時亦
有先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

初童貫得敵茹越寨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
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
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條此云檄書不遜所不
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

李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呈用激聖心冀得求言之詔亟
下爾翌日早大臣於宣和殿以檄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
曰休休卿等晚間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

此據蔡條紀實修入虛中草求言詔乃二十二日進呈
金人檄書乃二十三日蓋求言詔雖已草定猶未下次
日乃下也蔡條又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遁
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及樞密府或不能語方引之都
堂與共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叅
謀宇文虛中草詞大凡皆不正

通直郎陝西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中使金人諭以將內禪
且求和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尋有旨幸
淮浙

宇文粹中承訓錄十二月中旬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
置官屬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

小差令稍政之

輔臣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呈東宮置師保官及僚屬盡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寮上令取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爲行宮使右丞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爲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無事只須兩員給舍六曹臺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於是止差提舉事務二員官後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

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
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爲恭謝行宮副使今附見於此
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
地之靈方內人安二十有六年恭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
祇懼靡遑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機斷自朕心以決大
計皇子相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於天下主鬯
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官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
皇太子相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
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爲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
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永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
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爲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臣赴

都堂問計敏即詣閣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
班方晨朝遂留立廷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社稷不
當出幸敏既候對班少宰李邦彥爲奏敏宜召見戊午
詔隨宰執晚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己未登閣

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召對

于玉華閣下

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下者非

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

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懋皆在而宣諭
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
奏事復退立敏前奏事曰願請問上皇顧群臣少却立敏
曰金人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
皇東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稅守金陵敏率給舍

詣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此命果行當
死不奉詔抗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益
急敏於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上皇
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寇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
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時歸朝官在京甚衆以三種人共守
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敏曰自寇之入臣嘗私禱於
宗廟昔者得於夢寐不知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
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南鐵籠罩一
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
在其間人曰上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
者江南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論所謂

孟子臣嘗以問客有中書舍人席益諭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頷首敏曰陛下既曉所謂臣不避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政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長生大君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君旁若無青華帝君則長生大帝何以能聖壽無疆青華者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宗社長安不能定計則恐不免於顛覆宗社之安危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

敵至無益也時金兵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爲期上皇嘉許敏遂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剛嘗過敏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翼上皇或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皇留邦彥語少頃獨召敏與邦彥嘆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認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諭旨邦彥曰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爲陛下畫計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口卿豈敢言

或云內禪之際攸除敏爲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禪事敏除門下侍郎亦在帖子上是上皇御筆

上皇曰不要稱太上只稱一名目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日可敏曰臣適奏過三日恐無及上皇既輪數甲子曰來日亦好卿明日與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彥曰居禁中恐終未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定大策恐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邦彥曰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松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今夕錄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爲奏乞宣他學士留敏議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草种師道何灌兩制是日自

學士院復對玉華閣下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
曰計已定矣今日好因出一帖子寘邦彥懷間皆上皇親
批合施行事如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撝景西園鄆王罷皇
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輒過者斬之類
上皇皆自處分畧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敏曰
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卿不須
泥古又曰誰草詔邦彥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
詔卿須道朕不能內修政事外服遠裔意又曰朕此舉上
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爲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
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
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蜂蠆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

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
閣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
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
諸公如何又無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
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曰吳敏朕自
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詔召皇太子及三衙并
召敏敏承命以詔草進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
處曰改朕爲予遂左書詔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
禪于宰執白時中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曰少宰主之
時中久乃受詔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請傳位太子不及
召而上皇疾作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

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則不孝矣上皇又書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寧殿即位太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争幾至氣絕既蘇又前擁至福寧西廡門宰執迎賀遂擁至福寧殿太子猶未肯即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已集日薄晚時中曰不候上即位先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群臣願見新天子班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擁至福寧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耿南仲即以詔召南仲至是南仲

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闥欲至福寧內侍止之與爭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歛衽曰容奏知少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寧殿南仲以詔宣御醫敏以詔召宰執又以詔退群臣辭以晚別日御殿宰執遂見上皇於宣和殿還見太子於福寧皇太子既即位上皇命宇文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於內東門一更後宰執請上皇降御筆以鄆王楷管皇城司歲久聽免職事并乞以王宗澣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指揮仍先出劉子付皇城司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武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上初在福寧殿未知

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效是日
內侍傳言御崇政殿宰執立廷中聞衛士迎駕起居聲始
相慶上皇將出居龍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
入對壺春堂既見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
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願邦彥且力主張吳敏曰言錯
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衆上皇曰衆雜至不可記也又曰
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並稱嗣君者仍密諭邦彥曰
師成也上皇又詔邦彥曰人情頗搖稱嗣君者可見翌日
宰執再至龍德有執政附耳奏事上皇者上皇正色顧宰
執曰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身大臣豈可如此道君
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出居櫺景西園少宰李邦彥爲龍

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副之壬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立皇太子妃朱氏爲皇后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帝后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彌文興自眇躬嗣稱潤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之憂勤倦萬機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冲人顧蹈地以牢辭終籲天而莫獲雖極天下之稱誦難名揖遜之風雖盡海宇之責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考於前猷祇

奉徽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金帛緡錢之屬務極隆厚事於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稱朕圖報天恩之意又詔朕膺道君付託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儼於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飾庶府祇事中闕几下教之時須敢一物之不備以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道君皇帝后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於櫺景西園其恭上尊號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屬務極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百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七

欽宗皇帝

李綱守議

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初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不及召而上皇疾作皇太子即位 辛酉欽宗始御崇正殿 乙丑召太常少卿李綱對於延和殿翌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覲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䟽朕在東

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綱叙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
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順人心
爲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
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今金人
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
所邈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
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稿師之物四也欲割疆
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
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
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
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

財姑如元數可也求撫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遂有此命

此據李綱傳言錄修入用吳敏薦得對據敏手錄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金人犯瀋州 己巳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續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命吳敏爲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從事尚書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新知開德府聶山爲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

司是日聞濬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幸出通
津門 庚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
守同知樞密院李稅副之聶山爲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
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綱侍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
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內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
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
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
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
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
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
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

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
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
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
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
詣東壁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
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壕河惟樊
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爲淺狹然可以精兵強弩
據也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
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
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
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

知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上即命除綱右丞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即時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上入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猶未決也召命綱與稅留守綱言唐明王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留捨

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
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
而內侍王孝錫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
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
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
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珽中使追還
中宮國公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敵專以委卿綱曰受命
與稅同出宿於尚書省宰執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
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
綱入朝至祥曦殿見禁衛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
幙將陞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手願扈

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不居此將安之綱出
與殿帥王宗濞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
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有捨去萬有
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敵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
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同列曰
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
其聲震地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降
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玠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
守各令免勵之意俾閤門官宣撫六軍將士每向聲喏皆
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
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瑒副之置

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朝請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 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督帥臣將勤王兵入援 癸酉幹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牢駝岡天駟監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摘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杈木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自上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其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氍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櫺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四壁各備以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

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軍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護延豐倉倉有苳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外占樊家岡使敵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敵抵城下矣甲戌金使吳孝民跪奏云云又曰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厚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稅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

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敵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梈柔懦而誤國事因言彼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歛而退如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上命綱督將士扞禦綱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度壕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擣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

坐砲及之而金兵有乘筏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百數十級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上遣中使勞問手劄褒諭給內庫酒銀碗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日李剛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禧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

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之太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皆不足較也上默然綱因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歛我此徐議也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與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下了此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朝廷即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以李鄴高世則爲送伴使副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幾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爲後圖也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

東路制置使種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
兵至闕下李綱言于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
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知兵
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瑑可也于是別置宣撫司以
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
爲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
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
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
者往往北以機密不復開報自是權既分 癸巳大霧四
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
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其實不

過六萬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之兵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于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関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絕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綏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二月丁酉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故反爲敵所敗 詳見徽宗金國 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

景陽門勒兵于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敵騎出沒鏖戰于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既而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馬爲敵所殲無復存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上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

辛丑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

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抵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帑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閤然

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類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網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返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

退朝自東華門至闕前衆指李邦彥數其罪嫚罵至前攫其履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兼開封尹聶昌舉鞭揖東等曰諸公爲此可謂忠義矣邇者以聞上令閤門受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脩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聞然曰安知非僞耶湏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于是知樞密院事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未利不得已罷之俟金兵稍退令復職猶不退時已日晡矣百姓乃舁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槌而壞之山呼震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猶愈于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奏于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

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于衆曰已得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堂室院迎之上益恐于是相繼而宣諭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內鬻而磔之即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取其肝腸燭之竿首號于衆曰此逆賊也綱皇懼入對泣拜請死上亦即復李綱尚書右丞充京西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因辭上不許俾出東華門右掖門宣諭衆亦稍去綱再對上命復節制勤王師師道亦歸其廨士庶知二人復用也遂散時師道實不罷蓋外議流傳之妄云 壬寅是夕李綱宿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 先是蔡懋號令將

士金人迫城不得輒施故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
將士憤怒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
靂砲以擊之軍皆驚呼 丙午金人退師 己酉尚書右
丞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
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
矣初謂其以船棧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兵
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于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
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 庚戌以中大
夫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七

ニ金三三、エララ一、二

171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八

欽宗皇帝

誅六賊

宣和十年十二月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勸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頌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材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

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遣陛下臣竊爲陛下計
莫若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
下好惡所在而賢材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陛下欲
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
成曰李邦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寧
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寘之宰司京天資兇
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
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党
與靈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
不可解京乃偃蹇迫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
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

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
其篡奪復何疑者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
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
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寃之緣京用事姦人
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傳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
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
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
厭姦賊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
實啟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左
右指使官至承宣閣卒庖人防圍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
有其比然貫實庸繆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

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歸金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
臣等聞諸邊人貫之用兵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
獲賞而親隨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
勝負係焉貫自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
屢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
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
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隣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
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不
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
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
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有

不幸遭其黜汙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爲己力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至出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常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古在諸侯之上使其

人不得盡言彥之兇讎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歛租課官吏稍有違忤即誡監司招撫佗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徃徃憤恚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怨溢路去年京東河北正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暗事蔡京寅緣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餒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已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

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爲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
擾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徹民
屋廬削民冢塋幽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岸
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必作
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
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此名不免驅動百
姓極力攻取得而後已往往顛路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
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酈父子方且長惡未艾天下扼
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
賊滋起邊方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下哀痛罪己之
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

上皇若不誅京等將何必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敗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遠裔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之志果成于陛下豈不偉哉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聞有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脩者陛下萬一稍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外寇殆有甚焉唐文宗嘗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

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臣又聞道路之言曰蔡京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猶爲諄逆道君皇帝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朱勔以竒伎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者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盜起米斗千錢兵民闕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道君

皇帝詔罷西城所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何容今黔黎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
欽宗實錄具載陳東書可不鑒哉下仍云其後悉施行之

靖康元年正月己巳寧遠軍節度使朱勔放歸田里責太傅楚國公致仕王黼爲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黼彥仍籍沒家貲 壬申太

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劬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邑悉取給焉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疆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瑒是京子攸之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上皇遂請此行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爲患豈外寇比哉望悲追數賊

悉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毫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上然之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村爲盜所殺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疋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甲午太學生陳東言臣於去年冬嘗與諸生伏闕上書論六賊之罪又近言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挾道君南巡忍生變亂乞追還闕下各正典刑至今未蒙盡行或謂朝廷方有外難未暇議此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外難者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取其兄球仲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路却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球守禦浮橋

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
攀望慟哭童貫隨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墜者凡
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傍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
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
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憤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
至於此況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
粹中乃京甥壻其弟虛中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
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暎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
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畲有一
鄉附已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即恐衆
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陷傾

父子使之離間其事必有至難言者何爲尚不忍於此非
梁師成陰有營救而然邪請言師成之惡外雖儉佞而其
衷陰險禍賊招權怙勢壞法亂紀無所不至上皇每所進
用宰執侍從師成必收以爲己功故大臣聽命師成以行
國政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
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特赴廷試宏自賜第之
後仍令脩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
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授官之徒以獻頌上書特赴廷試
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唱名之日師成奏請陞降絕減公
道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鎮書藝局以進市井游
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靡費百端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

柄使師成不去同惡尚存群賊等輩倚爲奧援陛下雖欲
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胡可得哉云云乙未詔暴梁師成朋
附王黼之罪責爲彰化軍節度副使遣使臣押至貶所至
八角鎮而死 二月甲寅侍御史孫覲言謹按太師蔡京
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
政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
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
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塗禁錮
忠良悉爲朋黨閤門渾濁父子喧爭廝役官爲橫行媵妾
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
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凶醜益

肆覆出爲惡怨氣充塞上干陰陽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斷貶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又言方王師之北伐也貫攸爲宣撫使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敵手淹留彌歲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蕭后納款金國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辭折衷欲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竭矣迨金人結好則又招納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遁逃以還謾

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此迨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
一旦携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貫攸之罪上
通于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爲亂臣賊子之戒 詔蔡京
特責受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
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
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三月甲午監察御史胡舜陟
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于田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
士論籍籍勔爲民蠹賊爲國召愆以御前財物東南諸司
錢燕山免夫錢悉爲花石什物之費前後蠹耗不可勝極
遂使國家財物内外一空勔以市井之人而建旄鉞與將
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爲橫行賂

要有封號汙辱名器中外不平云云詔劾安置廣南籍沒財產乙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臣謂京父子雖無嘉謀謹論輔導人主而邪佞姦險能爲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群臣皆樂附之陛下雖欲制之不可得矣願獨奮威斷亟行竄逐以慰天下公議制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太中大夫爲勸上皇北歸時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省四月癸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爲亂階均犯大惡然竄殛之刑獨加于黼而京貫止于善地安置罪同罰異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臣僚又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

置典刑未正詔勅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全州汝功復州汝
文峽州汝明建昌軍姪汝相某州汝舟臨江軍汝翼歸州
弟勣撫州並居住 癸亥詔蔡京等久稽典憲衆議不容
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勅移循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勅子孫分送湖南 七月乙亥移蔡京於儋州攸于
雷州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甲申蔡京至潭州卒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 九月壬
申臣僚言蔡京竄國二十餘年罪惡貫盈陛下奮獨斷之
威殺之海外京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抵
掌而嘆攸之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
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

安軍攸行至嶺外上遣使以手劄隨所止賜死并誅其弟
脩及朱勔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九

欽宗皇帝

二聖北狩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京城陷先是韓離不遣劉晏以十一月己丑入城翰林學士莫俦防禦使高世賞館之都亭驛晏曰皇子遣晏來云國相一軍非晚亦到欲請皇帝出城會盟俦等曰兩國義均骨肉與二帥相見固無害但事不順難以家至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傳城下豈容車駕出郊晏頗以爲然及引見晏執禮甚恭奏對亦甚婉上大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既去數日黏罕軍果至青城遣蕭慶等四人來復令俦世賞館伴次日引見慶等力陳本朝

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便不肯交今雖畫河爲界元帥必欲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至都堂復申前說何桌曰本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年一次郊天方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況今兵火在外豈容輒出此事實難相從慶等退至驛受書去又數日復齎書來堅請出城會盟不然則圍城之師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傳等皆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迺遣李處權吳德冲報謝不得見粘罕亦不受書云自遣蕭慶計議 閏月乙巳慶等復來遂引見至殿上即奏曰聖駕不須出城只要僕射何桌議事桌色變上亦不許諭使人曰待遣馮澥曹輔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太子方數

歲如何到得軍前撒离母曰此事尚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得親王二人亦可上曰待遣近上皇屬二人慶留四日乃受書去明日朝廷遣澣輔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誨代親王出使至軍前黏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澣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乙卯劉晏再入城謂儔等曰兵已登城如杆禦得住即極力爲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相見當悉心保全宗社今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次日入見具陳幹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至都堂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驛雪大作晡後聞驛門外大擾閤者報賊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回少頃都人競趨驛擒晏等繫之丁巳先是

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及城陷二帥令若水歸報趣何
桌來議事若水入城見上曰二帥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
事乃遣桌及濟王相爲請命使午後桌相同回同金人使
人來議和御史中丞秦檜右司員外郎司馬朴相繼納款
軍前 戊午上御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傳宣撫
諭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何桌鄆王楷詣軍前請和二
帥謂桌楷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人所期在
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桌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
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自己卯雪大作盈三
尺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于陰雪中有雪絲長數寸
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己未何桌再

往軍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無致驚疑 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何鼎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從上過南薰門有一人自稱統軍厲聲云奏知皇帝得皇帝親出其事甚好但安聖心上望齊宮門即下馬步入一小位中金人邀請乘馬而入上不聽二帥相見上與語唯黏罕應荅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雪中以候駕回 十二月壬戌朔車駕留青城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黏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竊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更令知悉 癸亥

車駕自青城回父老夾道三呼拜于路側 甲子上御祥
曦殿百官始造朝金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車駕詣
延福宮朝太上皇帝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縑
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朝廷令群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
姬亦如之又置局買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
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
史監視納數又索京城騾馬詔除現任職事官留馬一疋
外並限三日赴開封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賞錢三千
貫于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疋悉歸之 甲戌金人乞
割河中府解州許之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寇騎充斥
攝大名尹張從請王移行府以河水方堅自相至大名雖

涉河而地里不遠塞通王室發勤王之兵為便先是金人遣使者致書且傳二帥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往先是輔回稱不知康王所在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帥黏罕亦遣珍珠大王同使臣八人入賀 壬辰金人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詔金人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澂行以曹輔不見王而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桌李若水亦欲上親行上將從之會黏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上其主徽號請

再幸營金使有高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上欲無往恐金人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孫傳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賓客輔皇太子監國傳仍爲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城稟以下皆從至晚遣王孝竭歸傳旨議事未畢來日入城詔令王若冲邵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遣閤門宣讀舍人符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略無外援比者敵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所請求靡有不從終未肯歛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結集自保土疆使予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若此痛若碎首 辛丑車駕在青城

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
減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
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于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鼎執
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升吏部尚書莫儔中書舍
人孫覲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濂皆分居青
城齋宮初上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爲金銀未足
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
而來索不已于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
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擾之家 丙午太學徐
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
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是日通奉大夫劉

鉛死於金營 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十兩

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疋詔令權住納 庚戌大風雨

上遣中使還城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

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有

炙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

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

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糶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

各率錢啟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

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

道釋經板并館閣圖籍納金營 丁巳太學諸生爲書欲

詣軍前不得進以申留守同乞遞達上自青城以手札至

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 二月辛酉朔車駕在青城 乙
丑都人傳聞擊毬軍前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
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教坊人
孟子著周禮義內侍藍忤醫官周道隆等稱各有窖藏金
銀乞差人搜取二帥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
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斫取內侍鄧
珪及教坊諸工所窖于是開封復根括立賞限陳首京城
大恐 丙寅金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
京撫諭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
大恐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
上皇帝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吳开莫儔自金營持

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脩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傳等讀詔號絕即以狀態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二帥以非其主本意却之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封尹捕斬爲首者一人乃止初太上皇遲疑未行敵人令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敵取內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効禁中所爲及升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遣开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爲真定府走馬承受真定陷金人置

之軍中用事云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
奔隨號泣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
孫傳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升傳來督脅不已
傳言於衆曰上蒙塵托孤于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
皇太子徃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
范瓊以死扞拒不令出傳留宿門下初太子將出人情洶
洶瓊慮變生以危言警衛士然後益兵擁衛以出于是召
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
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聞傳金中已定立張邦昌爲大
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若不
從便屠城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

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
議狀云云是日不書議狀者惟孫傳張叔夜 壬申取傳
及叔夜往軍中 二月癸酉吏部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
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秘書省士庶僧道赴棗樓軍民
赴大晟府集議推戴事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
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吳升
莫儔持往軍營御史中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云金人于
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宮以近屬官序
高者先取 甲戌升儔齋金牒據文武官申乞立張相治
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爲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
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

何桌已下隨上在軍前人並取家屬 戊寅金人遣元隨
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是日大元帥府檄諸
路云賊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結棧登城之寇
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欵我師觀其形勢敵自說謀宜加
意往探如窺向舊城未有退師之意當審觀形勢進至京
師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務待重母致悞國亦無以人兵
挑戰自啟敗盟之釁 庚辰康王如濟州 辛巳尚書禮
部侍郎李若水爲敵所殺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
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千四疋納軍
前康王次濟州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
昌攝位朝士無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

其節 乙酉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尚書禮部侍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二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二帥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候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於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殺之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

索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
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拜邦昌用申時入城邦
昌與百官交拜于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還以付范瓊即
入懋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 丁酉金人奉
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
門畔爲昏瞶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
馬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
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畧曰咨尔張邦昌宜即
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入訖金人揖上
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
文德殿前進却輦弗御步陞殿于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

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傳云本爲
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
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
手以立大抵往來議事者升僑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
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 乙巳邦昌往青
城謝金人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
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
存留樓櫓其四乞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
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爲號稱大楚皇帝其七乞借金銀犒
賞金人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覲張浚譚世
勛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

局官秘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金人湏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者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鼎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回令舉家北遷 癸丑金人歸馮澥曹輔譚世勛孫覲汪藻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二使隨同入齋到金人書云自來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科括之急且重困于斯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 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幹離不軍護送由滑州

路進發 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戶部尚書邵博提舉修繕
是日交割外城敵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僞置
官屬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
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金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
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 夏四月庚
申朔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行皇后皇太子偕行黏罕軍
護送由鄭州路進發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
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
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猶
多踐之如糞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五十

欽宗皇帝

高宗渡江

靖康元年十二月壬戌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餘
見上

二年四月庚申朔車駕北狩 辛酉金營始空先

是朝請郎徽猷閣待制知信德軍黃潛善遣探事人張宗
至京師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僞詔邦昌僞赦迎立太后
書各一紙康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僚屬呼問之慟哭乃歸
時潛善建議自山口鎮過兗州抵宿州駐軍謀渡江左輜
重先鋒至山口三軍藉藉乃不果行王揮淚大慟期身先
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請曰此將臣職耳大王乃宗廟

社稷所係不可輕舉王謂耿南仲等曰斯報國之秋也宜奮忠義邀擊歸路於是布檄并檄副元帥宗澤促河南北兵依應指揮 癸亥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梁揚祖黃潛厚等率文武官吏勸進康王涕泣不受日與二三幕屬共圖北征群僚同請王固辭南仲等又言曰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群心惶惶不早圖之後時有悔顧以宗廟社稷爲念速繼大統先正尊位乃議奉迎四海生靈延頸以望王復流涕不受諸路帥臣監司郡守推戴表無虛日南仲伯彥等再言曰二聖北狩大王徑欲北征奉迎鑒與孝悌之誠足以昭假神明何舉不利然異姓僭竊奸雄睥睨群起並爭邦昌身爲宰輔受國大

思大王早爲計彼必拱手聽命倘或後時久假不歸矣王
不納 甲子迎元祐皇后於私第入居延福宮邦昌遣蔣
師愈等齎咨目至大元帥府書至於王詢師愈等所以來
之因對曰邦昌先遣使臣李興潘謹燾等未回聞有元帥
府探兵入城固知大王在濟故遣師愈等來是日謹燾及
興齋僞尚書省劄子至云四月二日奉面旨差往濟鄆等
處訪尋康王所在仰逐處州郡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尚
書省二年四月二日札後有王時雍李回二押字王問二
聖皆如所聞又問邦昌所服曰紅袍玉帶帽子王掩泣左
右皆流涕即以札子付謹燾等曰曰大元帥府今差使臣
潘謹燾李興體問京城訪聞二聖曾幸金營於甚日還京

有脫金營來者供具不一京城即無報應文字未審今在京係是何人主管事務仰開封府具軍法文狀來伺候行遣衆以爲得體 丙寅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齋目稱臣言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所以不死者以口君上之口口口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何嘗侍口王使口離口口口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齋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帥府僚屬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金兵南下擄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

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鬧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是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則先次受戮伸

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叛臣也邦昌命一切改正
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恭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回
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元祐皇后遣尚書
左丞馮澥爲奉迎使權尚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
迎康王王覽書因語幕屬曰邦昌知君臣分義免吾興師
此爲庶幾命移檄諸路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士
庶不得擅入京城是日濟州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
府言本州四旁望見城中紅光滿天乞王正位於濟時曹
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
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令諭王往曾密賜馬價珠

子合及王密啟欲決河灌敵人語爲質驗宣和皇后以金
鑲寄王及傳王再出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
事王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
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群臣詣祥曦殿
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位號至
是凡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
不稱聖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
邦昌謹封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
以狀申請王深拒之 甲戌太后告天下口書曰此以敵
國興師都人失守履經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祫思
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

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口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口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志是日大元帥府約束比金兵邀請二聖北去已星夜措置邂逅外敵人先於三月七日抑逼宰

臣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奉寶退避所有八日已後
稱中原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闕官即具
申差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偽
冒可疑文字並申審以顏岐爲參議官滕康周望爲紀實
李綱傳檄京師與湖南路安撫使郭三益等會合荆湖勤
王之師旬日間集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 乙亥以資政
殿學士路允迪爲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議大夫范宗尹
副之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大慶殿文武百官
再上表 丁丑文武百官三上表 戊寅大元帥府命宗
澤部將士于長垣韋城衛南南華防托起發以辛彥宗爲
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超前軍統制王澈副之張瓊左軍

統制孔彥威副之張俊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傳右軍統
制劉浩副之花實後軍統制張煥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
脩護衛入應天 庚辰康王次新興店廊延路經畧使張
深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至王以光世爲都提舉曹輔路
允迪范宗尹以太后詔旨趣進發 辛巳康王次單州
壬午康王次虞城縣西道都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
張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州徑自
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皇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啟
中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
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建朝
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之宰司當躬率百官赴行在

所欲於二十五日起離前去庶仲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
罪其一行事務並令所屬排辦欲以中書舍人李擢太常
少卿汪藻幹當公事從之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 甲申

康王率

下闕八字

三殿御容口口時口法

下闕十字

百司

庶務其半王時雍徐秉哲是日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
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 丙戌耿南仲等議曰恭
惟藝祖與殿下誕彌之歲皆值丁亥係天元所屬應有宋
火德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
戊子太后遣使齎手書往南京其詞曰吾早緣閑退久
遂燕安托迹琳宮惟務勤於香火棲心道妙口嘗事於朝
廷不謂季年乃逢大變二帝遷辱九廟危疑迫公議以從

摧難私懷之固避暫還宮禁勉處庶惟每應政機如負芒
刺第手書之達意觀康國以投誠莫膺歷數之歸深慰宸
區之願臣鄰既往冠蓋相望圭寶既將物儀脩設丹悃悉
期于陳露淵聽猶執於謙冲欲報之誠以日爲歲今聞涓
辰之吉受冊有期將同日月之照臨行布風雷之號令天
命所屬黎元咸竭于驩心口器既安衰老遂諧于素志
五月己丑朔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
聖皇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五十

